

明人小品集

幻書題



劉大杰編

明  
人  
小  
品

北新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付印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 明人小品集

實價七角半

編者	劉大杰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蔚文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開封 南京 溫州  
廣州 廈門 武漢 昆明 重慶

北新書局

## 序

劉大杰

一般講中國文學史或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人，都只知道注意漢魏六朝的詩賦，唐宋的詩詞，元朝的曲。到了明代，大家都認爲他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衰微的時期，以爲他的詩詞比不上唐宋，文章比不上韓柳歐蘇，便都很武斷地甚至於是很輕視地，把這一個長時代的文學抹殺了。直到最近的十幾年來，歐美的文學作品，一天一天地轉譯到中國來，才有人重視到明代的戲曲和小說。在從前，如琵琶記，牡丹亭，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這幾本風行天下的書，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並沒有佔多少地位。

講到詩詞古文，明朝是確實比不上他從前那幾個時代的。但是，文學這種東西，中國同外國一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的環境，因這種環境，便產生出另具一種特色的文學來。我們不能因爲那種種類和性質的不同，便武斷地去判

定這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文學的價值的高下。

我覺得，在明代的文學裏，具有特殊的個性，而真能作那個時代的文學的代表的是戲曲小說和小品文這三樣東西。戲曲和小說，近代很有些人討論過，我今天想談談明代的小品文。

小品文，在中國是一向被人輕視。往日的時候，似乎是沒有把牠當作文學作品的。可是在外國，牠却有悠久的歷史和堅定的地位。如南布 (Ling)，傑司脫頓 (Creston) 諸家的小品文，我同着英國那幾位名家的小說戲曲，是一樣地愛讀的。所謂小品文是什麼東西呢？廚川白村氏的解釋最好。他說：

「如果是冬天，坐在火爐旁邊的靠椅上；在夏天，披着浴衣，飲着茶，隨便地同好友閒談，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小品文。與會來了，也說些小的道理，有幽默，也有感慨。既有幽默有感慨，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用說，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友朋的消息，以及自己過去的追懷，想到什

麼就談到什麼，用卽興之筆寫出來的東西，便是這一類的文章。」

中國過去的文人，大都是抱着「文以載道」的主張。寫文作詩的時候，都不會忘記詩序上所說的「正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那些嚴正的信條。因此，像上面所說的那種小品文，當然是沒有多少人去做牠，就是有人做了出來，也自然不會受人重視的了。也就因了這個緣故，使明朝的小品文，在中國的文學上，長期地埋沒了。

明朝的文壇，自吳中四傑，至李夢陽王世貞諸人，大都是復古運動者。「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他們的口號。可是結果，他們並沒有產生出來多少秦漢的文和盛唐的詩，也並沒有產生出同司馬遷陶潛李白杜甫同等的作家來。到了萬曆年間，是文學史家稱爲明代文壇最衰微的時代。不料在這個時代，却有一個新文學運動的興起，那就是公安竟陵派的成立，也就是小品文的黃金時代。

他們這一派的人，都是天才的作家，有豐富的情感，有清麗的文筆，有活動自

由的靈魂，受不住當時李夢陽王世貞輩的復古運動的壓迫，要在當時死氣沉沉的文壇上，別開一條生路。於是他們大膽地要寫什麼便寫什麼，想怎麼寫便怎麼寫了。在他們的文章裏，有嬉笑，有怒罵，有幽默，有感慨。所謂文章的規律，所謂文學的道德，他們都一脚踢翻了，前人覺得有聊的，他們覺得無聊，前人覺得值不得歌詠描寫的，他們覺得值得歌詠描寫了。前人都是做那些忠君愛國的大文章，他們專喜做那些遊山玩水看花釣魚探梅品茗的小品文了。在他們這種文章裏，確實活現地表現了作者的個性。作者的風情，作者的氣量。文章也顯得簡鍊可愛，平淡有味了。

爲什麼明代的小品文，到了萬曆年間才興盛起來的呢？我想有三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李王派的復古運動到了窮途，在文壇上不得不另求生路。第二，是當時魏忠賢當國，受黨禍的士大夫，不知道有多少。他們對於政治國家完全絕望了，不得不滯跡園林寄情山水，做個名士，保全那條性命。在那種只願「保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生活裏，他們只好在山水蟲魚琴棋書畫裏討快樂，只好在那

種瀟灑自如的小品文裏討安慰了。第三，是明代的小說戲曲，在民間很流行。當時的文體，也會自然地受了這些小說戲曲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在當時公安竟陵派的詩文裏，時常有一些純粹的白話和各地的方言。這種影響，確實是很明顯的。袁中郎有一首西湖的詩，「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清朝的文人，都笑他淺薄，然而我們只覺得自然，只覺得親切有味。

我是一個不歡喜裝腔作調的人，因此也就不歡喜那種裝腔作調的文章，漢魏六朝文同韓柳歐蘇以至桐城派那種「文以載道」的文章，於我的個性不大相合，有時讀了要頭疼。但是明朝這一些向來被人輕視的小品文字，我却愛不忍釋。我想，愛這一些文字的人，不止我一個罷。於是，我便抄集起來成爲一本書，題爲明人小品集而出版了。如果大家看看覺得還有味的話，我想再印一本續集。

這兩年來，我自己雖說也歡喜買些古書，畢竟見聞有限。我編選這一本小品集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根據下面這幾種書。



- |   |          |      |      |
|---|----------|------|------|
| 一 | 冰雪攜      | 三十二册 | 衛泳輯  |
| 二 | 枕中祕      | 兩册   | 衛泳輯  |
| 三 | 鍾伯敬祕笈十五種 | 十册   | 鍾惺輯  |
| 四 | 硯雲甲乙編    | 二十四册 | 金忠淳輯 |
| 五 | 寶顏堂祕笈    | 四十八册 | 陳繼儒輯 |

除了上面這五種書以外，便是各家的專集，如雲間據目抄，袁中郎集，黃陶菴集等，因為書目過多，在這裏不多舉了。

# 目錄

序文

## 一卷 雜文書信

- 談美人……………衛泳輯(一)
- 勝境……………鍾惺訂(一〇)
- 書遊山豪爽語……………袁中道(一三)
- 胭脂……………伍瑞隆(一四)
- 李龍眠畫羅漢……………黃淳耀(一九)
- 紀蘭……………金俊明(二一)
- 西湖船會……………聞啓祥(二五)
- 記夢……………李應昇(二八)
- 烈豆……………鄭二陽(三〇)

三概	陳子龍(三一)
倪雲林畫論	吳從先(三四)
賞心樂事	吳從先(三六)
顧繡	程 爵(三九)
登雪浪閣偶書	曾文饒(四一)
閑賞	衛泳輯(四二)
寓山注	祁彪佳(四八)
金谷序蘭亭記評	項 煌(七六)
短信四篇	袁宗道(七八)
答梅開府先生	
再答梅先生	
與劉都諫	

黃司業毅菴

短信七篇……………袁宏道（八一）

馮秀才其盛

與陶石簣

江進之

虞長孺僧孺

答孫心易

與錢象先

管東溟

短信三篇……………張 備（八五）

王諱菴年裏

與祁世培

目 錄

三

與毅儒八弟

與高孩之書.....鍾惺(八八)

答金正希.....譚元春(九〇)

與山陰王靜觀.....沈承(九三)

與徐念儒.....萬時華(九五)

東吳伯霖先生.....徐日久(九六)

第後東德升諸兄弟.....周順昌(九七)

與吳衆香書.....陳弘緒(一〇〇)

二卷 雜記

高梁橋遊記.....袁宏道(一〇三)

山居鬪鷄記.....袁宏道(一〇四)

硯北樓記.....袁中道(一〇六)

兔柴記	董其昌(一〇八)
玉版居記	黃汝亨(一一〇)
也足亭記	陶望齡(一一二)
普陀遊記	朱國禎(一一五)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一一九)
淨業寺觀水記	王心一(一二一)
汾湖石記	葉小鸞女士(一二三)
泊舟種花溪記	陳子壯(一二五)
記遊	陳仁錫(一二七)
寒山記	胡應嘉(一二九)
領珠亭記	梁雲構(一三一)
艾園志遊	梁雲構(一三三)

- 青玉舫脰暑記……………闕士奇(一三六)
- 遊僊都山記……………陳子龍(一三八)
- 耦園松樹記……………韓詩(一四〇)
- 相公塚記……………吳應箕(一四二)
- 遊焦山記……………李天植(一四四)
- 雨後觀韓子詩集記……………杜濬(一四六)
- 琉璃盤雙紅魚記……………黎遂球(一四八)
- 湖光山色記……………吳承科(一五〇)
- 彈箏記……………蘇桓(一五四)
- 花捧闌記……………朱徽(一五六)
- 烏有園記……………劉士龍(一五九)
- 遊虎丘記……………錢應金(一六三)

偶園記	康范生(一六五)
避風巖記	張明弼(一六七)
遊南湖記	柯 簞(一七〇)
牆東詩自記	吳伯裔(一七一)
青牛老樹記	諸葛羲(一七二)
杵葱堂記	翁吉燾(一七三)
適園記	陸宗伯(一七五)

### 三卷 序跋

文字藥序	葉秉敬(一七七)
寒松館遊覽詩序	顧起元(一七九)
荷蓀言序	高攀龍(一八二)
梅譜序	王思任(一八四)



先進舊聞序	周宗建(一八六)
爽閣書目序	沈守正(一八八)
題畫冊	李流芳(一九〇)
跋盆蘭卷	李流芳(一九二)
碧雲篇題辭	魏大中(一九四)
蜀中名勝記序	鍾惺(一九五)
秋閨夢戍詩序	譚元春(一九七)
譚叟詩引	譚元春(一九九)
瘞鷄銘	魏學洵(二〇一)
洞庭遊記序	文震孟(二〇三)
題李流芳畫冊	文震孟(二〇五)
送林守一重遊吳越序	曾異撰(二〇七)

關史序	陳繼儒(二〇九)
芙蓉莊詩序	陳繼儒(二一一)
自娛齋集序	劉同升(二一三)
送林衡者序	陳 瑚(二一五)
自刻橫塘集述	茅元儀(二一七)
司馬子長廟垣序	左懋第(二一九)
新西廂序	卓八月(二二一)
廣種蘭書序	黎遂球(二二三)
魚目笑自序	姚宗典(二二五)
種電語影序	筠科友(二二六)
蘆中吟自序	余 颺(二二八)
書李山人畫冊	李陳玉(二三〇)

遷劉濟甫歸江夏序……………王挺二三

### 四卷 小傳

黃山人小傳……………朱國楨(二三四)

故琴心……………曹宗璠(二三五)

醉叟傳……………袁宏道(二三八)

一瓢道人傳……………袁中道(二四〇)

僮乙傳……………黃淳耀(二四二)

黃鶴醉翁傳……………陳鑑(二四五)

阿顛傳……………黎遂球(二四八)

舟人傳……………張光祿(二五〇)

率情居士傳……………龔安卿(二五三)

自傳……………楊庭楨(二五四)

## 談美人

衛 泳輯

### 一 閨房

美人所居，如種花之檻，插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寶欄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爲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或別館村莊。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與閨房相宜書畫。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斷不可少。蓋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解語索笑，情致兩饒。不惟供目，兼以助粧。

### 二 首飾衣裳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濃抹，惟取適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疎疎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飾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艷。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

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錦，生絹白苧，皆須寬衣闊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然此謂詞人韻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盡嫁時衣，豈堪求備哉。敘荆裙布，自須雅致。

三 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秃枝孤蕊，雖姚黃魏紫吾何以觀之哉。佳婢數人，務修清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等項。命名宜雅，如墨娥，綠翹，紫玉，雲容，紅香等俱佳。若一切花名，近屬濫套，可不用。

四 雅供

閨房長日，必須款具。衣櫥食櫃，豈可瀾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

天然椅 藤床 小榻 禪椅 香几 筆硯 綵箋 酒器 茶具 花瓶 鏡台

繡兵 琴 簫 碁枰。至於錦衾紵褥，畫帳繡幃，俱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

房櫺。或力不能辦，則蘆花被，絮茵，布簾，紙帳，亦自成景。

## 五 博古

女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傳奇觀圖畫，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姑像是女中仙。木蘭，紅拂是女中俠。以至舉案提甕，截髮丸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模範。閨閣宜懸，且使女郎持戒珠，執麈尾，作禮其下，或相與參禪唱偈，說仙談俠。真可改觀嚮意，滌除塵俗。如宮閨傳，烈女傳，諸家外傳，西廂，還鄉記，雕蟲館彈詞六種，以備談述歌詠。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爲陳設。其話古今奇勝，紅粉自有知音。

## 六 神態情趣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唇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態。星眼微曠，柳眉重暈，怒之態。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態。鬢雲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繡榻斜倚，懶之態。長絮減翠，瘦臉銷紅，病之態。惜花愛月爲芳情，停蘭踏徑爲閑情。小窗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無明無夜，乍笑乍啼爲痴情。

鏡裏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目，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趣也。風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麗如花艷，神爽如秋月，神清如玉壺水，神困頓如軟玉。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煙縷，乍散乍收。數者皆美人真境。然得神爲上，得趣次之，得態得情又次之，至於得心難言也。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紫台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歷年不得而反得之邂逅。斷守追歡渾閑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萬種慇懃，了不動念。而一番怨別，相思千古。或苦戀不得，無心得之，或生前不得，死後得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跋：態之中吾最愛睡與懶，情之中吾最愛幽與柔。趣則其別者乎，神則其困頓者乎。心則却以不得爲大幸矣。客怪之曰；「痴心婦人，負心漢子，其來也非一日矣。」負心吾不忍爲，痴心又不禁也。自此緣深情重，何時脫離。展轉愛戀，交互纏綿。流浪生死海中，何時出頭。不若暫時籠鳥瓶花，點綴光景，到

頭來各自自奔前程。大家不致擔誤，何如何如？說至此亦自知殺風景極矣，然不能不殺風景也。昔日袁中郎在天竺大士前祝曰：『只願今生得壽，不生子，侍妾數十人足矣』，極得此意。固知中郎自是慧人，然不可與俗人共賞鑒也。

### 七 及時行樂

美人自少至老，窮年竟日，無非行樂之時。少時盈盈十五，娟娟二八，爲含金柳，爲芳蘭蕊；爲雨前茶。體有真香，面有真色。及其壯也，如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牡丹。無不逞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於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略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窖酒，如霜後橘，如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艷陽，薄羅適體，名花助粧。相攜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簾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款洽。高樓爽月窺窗，恍擁嬋娟而坐。或共汎秋水，芙蓉蔭帶。隆冬雪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



膝，別有春生，此一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闌珊午夢，揭幃偷覷半嬌。黃昏着倒眠鞋，解至羅襪。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強要同眠，此又一日快意時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惟此時爲然。

跋：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用，無半日虛度，真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一日也要有嗔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有致。紅顏易老，處子自十三以至二十三，能有幾年容色。如花自蓓蕾以至爛熳，一轉瞬耳。過此便摧殘剝落，不可睨視矣。故當及時行樂。

八 晤對

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諧謔角技，攜手閒玩者次之。酌酒鋪肴，沉酣潦倒者爲下。

跋：晤對何如遙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問花，礙雲阻竹，方爲真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 九 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尙有深情。倘得美人而情不摯，此淑真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慇懃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蓋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徹始終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也。

## 十 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匪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卽一顰一笑，皆可  
以開暢玄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今時舉業之宗門。皆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  
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 十一 招隱

謝安之屐也，嵇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  
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蝸角蠅頭者，殆胸

中無癖，卒悵靡托者也。眞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的烟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眞絕慾，以視買山而隱者如何。

十二 達觀

誠意如好色，好色不誠是爲自欺者，開一便門矣。且好色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妲己，其失天下也，先於桀紂。吳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了一西子。文園令家徒壁立，琴挑卓女而才名不減。郭汾陽窮奢極慾，姬妾滿前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尤不然。彭錢未聞鰥居，而鶴齡不老，殤子何嘗有色，而龜殉莫延。世之天者病者戰者焚溺者扎厲者相率而死，豈盡色故哉。人只爲虛怯生死，所以禍福得失，種種惑亂，毋怪乎名節道義當前，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也。倘思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勘破關頭，古今同盡。綠色以爲好，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以盡年。

此篇作者姓名不詳，刻於衛泳編輯之枕中祕中。衛泳字叔永，又號嬾仙，蘇州人，與弟皆有文名，時稱雙珠。嘗做馬總意林之體，探明人雜記多種，爲枕中祕一書。又選錄明人小品數百篇，爲冰雪攬，分正續二編，共三十二冊。篇中跋語，想係叔永所爲，然皆幽默有味，故錄之。大杰誌

勝境

鍾惺訂

峯

峯削青蓮，如劍如戟，插雲入漢，翠滴晴嵐，掛海迎霞，亘虹連雉，振衣千仞之致也。

嶺

山嶺綿亘，臥牛眠象，樵歌牧笛，頗足幽棲，尋訪山僧，此爲幽境。

巖

巖石之勢，向人欲落，見之發怪想，叢生桂樹，倒垂藤花，題詩其上，豁我渺思。

崖

崖取傲岸，如六鯨戴山，亭亭拉立。平可羅床，削可結屋，丹泉翠壁，左右映

發。古樹修篁，遠近青蔥。幽處其中，與麋鹿共遊。

洞

窈窕嶮呀，洞之致也。如瓊宮瑤室，鬼斧神工，却無鐫痕迹。桃花萬樹，寒雲一函，與道流逸士，翻藏書，說鍊形法。不覺澗水潺潺，松風謾謾。

澗

澗有牽然之勢，盤旋生動，古松危石點之。細溜娟娟，宜遊儵出沒，壑有竦蕩之勢。如楚漢鴻溝，劃然中斷，又如瞿塘灑瀆，吞吐百川。礧礧擎擢，長橋飛跨，蹙布喧騰，秋水寒烟，排空作勢，獨得之徑，無過於此。

坡

坡之迤邐，麓之秀宛，入山有路，路有行人。住山有村，村有犬吠。林飛鳥影，寺出鐘聲。灌木蕭森，小莊歷亂，宜牛羊粧點，花鳥投閒。

湖

湖光玻璃萬頃，桂楫蘭漿，主鷺盟，唱漁歌，固成浩景。何如溪上灘頭，湖前汀外，練紋如帶，篆影平沙。蘋末風生，蘆頭雪落，烟寒雲澹，石白砂清。花打漁人之笠，鳥喚渡口之舡，瀟洒容與，別有致乎。

潭

臨潭設磯，澄心危坐，智者所樂。若取於泉，須萬斛之珠，纍纍不絕。山頂石罅，襯蘚溜苔，一見沁骨。聲入空堂，光涵虛牖，松風瀟洒，竹韻琮琤，移竹爐茗椀就之。

水簾

冰簾森懸玲瓏爲佳，如蛟人之館，冰綃萬丈。瀑布飛淩，遙掛爲佳，如銀漢傾翻，垂九峻坂。總宜怪石巉峴，丹崖翠壁，猿聲嘯月，蟾影滾冰，令人塵心俱盡。

此篇作者不詳，見於鍾伯敬祕集十五種，再見於枕中祕。鍾伯敬事略見後。

## 書遊山豪爽語

袁中道

遊山次有友人云：『先上山時，余向草中熟眠一覺，甚快。』余曰：『公欲以一覺，點綴山景耳。非真睡也。余親見公目未合耳』。其人大笑。余曰：『凡古來醉後弄風作顛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爲豪爽，而欲作如是態者。若阮籍之醉，王無功之飲，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傳米老辨顛帖，而世乃以其顛爲美，欲效之，過矣。雲林之癖潔，正爲癖潔所苦，彼亦不樂有之。今以癖潔爲美而效之，可嘔也。昔有一友人，以豪爽自喜，同入西山。初春乃裸體跣足，入玉泉山裂帛湖中，人皆詫異之，彼亦沾沾自喜。過數載，余私問之曰：『卿往年跣足入裂帛湖，可稱豪爽』。其人欣然。余再問之曰：『北方初春，冰雪稜稜，入時得無小苦耶？幸無欺我』。其人曰：『甚苦。至今冷氣入骨，得一脚痛病，尙未痊也。』當時自爲豪爽爲之，不知其害若此。然則世上豪爽事，其不爲裂帛湖中濯



足者寡矣。

袁中道，宏道之弟，字小修，公安人。十歲作黃山，雪二賦，名聞一時。舉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有珂雪齋集。

## 胭脂

伍瑞隆

伍子病酒五羊，二客闖門，拉赴珠江之遊。舟中紅粧數人，每坐輒簇伍子，中一姬口脂最鮮。伍子問曰：『脂有法乎？』曰：『法則有之，而不可傳也。』酒半酣，舍舟就岸，射骰子于長林之下。伍子連負四五觥罷去，散步亂葉中，見紙一角拾而展之，則古本書也。其書葉心名『紅暉關逸考』，卽言胭脂事也。其文曰：『秦子都，初名碧玉，汾陰人，晉禽吏秦植之女也，年十三，以冶色著，人呼爲子都。』子都會遇道人至其家，拊之曰：『此女不類人間。』授以渥丹之法，使子都自汲汾水。注古鼎，烹之，水既沸，道人袖出物少許。點沸湯中，忽嫋嫋凝紫烟，子都拂之。烟愈重，滿鼎作紫金色。子都因取綿絮，覆烟上，烟盡入絮，遂藏以爲膏脣之飾。道人既去，子都乃能時時集烟，所居不論遠近，咸就子都求紫烟綿。子都性嬾散，年二十，不嫁人，以鬻胭脂供父母，又不耐汲水。烹前，凡求者，止以齒嚼綿汁少許，

各持歸隨綿多寡，悉是紫烟之色。於是千里內外女子，俱來就子都，呼胭脂師。後子都既老，面猶桃花色。一夕水冲其廬，子都化去，不知所之。後人弗得其法，但向汾流汲水漬綿。漬不成，則熾炭，候其水盡，又不成。有黠女子曰：『胭脂男女之艷飾也。』則擇日與男子交而後製之，終不成。乃相與立廟於汾水上，加子都號，爲紫府胭脂之神。每歲三月八日，諸女郎，著紫衣，或紫裙，紫帶，紫冠簪，紫氍毹。用皆紫，設祭於廟，歌紫府之歌以娛神。神來，則有紫氣，出於牲上，尋飛颺滿堂，須臾牲體花果盡變紫色，祭者以爲驗。又各鑄小神像，事於私室，欲製胭脂，則先斫取桃枝，煮水，遍灑屋兩楹。又斫桃枝寸許，數千條，圍插牆陰，禁雞犬勿使鳴吠，貢一盃紫琉璃於神前，禮拜之。又以桃葉自然汁刮其脣，少出血，乃將汾水置鼎內。遠者則用井華水，加以紫色花，別沸湯溫之。長跽以待，稍瞑目，則化爲胭脂矣。然後入綿，什襲藏之，其色如天半朝霞。後世胭脂之法，始於此也。』伍子讀罷，眉舞色飛，自念紅暉閣一書，素不經見。其事又素所不聞。

是時同舟，有以博雅聞者，俱茫然不知。獨先時鮮脣一姬曰；『儂固自有法也，欲製胭脂，先祭胭脂神。』伍子曰；『胭脂神爲誰？』姬曰；『胭脂神，相傳出西川，卽紫姑也。祭之日每歲正月十五，至三月。春盡日以前，連日祭之。先採新花，及楊柳葉，仍煮桃枝湯，滌器，懸一鏡以伺神來，來必於夜。燈光中視鏡有過影，卽禮拜之。旋取胭脂綿，百二十章，逼以沸湯，令盡出其汁。又取赤金箔，如胭脂數，眞珠末四分，大紅珊瑚末四分，血泊末三分，梅花冰片一分。和金箔，擣如泥，將所逼胭脂汁，入精細磁碗，分作二十分，又將金箔等分作二十分，入胭脂汁內。攪勻，置烈日下，候其稠，乃取胭脂綿，縮取其汁，曬之極乾，用淨竹器盛之。下設冷泉水，水中點以時花之極芬者一二朵於胭脂內，移就朗月，以吸月華。月取初七，至十四五，望後之月雖佳，勿取。滿八九日，又置烈日曬極乾，然後以絹素封固，次第取用。』伍子曰；『望後月不用者何？』姬曰；『望前乃生月，露下多成珠。物霑之，潤其氣煖能發顏色。望後乃死月，露下少成珠，物霑之，始潤

終枯，其氣澀不發顏色』。伍子於是爽然起曰；『合古今之說，胭脂事，其盡於此乎。紅暉閣不見於書林，吾幸覩其殘缺，又得今製，以暢其旨。一物雖微，其亦有天幸也。此法傳於閨閣，不爲無功。獨惜我輩，方在塵勞中，白駒赤電，冉冉僕人，況乎道德文章，未有涯涘。晝則竭膽力以赴精華，暮則盡形容以供蕉萃，雖有秦碧玉在前，紫衣紫冠紛紜侍側，其奈潘郎之鬢何哉。』舟興未終，搦管紀事，不醉死不休矣。

此篇作者生平不詳。

## 李龍眠畫羅漢

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疑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迺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右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鬢髻，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額，骨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欲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縷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跣，出其屨將納

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而此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之卓絕變幻可喜可愕之跡，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黃淳耀，嘉定人。字蘊生，號陶菴，爲文原本六經，舉崇禎進士。南都亡，偕弟淵耀繼於西城僧舍。淳耀弱冠卽有志聖賢之學，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詩古文卓然名家，有山左筆談，陶菴集。

## 紀蘭

金俊明

己卯仲春二十二日，文吾孟式諸君，偕余有石湖之汎。以二小舟載客，時仲遵獨未至，留一舟尤小者以候。余輩先發，行未幾，忽聞隔窗角拇聲甚銳，則仲遵舟也。私怪之，到橫塘稍泊，並起登岸。遙望仲遵舟中，覺有異，急趨入偵之。他無有，几上惟蘭一盆，茗器數事而已，而蘭則奇品。余撫几叫絕，笑且歎曰：『宜諸君之悅暢，一至是哉。』余歲見蘭多矣，不過曰香曰盛云爾。未有一見使人心折，幾欲下拜。如此花者，短葉疎花，花出葉外。莖白如玉，亭亭自貴。又二花，出土才寸許，其色更白，幽意自賞。余對之不能去，輒就小舟與俱，孟式得玄同之。且飲且玩，及歸到岸，猶未忍起，孟式乃命童子送致館中。余顧來遊兄弟曰：『聲氣感召，理有固然。物之不可碌碌，類若此矣。嗟乎，一花且然，而况於人乎。此余所以對之而歎，徬徨遠想而不能已者也。』書示仲遵，以諗同好，且以慶此花之遇



焉。

二

汎石湖之明日，令和過余館，矜示以昨所攜蘭，則令和先以賞歎久矣。乃躍起曰；『秀貞齋頭新致一本尤異，盍往觀之。便造其齋，則見一盆中有三種色：一黃一白一綠。其白與昨正等，黃固殊態，而綠亦非常。容皆挺秀文舉，風神奕奕。余於是益喟然而歎也。士伸於知己，草木亦宜然哉！昔賢負奇自好，每謂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今若斯蘭，則可以不憾矣。物聚於所好。好之至，則求之力。求之益力，則出羣絕世之姿競至。咸願表見，以副品題。向非令和勸動之於前，仲遵昆季搽索之於後，安得遂出奇無窮至於絕盛寡倫有如此也。季貞於是烹茗相慰，論讚久之，命余並記其事，時崇禎己卯二月廿有三日

三

余既得異蘭，寶愛珍至。季貞又爲余致媚焉。藉以鼗鼓，架以朱檠，益增其

榮，余驚喜不自定，大約如李靖初得紅拂時。而令和則不能忘情也，一日而來觀者三四。忽簡我曰：『若不以歸我者，當以頸血濺花，效昔日米顛故事。頸血濺花，則五指何有，又誰爲孝章所圖記者。孝章其急援我，急援我。』余閱之，交戰於中，愕不能決。蓋令和特工印章，遠駕秦漢。余方屬爲二印，需之切，懼以此持我。顧令和善病，度未能捉筆。乃漫應曰：『且無輕生，若果趣爲我印者，當卽以相讓，無煩頸血濺花爲也。』令和得報，卽時鼓勇爲之。石艱澗，不易瑩琢，乃斫斫作勞者竟日。爲余篆其下，文其上。明日午飯罷，奔捧而至。足纔及戶，大呼曰：『吾生矣。』氣盛色厲，直指蘭，命童子速將去，余又愕不能禁也。然而出所捧印示余，果絕渾古可愛。初謂聊謔耳，乃竟得之。蘭則去矣，惘惘者久之，亦如元章佳石被奪。且不敢輒過令和齋，恐見此蘭，蘭將笑我不如石季倫也。

#### 四

蘭既去，室遂無蘭。令和既快得蘭，乃移案頭瓶蘭供余。此蘭一莖二花，作合

歎狀。腰以水仙三四萼，娟秀特甚。又天竹子一株，赤簇簇如珊瑚。布置出令 hands，大都皆入畫格。余於燈下，看其影，畫思益覺不能禁，惜無妙筆。東坡所云道而不藝者耶？事小而韻，亦蘭閨也。雖不得畫，姑並記之。

金俊明，蘇州人。初假姓朱氏，名滾，後復姓，更今名。字孝章，號耿庵，又號不寐道人。好錄異書，靡間寒暑。工詩能書，長於畫梅。著有蘭幽錄，康濟譜，春草閒房詩集。

## 西湖船會

聞啓祥

天下不乏名山川，顧登臨者有車馬之勞，或有風波之險，或可想而不可即，或可一宿而不可久居。若夫天生一巖壑，非遠非近，亦淺亦深，可暮可朝，隨坐隨臥，烟波極目而無其險，行止任意而無其勞，經年探索而勝不窮，一日婆娑而趣已足者，其惟西湖乎！欲領西湖之妙，無過山居，而余尤不能忘情於舟。山居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向背橫斜一定不易，而舟則幻。山居剝啄應對猶苦未免，而舟則意東而東，意西而西。物色終有所未便，又甚寂而安，舟之功德侈矣哉。昔馮開之先生獨謂西湖之妙在淺，既築室孤山，又買一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頓盡，罕有繼者。余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兼亦無資，至今猶同說食。陸放翁云：『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蓋實錄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今余踉蹌北

歸，造物予我以閑。亟思一舟爲避事息躬之所，而瓶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十人各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便可人主一舟。忽焉雲合，忽焉鳥散。於焉寤歎，於焉詠歌。歡衝對宇之歡，賞析義之樂，不在陸而在水，不在屋而在舟，豈非希有勝事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船子高風，不可追已。陶峴三舟，一以自載，一載賓客，一載酒饌，徒豪舉耳，吾不取也。惟玄真浮家，米顛書畫舫，廉夫春水宅，竊有志焉。故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略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傳云；『細蓬青篾織魚鱗。』略參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櫺短帆數事，不啻華矣。尤不必高。西湖之妙，妙於裏湖。正如美人之有寢幃，神仙之有別館。窈窕深靚，殆不可名。譚子友夏『湖中復有湖』一章，真得趣之深者。今船必着樓，遂令斷橋以北，六橋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不復得路，杳如桃源，此何理哉。放翁又云；『船設低蓬學釣徒，』却嫌太低。但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亦不啻高矣。楊肥翁嘗有打

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獨歌妓不許上船一則，差遠人情。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俾義禮之家，稍爲綿蕞。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抑余又念西湖勝蹟十湮八九，卽如柳浪花港諸景，在販夫村嫗中者，亦駸駸不可辨識矣。田叔禾先生遊覽一書，裁自先民，雅稱具體。但滄桑屢變，楮墨日新。損益可知，刪定有待。蕭伯玉有手芟善本，當遺索之。今更輕舟往來，細心研討。舵師漁父，文獻足徵。斷簡殘碑，陽秋具在。漫成小史，以補闕文。務使前賢創述，頓還舊觀。西子風流，重開生面。斯西湖不負此舟，此舟亦不負西湖矣。諸同志亦爲我躍然起舞乎！

聞啓祥，錢塘人，字子將。博綜羣書，工制舉業。嘗入京師，已及國門。忽意不自得。竟驅車返。後屢以荐被徵，堅辭不赴。有自娛齋稿。

## 記夢

李應昇

己未之冬望前一夕，以課士宿鹿洞。步月林阜，雲月濛濛，不盡幽賞之懷。檢次遊名山記，奇巒異壑，此心飄然萬山之上矣。抱寒衾，理孤寢，乃夢登天池。篆烟幽閣，了非人境。汗漫遊履，忽陟一巔，問其名，曰『石雲』也。一峯插水，石齒攢嚙，森如奇鬼搏人。倚峯而坐，僧龕甚幽。水光入簾，搖搖心目。捲簾窺之，水石相涵，神光四映，峯上下都作寶色。驚喜讚歎，語家伯子曰：『此琥珀峯也。』却亦不知伯子何自入山，遂共尋勝跡，相與問途。若有若無，非近非遠。忽又入一精舍，激水飛泉，如珠如雪。風鼓室搖，寒不可立。其後有峯，崔嵬巒岒亘天際，透迤而下乃爲石掌，掌作蓮花，片片參錯湧出。室四面皆狀，環掌有泉。淵泓亭乳，蜿蜒如壁，淨徹可鑒。泉外圍峯曲折高下，如笙之編竹，如筆架之齊尖，如翠屏之映彩。山僧爲余言，此石門也。其西北隅一石壁有方竇，聳身入焉。乞得大士淨水

一甌，入手覆地，掬取餘滴入口，不辨何香味。顧視石巔，下臨無際。有雕欄環接，梯之以行，柔脆欲斷，余心怖甚，伯子驚墮矣，若大士挈之得免。攀延數百丈而下，則懸崖絕磴，烟雲飛泉，都失所在。見家大人端坐一室，驚告其故。曰：『汝夢耶？』余恍然未答。濡毫染翰，若將吟詩，忽焉驚寤。枕畔松風，依稀夢境也。

李應昇，江陰人，字仲達。萬曆進士。授南康推官，士民服其公廉。天啓間徵御史。屢上疏譏切近習，後爲魏忠賢所害。



## 烈豆

鄭二陽

煮綠豆中往往有煮之不爛者，人皆名爲烈豆，亦曰鐵豆，其名甚佳。夫以猛火沸湯之中，諸豆盡皆糜爛，而此豆獨能堅挺如鐵，完好自若，毫不爲損，真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矣。稱之曰烈宜哉。癸酉蘭秋，天中潘覽德氏，挾我雀羅而來，相與啗菜根，食新豆湯，偶言及此。覽德避席逡巡，同憶乙丙之季，區區真不啻一粒之在沸湯也。予曰：『快哉，所幸有此粒許耳。』每謂世道雖大壞極敝時，定有不敝不壞處。正賴却尋常耳目赫奕外，當自有一輩血性漢在。未可謂一片清明世界，遂欲乘鶴軒而頂猴冠者，糜爛壞盡。行矣覽德，珍重自玉。庶令天下人，自此勿復以皮相舉肥徒爲有識者竊笑，其邾婁莫辨耳。

作者生平不詳

### 三 概

陳子龍

#### 一 李氏之鳩

畜鳩者以五月五日剪其舌。取汞硫火鍊之，成靈砂，雜米菽，日三飼，變易其心，則能爲人言，過於鸚鵡。李氏有一鳩甚慧，養之數年矣。日則飛翔於欄檻簾幕間，不遠去。夕宿於籠，以避狸鼠。見童婢有私持物及摘花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於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鳩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給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即攜汝歸耳。』至賈家，則舍之去，鳩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其志，且恐鳩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損金十之二，而以鳩還李氏，鳩乃食。陳子曰：『鳩，拙鳥也。不輕去就，其儀一兮。是以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猶惡其佻巧何也。』

#### 二 鄔氏之犬

余少時有蒼頭尤愚者，語余曩嘗從先王父刑部公居莘村別墅，鄰有鄔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衆皆叱之。先王父獨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先王父攜愚一人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萋萋，不見前後。有蚩蚩然出于草間者，則瘦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武，世傳瘦狗噬者必死，方皇遽問，且奔且迴顧，忽見鄔氏犬從間道橫截之，相齧狺狺，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瘦者屈於猛良者殄於毒也。先王父命愚瘞之竹林。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祿萬鍾，日享之大牢無益也。

三 許氏之鶴

里中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蹢躅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間，意挾兩雌，愴然躡跡，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宿於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翻起舞，嘹唳鳴和，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冥，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

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是故纒帨之操，鋒刃不能變也。穀卵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恆，亦孔之醜也。

陳子龍，松江華亭人。字人中更字臥子，崇禎進士。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後因京師陷落，事福王於南京。以時事不可爲，乞終養去。南都失，遁爲僧，後投水死。有詩問略，白雲草廬居，

湘真閣諸稿。

## 倪雲林畫論

吳從先

畫一藝耳。然品既不同，情亦殊致，則係之其人矣。雲林之時，以畫名家者，富春則黃公望，林平則王叔明，武塘則吳仲圭，而雲林最後出。從公望遊，遂寄興山水間，然不爲巒巒疊嶂，嶙峋詭怪之狀，盈尺林亭，瘦風疎雨。朗樹兩三條，修竹十數竿。茅屋獨處，曠石兩層，意興畢於此矣。然雲烟爛熳之致，瀟爽不羣之態，意色不遠，平淡不奇，遂定名於三家之上。雖然，雲林竟以畫累之矣。人固有以畫重者，而畫亦有以人重者。畫以託意，意以傳神。山水之趣，不爲筆墨而飛，筆墨之間，偶緣山水而合。以此思畫，畫可爲也。雲林當勝國之季，栖隱吳門，不求聞達。樓藏異琛，架藏異樹。胡人登其樓，驚拜而退，揭斯探其架，長歎而歸。襲等龍宮，帙散孔壁，古今之至人，文人之領袖也。而徒以畫名也。士誠崛起麋鹿吳宮，雲林浩然發桴海之歎。而士誠幕羅，多方不屈，窮辱頻加，脫百萬於蔽篲，撚

虎鬚於牙吻，而青山無恙，白骨不溜，斯又昂藏烈丈夫也。雲林自有逸於千百世之上，風於千百世之下者在。而徒以畫也，則垂巧當以官廢，右軍風流當以官掩，而壽亭忠義當與此刀並蠶矣。惟不局於畫，則竹之矢，書之法，關之刀，不磨於天壤而卒無意於天壤也。造化自有以雄之者而豈爲此拘拘也。不以畫求雲林，而雲林自在也。以畫求雲林，而雲林亦在也。以畫求雲林者，目中無人，宇宙無人，天地直一幘耳。此雲林之心，超出於三家者，是雲林之不以畫累者也。

作者生平不詳

## 賞心樂事五則

吳從先

### 一

凡遊戲結伴，有一不韻，尙令烟霞變色，花鳥短致，况高齋祕閣間乎？必心千秋而不迂者，冥心而不妄解者，破寂寥者，譚鋒健而甘枯坐者，氤氳不噴噪者，不顛倒古今而浪駁者，奏調皆合者。或師之，或友之，皆吾徒也。若夫大驚小怪，非甍嚙則陰蝕，不類而分之座，縹緗覺有愁目也。觸邪之豸，指接之草，卽在鄰架矣。華歆之見割，豈無謂哉。然或嶽崎歷落，吻合在耳目之外。譬書目中之有稗官，另當置之別論。

### 二

讀史宜映雪，以瑩玄鑑。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讀佛書宜對美人以挽墮空。讀山海經，水經，叢書，小史，宜倚疎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無垠之游，而約縹緲之

論。讀忠烈傳。宜吹笙鼓瑟以揚芳。讀奸佞論，宜擊劍捉酒以銷憤。讀騷宜空山悲號可以驚壑。讀賦宜縱水狂呼，可以旋風。讀詩詞宜歌童按拍。讀神鬼雜錄，宜燒燭破幽。他則遇境既殊，標韻不一。若眉公銷夏辟寒，可喻適志。雖然何時非散軼之會，何處當掩卷之場。無使叔夜之癩，託爲口實也。

### 三

弄風研露，輕舟飛開。山雨來，溪雲升。美人分香，高士訪竹。鳥幽啼，花冷笑。釣徒帶烟水相邀，老衲問偈，奚奴弄柔翰。試茗，掃落葉，跌坐，散坐，展古蹟，調鸚鵡。乘其興之所適，無使神情太枯。馮開之太史云；『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三復斯言，深得我趣。

### 四

大凡讀短冊，恨其易竭，讀累牘苦於難竟。讀貶激則髮欲上衝，讀軒快則唾壺盡碎。讀滂沛而襟撥，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譎誕生，讀拘儒之腐臭而發。



神死。讀遜照者欲盡相以窮神，讀岨晤者期妥貼以愜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寞者非煤吻不開，讀奇藻者非清華則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用以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於適，不致輟卷而歎，掩卷而笑矣。

五

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疎，蘿薜欲青垂。几席欄干窗竇欲淨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烟雲氣。墨池筆牀欲時泛花香。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歡喜。蠅螟仙洞，不足羨矣。

## 顧繡

程 辭

雲間顧伯露，會余於海虞，兩月盤桓，言語相得，余時將別，伯露出其太夫人所製繡囊爲贈。蓋雲間之有繡也，自顧始也。囊製圓大如荇葉，其一面繡絕句，字如粟米，筆法遒勁，卽運毫爲之，類難如意。而舒展有度，無針線痕。睇眇之，莫如其爲繡也。其一面，則白馬一大將突陣，一胡兒騎赤馬。二馬交錯，大將猿臂修髯，眉目雄傑，胡兒深目兇脣，狀如鷹顧。袍鎧整帶，鞍鞞具備，錦襜繡服，朱纓綠滕，鮮熠炫耀。白馬騰躍，尾刷霄漢，勢若飛龍，赤馬失主，驚潰奔逸，神姿蕭索。一小胡雛遠坡遙望，一胡方騎馬赴陣，皆首蒙貂蟻，毛毳散亂，光采凌轡，有非漢物，窄袖褰體，蕃部結束。復有旗旛刀戟，布密森嚴，旛綴金牙，旗張雲彩。蕃漢二屯，遙相倚向，共計遠坡二，白赤黃戰馬三，大將胡將及小雛四，戈戟五，雲旗錦旛各一。界二寸許地，爲大戰場。而中間空闊氣象寥遠，不見有物。繡法奇

妙，真有莫知其巧者。余攜歸，終日流翫，爲紀於簡。

程靜休寧人，字墨仙。工詞，不事雕飾，而自然情至。有石交堂集。

## 登雪浪閣偶書

曾文饒

雪浪閣羅文恭先生讀書處也。劉孝則少年亦讀書其地。久而頽圯，敗瓦頽垣，不蔽風雨。歲丙子，孝則與李梅公謀葺而新之，是時孝則方困甚，非力所及也。而其意甚銳，不爲沮喪，竭力經營焉。有笑之者曰；『孝則何不姑自爲謀，而謀雪浪也。』今歲孝則及第，則笑者且嘖嘖羨曰；『是殆有神告，其繼文恭之先幾乎？』嗟乎！世俗之論事類如此，安足顧哉。吾謂舉事者不可無成算於胸中，而亦不可太有成算。略無成算者難與圖終，太有成算者，難與慮始。余性最喜孟浪人，偶登斯閣，有樂於此。因感而記之，以佐好事者之興。

作者生平不詳

閑賞

衛泳輯

春

首四時蘇萬彙者春也。氣暖則襟韻舒，日遲則烟景媚。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隴舉趾於南畝，遊人聯轡於東郊。風光之艷，遊賞之娛，此爲最矣。

元旦

元旦應酬作苦，且閱歲漸深，韶光漸短。添得一番甲子，增得一番感慨。莊子云：『大塊勞我以生，』此之謂乎。吾所取者，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東郊農事，舉趾有期。江梅堤柳，粧點春工。晴雪條風，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化日舒長，爲人生一快耳。

元宵

元宵艷節也。星月交輝，烟花競麗。其尤佳者，珠翠叢中，香肩影動。綺羅隊

裏，笑語聲來。昔人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吾於元宵亦云。

### 花朝

花朝二月十五日也。今不甚舉行，古亦無此說，蓋後人以意創之。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紅紫蒲園，芳菲極目。聯轡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

### 清明

清明節，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是。前兩日謂之寒食。園林織錦，堤草鋪茵。水綠沙喧，宇宙清淑。東郊緩步，澹蕩神怡。

### 夏

溽暑蒸人，如洪爐鑄劍，誰能躍冶。須得清泉萬派，茂樹千章，古洞含風，陰崖積雪。空中樓閣，四面青山。鏡裏亭台，兩行畫鷁。湘簾竹簟，籐枕石床。栩栩然蝶歟周歟，吾不得而知也。

### 端陽

### 閑賞

端陽一日端午，一日天中節。是時赤帝當權，黃梅應午。角黍蒲觴，漫酬景物。蘭橈桂楫，笑倚風濤。茜羅映榴火以將然，畫扇拂綵綠而並潔。酒酣興發，俯仰千秋。獨醒安在，君其問之水濱。

伏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候也。秋爲金，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是時朱明司令，大地幾爲火宅。吾所取者，風亭月榭，環以湖山，籠以竹樹。爐烟裊裊，簾影重重。遠近荷花，左右圖史。河朔風流，碧筒佳趣。陶然一醉，兀然一枕，便是羲皇上人。

秋

金風瑟瑟，紅葉蕭蕭。孤雁排雲，寒蟲泣露，良用淒切。可愛者雲歛長空，水澄遠浦。一片冰輪，皎皎碧落間，令人爽然。南樓清嘯，東籬暢飲，亦幽人行樂時也。

七夕

七夕之節，牛女佳期。銀河清淺，玉露微茫。巨鵲橋於長空，渡天孫於碧落。閨人乞巧，文士摘詞，亦良宵也。

中秋

銀蟾皎潔，玉露淒清。四顧人寰，萬里一碧。攜一二良朋，斗酒淋漓。彩毫縱橫，仰問嫦娥悔偷靈藥否？安得青鸞一隻跨之。憑虛遠遊，直八萬頃琉璃中也。

重陽

天高氣肅，露重霜濃。砧杵連乎千家，壺觴運於四座。雁聲嘹唳，蟾影淒清。紅葉點蒼苔，片片殘霞落地，黃花泛綠酒，重重蜀錦當筵。龍山落帽，東籬採菊，吾願與陶徵士孟參軍共之。

冬

冬雖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粧點春色。又或六花飛絮，滿地瓊瑤。獸炭生



紅，蟻酒凝綠。狐裘貂帽，銀燭留賓。龍尾兔毫，彩牋覓句，亦佳事也。至如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瀨，豪華寂寞，各自有致。

除夕

是節兒童嬉笑，老幼團圞。爆竹在庭，桃符在戶，栢酒在壺。如天親無故，壘篋怡怡，亦人生一樂也。

霧

匹練抹林，輕綃蔽目。籠樓台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潭影難窺，花枝半掩。樹若增密，山若增深，景若增幽，路若增遠。勝概之一助也。

雪

天工剪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洞窻輝映明也。宜長松修竹，老梅片月，怪石峻嶒，深林窈窕。寒江遠浦，斷岸小橋。古剎屨巒，疎籬幽逕。老叟披簑垂釣，騷人跨蹇尋詩。小酌清談，

高樓長嘯。船頭茶竈飄烟，座上黛眉把盞。老僧對坐，韻士閑評。披鶴氅，縱步園亭，御貂裘，登臨山水。如此景況，何必峨帽千尺。

此篇不知作者名，一見於鍾伯敬秘集十五種，再見於衛泳編輯枕中秘。

## 寓山注

祁彪佳

予家梅子真高士里，固山陰道上也。方干一島，賀監半曲，惟予所恣取。顧獨於家旁小山，若有夙緣者，其名曰寓。往予童穉時，季超止祥兩兄，以斗粟易之。剔石栽松，躬荷畚鍤，予足爲之胼胝。予時亦同擎小艇，或捧土作嬰兒戲。迨後二十年，松漸高，石亦漸古。季超兄輒棄去事宗乘，止祥兄且構柯園爲菟裘矣。捨山之陽，建麥浪大師塔，餘則委置於叢篁灌莽中。予自引疾南歸，偶一過之，於二十年前之情事。若有感觸焉者。於是卜築之興，遂勃不可遏，此開園之始末也。卜築之初，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點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聽之漠然，以爲意不及此。及於徘徊數四，不覺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無者。前役未罷，輒於胸懷所及，不覺領異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窮徑險，則極慮窮思，形諸夢寐，便有別闢之境地，若爲天開，以故興愈鼓，趣亦愈濃。朝而出，暮而歸，偶

有家元，皆於燭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卽呼奚奴駕舟，三里之遙，恨不促之於跬步。祈寒盛暑，體粟汗浹，不以爲苦。雖遇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牀頭金盡，略有懷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庀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橐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復病，此開園之癡癖也。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爲堂者二，爲亭者三，爲廊者四，爲臺與閣者二，爲堤者三，其他軒與齋類，而幽敞各極其致，居與菴類，而紆廣不一其形，室與山房類，而高下分標其勝。與夫爲橋爲榭爲徑爲峯，參差點綴，委折波瀾，大抵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如良醫之治病，攻補互投，如良將之治兵，奇正並用。如名手作畫，不使一筆不靈，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語不韻，此開園之營構也。園開於乙亥之仲冬，至丙子春孟，草堂告成，齋與軒亦已就緒，迨於仲夏，經營復始，榭先之，閣繼之，迄山房而役以竣。自此則山之頂趾，鏤刻殆徧。惟是泊舟登岸，一徑未通，意猶不慊也。於是疏鑿之

工，復始於十一月，自冬歷丁丑之春，凡一百餘日，曲池穿牖，飛沼拂几，綠映朱欄，丹流翠壑，乃可以稱園矣。而予農圃之興尚殷，於是終之以豐莊與幽圃，蓋已在孟夏之十有三日矣。若入求樓，溪山草閣，抱壘小憩，則以其暇，偶一爲之，不可以時日計，此開園之歲月也。至於園以外，山川之麗，古稱萬壑千巖，園以內，花木之繁，不止七松五柳，四時之景，都堪泛月迎風，三徑之中，自可呼雲醉雪，此在韻人縱目，雲客宅心，余亦不暇縷述之矣。

水明廊

園以藏山，所貴者反在於水。自泛舟及園，以爲水之事盡。迨循廊而西。曲沼澄泓，繞出青林之下。主與客似從琉璃國來。鬚眉若浣，衣袖皆濕。因憶杜老殘夜水明句，以廊代樓，未識少陵首肯否？

讀易居

寓園佳處首稱名，不盡於水也。自貯以水，頑者始靈，而水石含漱之狀，惟讀

易居得縱觀之。居臨曲沼東偏，與四負堂相左右。俯仰清流，意深魚鳥。及於匝岸燃燈，倒影相媚。絲竹之響。捲雪迴波。覺此景恍來天上。既而主人一切厭離，惟日手周易一卷。滴露研珠，聊解動躁耳。余雖家世受易，不能解易理，然於盈虛消息之道，則若有微窺者。自有天地，便有茲山。今日以前，原是暗嶮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後，列閣層軒，長崎乎岩壑哉。成毀之數，天地不免。却怪李文饒朱崖被遣，尙諄諄於守護平泉，獨不思金谷華林，都安在耶？主人於是微有窺焉者，故所樂在此不在彼。

### 呼虹幌

出讀易居，廊盡見幌。一水環迴，飛清激素。每至菡萏乍吐，望踏香堤，如長虹吸海，帶萬縷赤霞，與波明滅。倪鴻寶太史因以「呼虹」字之。

### 讓鷗池

寓之爲山，善能藏高於卑，取遠若近。而園足以貯之，池又足以涵之。池廊折

於水明廊。地盡豐莊，中引踏香堤，而以聽止橋爲素湍迴合之所。風動清波，縠紋細展。影接巒岫，若三山之倒水下。及於夕藹斜暉，迷離蘆蓼。金波注射，纖玉騰驚。四顧泱泱，恍與天光一色。主人於此一云樂矣。終不若輕鷗容與，得以飽挹波光。任是雪練澄泓，雲濤飛漱，在鷗不作兩觀。翻覺濠濮之想，猶有機心未淨。主人故不敢自有其池，而以讓之鷗。但鷗亦見猜避而不受耳。

踏香堤

園之外堤爲柳陌，園之內堤爲踏香。踏香堤者，呼虹幌所繇以渡浮影台也。兩池交映，橫綆如綫。夾道新槐，負日俛仰。春來士女，聯袂踏歌。屐痕輕印青苔，香汗微醺花氣。以方西子六橫，則吾豈敢，惟是鑑湖一曲，差與分勝耳。

浮影台

從踏香堤望之，迥然有台，蓋在水中央也。翠碧澄鮮，空明可溯。每至金蟾蹙浪，丹嶂迴青。此台乍無乍有，上下於煙波雪浪之間，環視千柄芙蓉，又似蓮座莊

巖，爲衆香湧出。水經注所云，『迴峙相望，孤影若浮，』似爲寫照矣。

### 聽止橋

登浮影台，巨石面立。褰裳者恐投足無所。忽有長虹橫偃波上。自此猿猱相引，曲磴出於石隙，數折乃登筠巢，友石榭從入徑也。穴石之腹以爲橋，而趾足呀嗟，還以分橋之半。每暑月泊舟其下，颯然涼生，令人膚粟。

### 沁月泉

浮影台右，第三石下，得泉眼二；一如滿月，一如弦月。旱不涸。潦亦不盈。要其味豈堪敵中冷北幹，余謂正不必爾。但得啜之者，到舌空雋。有一種松風之韻，可沁詩脾，足矣。此泉新出石肺，性帶煙霞。好事之水，遞所不及。良與迂僻人相宜，故足樂也。

### 溪山草閣

余嘗於夢中吟杜老『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句，凡數十過。比醒，



猶嗷嗷在口頰間。偶泛棹入山，見讓鷗池之西偏，崩巒捍石，望之恆有落勢。及水而稍稍逶迤，可闢小徑，乃爲修竹踞有之。余除去數十竿。半崖半水，是可以闌矣。豈此地生面將開，杜老夢中告我乎？俯闔而澄潭在目，皎焉冲照。北窻下石林秋氣，冷冷入衣。似宋元人一幅溪山高隱圖。

茶塢

入筠巢。稍折而西南，得隙地皆磽确也。土膚不盈尺。以是故，極宜種茶。向有數本，與僧無公採置之，寒香特異。今盡去他卉，惟畜木奴千頭。他日汲沁月泉，閒啜於長松下，趣亦不惡。越書所謂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未識孰未勝負耳。

冷雲石

寓園之作少非石也。浮影台右有巨靈手臂者三，余以當寒山之可語矣。其他虎而踞獅而蹲者，不可指屈。獨是笛亭旁之一片石，如駿馬馳坂，忽然而止。銜勒未收，猶有怒色。上又有一石，如半月欲墮不墮。周又新以『冷雲』字之。卽未堪具

袍笏，作丈人拜。亦可呼之爲小友矣。

### 友石榭

自升降巖阿，以此地爲適中處。丹楹接阜，飛棟陵山。探園之流，曠覽者神情開滌，棲遁者意况幽閒。莫不流連斯榭，感慨興懷。主人於此，都無托契。所可箕踞相對者，惟冷雲小友。不因人熱，堪作歲寒交耳。

### 太古亭

斫松茸茅，不加瑇瑁。意其爲太古遺制乎？亭之址，初在友石榭。及榭成，遷之松徑下。陶石梁先生再過園中，亟索余之所在，往憩焉。笑曰：『太古不合時宜，乃左遷至此耶？』客曰：『否否。此亭有深靜之色，譬如綺里輩初出商山，衣冠甚偉，豈堪與絳灌爲伍。』此地負岡蔭渚。在幽篁老幹間，瀟然獨立，不共花鳥爭研冶，亭可謂得所矣。

### 小斜川

當鑿池時，舂插纜輿，石趾已稜然欲起。及深入丈許，峯巒怒出，有若渴驥奔泉，俊鶴決雲者。水入罅齒間，微風激之，噌吰響答，似坡老所記石鍾山狀。淵明春日之遊。摩詰輞川所築，將無是耶？舟泛讓鷗池，繇此及岸。有別徑，可達太古亭。川上多種老梅，素女淡粧。臨波自照，從讀易居相望，不止聽隔壁落斂聲矣。

松徑

園之中不少矯矯虬枝。然皆偃蹇不受約束，獨此處儼焉成列。如冠劍丈夫，鶴立通明殿上。余因之疏開一徑。友石榭所繇以達選勝亭也。勁風謾謾，入徑者六月生寒。迎門一松，曲折如舞。共詫五大夫何嫵媚乃爾。徑旁盡植松花，紅紫雜古翠間，如章文女嫁騎驢老叟，轉覺生韻。

櫻桃林

選勝之下，織竹爲垣。蔓以薔薇數種，籬外多植櫻桃。蠟珠麥莢，不一其品。每至繁英叢集，朱實星懸。如隔簾美人，絳唇半露。但主人方與徂徠處士，拂塵玄

談，不須幾片紅芽，唱曉風殘月耳。

### 選勝亭

昔人謂許椽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余謂更須有選勝之緣耳。緣所未至，一泉一石，每於交臂失之。乾坤自開闢，山水自渾濛也。此亭北接松徑，南通巒雉，東以達虎角庵，遊者之履常滿，然而素槁茅椽，了不異人意。惟是登亭徊望，每見霞峯隱日，平野盪雲。解意禽魚，暢情林水，亭不自爲勝，而合諸景以爲勝，不必勝之盡在於亭。乃以見亭之所以爲勝也乎。

### 虎角庵

松徑之北，折而西，得選勝亭，復折而東，有掌大地。石色至此益深古。叩之鏗然作碎玉聲，與修竹數竿瀟疎相應。其旁得太湖之最奇者。一如水如，一如蜂穴。皆米老袖中物。於此結構一庵，曲椽三之，望若梅瓣然。庵成，問名於家季超，題以『虎角』，而爲余說曰；『吾弟構此奉大士，近且孜孜祖道矣，然亦嘗有

意於淨土乎？」余曰：「願聞其說。」季兄曰：「六祖不與西方，此塗毒鼓也。逐塊者遂歧禪淨而二之。夫不悟本心，謂別有淨土可往，此心外有法也。悟心之士，而必却西方於心外，亦惡在其爲悟心也哉。故永明禪師云：『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深有味其言之也。吾嘗戲諸禪者曰：『衲僧家不惜草鞋錢，遍參知識，今彌陀於極樂界，大開粥飯舖，公輩試一往參，胡不可，而必以淨土爲諱耶？』余曰：『淨土之說，謹聞命矣。』虎且角，何以馴而養之？」季兄提起數珠曰：『向這裏會取。若能會得，便能繫之以黽毛，飼之以谷響，伴之以木馬泥牛，守之以幻人化士。正恁麼時，且道是什麼行履處。良久云吾嘗於此切。』

袖海

溪山草閣之北得石室，秀宇層明。如灰箕道士開口，五臟皆見。數十人坐臥頃，寒雪沁肌，不復知人間，更有六月。倘亦蘇長公所謂袖中搗歸，今仍自瑯玕海上來，故爲波濤洗蝕乃爾耶。

### 瓶隱

昔申徒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其中，號爲『瓶隱』，余聞而喜之，以爲臥室。室方廣僅丈，擴兩楹以象耳。圓其肩，高出脊上，隱映於花木幽深中，儼然瓶矣。然申徒公以大千世界，都在裏許，如取頻伽瓶，滿中擊空用餉他國。此真芥子納須彌手，若猶是作瓶觀也。不淺之乎視公哉。

### 孤峯玉女台

繇渡而東，一峯峙青，萬衣簇碧。丹樓翠水，儼若明妝。此台便是幔亭虹橋，縮入菡萏千鬚中。與客遊行，僅露巾幘。方在衆香國酣醉羣芳，忽聽隱隱環珮，意是杜蘭香萼綠華輩。騎青鸞，步雲氣，從羣玉峯頭，珊珊其來遲耶。錫之用沈佺期成句，蓋由陳思王初遇洛神時，欲着一語不得耳。

### 芙蓉渡

自草閣達瓶隱，有曲廊。俯檻臨流，見奇石兀奇。石畔簞管寒玉，瑟瑟秋聲。

小沼澄碧照人，如翠鳥穿枝葉上。吾園長於曠短於幽。得此地一嘯一味，便可終日，廊及半，東面有小徑，自此而台而橋而嶼，紅英浮漾，綠水斜通。都不是主人會心處。惟是冷香數朵，想像秋江寂寞時，與遠峯寒潭共作知己。遂以芙蓉字吾渡。

迴波嶼

煙波深處，有蜃結焉。一似峯隨潮湧，岸接天迴。客乍見者，驚謂海上三神山，乃爲魚龍移至此耶？懼不可褰裳以涉，則曲橋是其一葦矣。自橋而亭得石梁，策杖過之，徼逕欲絕。從亂磊中蜂綴猿引，遂穿石門以上。迴青弄影，便欲頡頏吾寓，幾於夜郎王，不知有漢大者。昔異僧披金山根下云，『葦漸孤細，如菌仰托，』此嶼似之。鸞腹罅趾折，水穿入其下，石踞之，若浮焉。環迴相抱，曳帶煙雲。謝康樂『孤嶼媚中川』，便是此中粉本矣。其或怒而鬪，水嚙石如追蠡。石不欲北，則出其雄桀者與敵。匄匄鐘答，如三萬浴鐵馬上作鼓吹聲。王季重評潤州兩點，謂金

宜遊，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配此嶼而爲三，試問當置何語。

### 妙賞亭

寓山之勝，不能以寓山收，蓋緣身在山中也。子瞻於匡廬道之矣。此亭不曠於山，故能盡有山。幾疊樓台？嵌入蒼崖翠壁，時有雲氣往來縹緲。披層霄而上，仰面貪看，恍然置身天際，若並不知有亭也。倏然迴目，乃在一水中。激石穿林，泠泠傳響。非但可以樂飢，且滌十年塵土腸胃。夫置嶼於池，置亭於嶼，如大海一漚。然而衆妙都焉。安得不動高人之欣賞乎。

### 小巒峙

東海中央，得方丈山，一名巒雉。有金玉琉璃之宮，崑崙之所託也。余園率繩巒耳。小巒雉爲志歸齋從入處。又太樸之祖，其名何以稱焉。蓋蓬戶朱門，原無異視。卽五台十二樓，一寓目過之，亦遽廬之宿矣。余園自此而上，數步一委折。曲榭飛台，纓帶帶阜。縹緲若圓風之巔，則亦第小之云耳。不得謂芝室藥房，遂不能



分其一面也。

志歸齋

當開園之始，偶市得敝椽，移置於此，一仍其簡陋。然亦可嘯可歌可偃仰棲息也。已。齋左右，貫以長廊，右達寓山草堂，左登笛亭。避暑齋中，北窗盡啓。平曠遠風，綠畦如浪。似觴以味，忘其爲簡陋，而轉覺渾樸之可親。遂使畫棟雕甍，俱爲削色。當余乞歸時，便欲於定省之暇，適志園亭，而此齋實爲嚆矢。乃此志吾之歸也。亦曰歸固吾志耳。

天瓢

鐵芝蜂旁，一石隆起如覆盂。季超止祥兩兄開山時，澹爲池以蓄水。亡兄元孺顧而樂之。取蘇長公『馬上傾倒天瓢翻』之句，題之曰『天瓢』，作詩以紀其勝。余不忍沒舊名，復志之如此。

笛亭

昔蔡中郎宿於柯亭之館，仰視第三椽竹，云可作笛。吹之果有異聲。柯亭去此十里，爲山爲橋，尙仍其名。當於卜築時，適有巧工，能截竹爲亭子，因以識中郎遺跡。不知一枝碧琅玕，亦能作金石聲否？又恐獨孤生吹至入破時，忽然裂壞，不但碎自與公妓手也。

### 酣漱廊

環園多曲廊。下獨以水明著，水勝故。上獨以酣漱著，石勝故也。循廊而下達笛亭，仄嶂雲崩，奇峯霞舉。至於寸櫺尺石，靡不硜确崢嶸。有鳧沒鸞翔之勢。盡取以供礪齒物，余之於漱也太酣矣。然余性不能飲一蕉葉，而偏於是焉酣之，雖是洗耳輩嫌其多事，似猶勝竹林嵇阮流也。

### 爛柯山房

寓園外望，山房在咫尺耳。乃從友石榭幾經曲折，始達於此。遊人往往迷所入。自約室拾級而下，意以爲穴山之趾。及至則三楹仍坐樹杪。主人讀書其中，倦

則倚欄四望。凡客至輒於數里外見之。遣童子出探良久，一舟猶在中流也。時或高臥，就枕上看日出雲生，吞吐萬狀。昔人所謂臥遊，猶借四壁圖畫，主人似較勝之。

約室

昔先子之名園也。以密以澹。余師意庭趨，而於數椽曰靜曰約，亦古人銘几銘盤之意爾。

鐵芝錄

志歸齋北，有小阜隱起，寓山之巔也。從園外望，渺焉一丘，以爲是始皇駐石時。如拳不得逐隊行，而遺落於此者也。及登峯眺覽，覺雲氣霞光，都生足底。東揖秦望，西招越嶂，可在伯仲間。或在遊者心目曠遠，山亦若躋之而高耶。峯頂坦迤，可坐數十人。但年來爲碧梧郎君，共支離叟，各分半席去耳。頂有一石，如芝狀，故以『鐵芝』名。

## 寓山草堂

寓山之高，極於鐵芝峯。草堂平分之而在其右。似與峯相拱揖者。堂方廣僅二十尺。望之不當一小亭。而入戶豁然。翼若垂雲之宇。與客踞胡牀，學清言，送難意，欣欣適也。吾堂所少者，絲竹鼎彝之類。至於髹几竹榻，茶竈酒槍，殆亦不<sub>一</sub>乏。若夫晨光夕暉，雲峯霞嶺，以此娛客，似謂過之。居園者，不能使人作室邇人遐之歎。若俗子十往返不一見，雖受怒罵如張牧之，固不惜也。

## 通霞台

寓山之右爲柯山，萬指鎚鑿，自吳大帝赤烏以迄於今，幾於刊山之半。絕壁竦立，勢若霞囊。秀出層巒，罩絡羣山之表。而飛流注壑，常如猛獸攫人。窺深窅恠。頽崖虹臥，懸棧蟻引。一小亭翩然峙之，昂首石佛高數十丈，紺宇覆焉。金碧鮮麗，蓋巧工以鎚鑿破渾沌，而劈石奔巒，更能補造化所不及。柯山之勝，以此甲於越中，今盡以供此台之眺聽。則台之爲景，有不必更爲敘志者矣。

靜者軒

與草堂若連雞然，而勢稍南，軒三楹。東戶以達酣漱廊，其下爲繫珠庵，麥大師塔院也。遠岫疎林，若出欄檻下。及於雨餘新霽，則蒼翠之色，迫之而入几席間矣。向與名僧數輩，一瓢，一團焦，嗒然對坐。或聽唄梵潮生，鐸鈴風動，令人心神俱寂，覺此地人壽之氣居多，故名之以靜。靜固在靜者，而不在山。旨哉王皞長之爲言也。

遠閣

閣以遠名，非第因目力所極也。蓋吾閣可以盡越中諸山水，而合越中諸山水不足以盡吾閣。則吾之閣始尊，而踞於園之上。開宜雪宜月宜雨。銀海瀾迴，玉山高並。澄輝弄景，俄看濯魄冰壺，微雨欲來，共詫空濛山色，此吾閣之勝概也。然而能以遠生，意以遠韻。飛流夾蠟，遠則媚景爭奇。霞蔚雲蒸，遠則孤標秀出。萬家煙火，以遠故盡入樓台，千疊溪山，以遠故都歸簾幕。若夫村煙乍起，漁火遙明。

蓼汀唱欸乃之歌，柳浪聽睨睨之語，此遠中之所孕含也。縱觀瀛嶠碧落，蒼茫極目。青江洪潮激射，乾坤直同一指，日月有似雙丸，此遠中之所變幻也。覽古跡依然，禹碑鵠峙，歎伯圖已矣。越殿烏啼，飛蓋西園，空槍斜陽衰草。迴觴蘭渚，尙存修竹茂林。此又遠中之所吞吐，而一以魂消，一以懷壯者也。蓋至此而江山風物，始備大觀。覺一壑一丘，皆成小致矣。

### 柳陌

出寓園，繇南堤達幽圃。其北堤則豐莊所從入也。介於兩堤之間，有若列屏者。得張靈虛書曰『柳陌』。堤旁間植桃柳。每至春日，落英繽紛。微颺偶過，紅雨滿遊人衣裾。余以爲不若數株垂柳，綠影依依。許漁火停橈碧陰，聽黃鸝弄舌，更不失彭澤家風耳。此主人不字桃而字柳意也。若夫一堤之外，荇藻交橫，竟川含綠。濤聲聳忽，煙雨霏微。撥棹臨流，無不率爾休暢矣。

### 幽圃

讓鷓池之南，有餘地焉。衡可二百畝。縱不及衡者半，以五之三種桑，其二種梨橘桃李杏栗之屬。莊奴頗率職。溉壅三之，芟雉五之。於樹下栽紫茄白豆甘瓜櫻粟，又從海外得紅薯異種。每一本可植二三畝，每畝可收得薯一二車，足果百人腹。常咏陶靖節詩，『歎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有似乎烹葵剝棗之風焉。故以名吾圃。

抱甕小憩

幽圃初開，督莊奴灌溉。憐其暴炎日中，爲蓋一茅以憩。主人亦時於此摘蔬啜果實，倚徙聽啼鳥聲，大有村家况味。顧安得於陵子漢陰丈人，共爲吾把臂友，與之語托業怡生之道乎。

豐莊

莊與園似麗之而非也。旣園矣何以莊爲。余築之爲治生處也。出園北折，渡小橋，近堤而門，綠疇在望，每對田夫相慰勞。時或課婦子挈壺榼往餉之，取所餘酒

食噉野老，共作田歌，嗚嗚互答。堂之後爲場圃。十月納禾稼，鄰火相舂，荐新杭，增老母一匕箸。及蠶月偕內子以居焉。採桑採繁，女紅有程課。場圃旁各數楹，棲耕作者。養雞牧豕，嗚吠之聲，達於四野。學稼學圃，余將以是老矣。堂之西有丙舍三，他日爲兒子讀書處。讀書於此，兼欲令其知農家苦。

### 梅坡

余園率以亭台勝，獨野趣尙少。於是積土爲坡，引流爲渠，結茅爲宇。蘋蓼蕭蕭，儼是江村沙浦。蘆人漁子，望景爭途。坡上種西溪古梅百許。便是林處士偕隱細君，栖托者。徘徊愛境，蓋謂此淡粧西子，足令脂粉削色矣。

### 海翁梁

從讓鷗池架梁而廊，下可通舟楫。讀易居所由以達四負堂也。夫余旣以池讓鷗，斯名不其贅乎？曾見史睡所載劉繼銓得芙蓉鷗，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不幾猶秦官之襲岱松哉。爲斯名也，夫亦代鷗洗辱，令其常與我相親，如青蓮



之所招耳。

試鶯館

海翁梁環向北面，餘片地，構爲書室，軒然池上。室成，當春日睨院弄舌，思以『聽鶯』題館。友人曰；『吾聞貞觀中有女子號試鶯者，其名甚韻，曷若舉以贈之。』余考真率齋筆記，玄散堂詩話，謝氏詩源，探蘭雜志，所載試鶯能佳釀，其與宋遷倡和，有『花箋製葉寄郎邊』之詩。遷亦以霞光箋，裁作小番書『人似楚山雲』句。不但名韻而事亦韻，以贈余館，亦奚辱焉。

歸雲寄

客遊之興方酣，有欲登八求樓者，必繇斯寄。蓋以樓爲廊，上下皆可通遊屨也。對面松風滿壑，如臥驚濤亂瀑中。一派濃蔭倒影入池。流向曲廊下，猶能作十丈寒碧。余園有佳石名『冷雲』。恐其無心出岫。負主人煙霞之趣，故於寄焉歸之，然究之歸亦寄耳。

### 卽花舍

四負八求之間一室焉。附堂而不借景於堂，面樓而不問渡於樓。池水北匯，至此益迂折。松逕下山骨峯立，皆以清波繞之。入歸雲寄，猶是支流數曲，及舍而方塘半畝矣。玉蕊胎含，與綠雪寄雲，共分香韻。倚欄靜觀，忽憶陳白沙先生咏茂叔愛蓮詩；『我卽蓮花花卽我，如今方是愛蓮人。』悠然有會，遂以作座右銘。

### 宛轉環

昔季女有宛轉環。丹崖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遊其間。卽有名山大川之勝，珍木奇禽，瓊樓瑤室，心有所思，隨念輒見。一名曰華青環。異哉人安得斯環而日握之哉。請以余園之北廊彷彿焉。歸雲一竇，短扉側入，亦猶盧生纔跳入枕中時也。自此步步在櫻桃林，漱香含影，不覺亭台豁目，共詫黑甜鄉，乃有莊嚴法海矣。入吾山者，夾雲披薜，恆苦足不能供目。茲才一舉步，趾已及遠閣之巔，是壺公之縮地也。堤邊橋畔，謂足盡東南岩岫之美。及此層層曠朗，面目忽換，意

是蓬瀛幻出，是又愚公之移山也。雖謂斯環日在吾握可也。夫夢誠幻矣，然何者是眞？吾山之寓，寓於覺，亦寓於夢，能解夢覺皆寓。安知夢非覺，覺非夢也。環可也，不必環可也。

#### 遠山堂

園之後，莊之前，兩堂相望中隔一樓，在園者將以四負名矣。在莊者方以倚傍林巒爲快，顧曰遠山何居？夫人情恆忻其所不足，厭其所有餘。余園奔峯浪舉，在几席間。日取石氣雲乳，作朝夕飽餐，則以爲司空見慣也。獨是北面曠覽，見渺渺數山，浮岩於秋淨天空之外。想當日文君眉際，不過若此。如得韻士，如得高僧，急起迎之，猶是在乍無乍有中，可望而不可卽也。此堂之所以有取乎此也。

#### 四負堂

豐莊內有堂三楹，臨流翼峙，主人爲蠶穀之地，而間亦酌犀兕以觴客者也。時金如玉先生，余所師事者。因余北築之癖，責之以書曰：『頃見尊園蓋有四負，君

處其三，弟居其一。君受國深恩，當圖稱報。卽退休林下，亦宜講道論業。日思所以匡扶社稷，澤潤生民。乃今兩年於茲，不務乎此而徒經營土木，刻鏤花石。逞一己之小慧，忘天下之大計。人盡如此，國復何賴，是謂負君。尊大人久依有道，旁通宗乘。購書萬卷，貽厥孫謀。光昭前烈，實在嗣人。今君年近不惑，位居台諫。立身行道，豈異時事。而此志未見卓然，但能踵事增華。此豈善述之孝，是謂負親。君天資敏達，賦性忠厚。允稱濟世之通才，堪爲入道之利器。又復天假之緣，師友之樂，不出戶庭。乘此一往事心，自當立躋聖域。而乃不自珍惜，與俗上下，與茲一役，流聞四方，僅羸兒女詫說，不顧有道者之攢眉。混明珠於瓦礫，棄良苗爲稊稗，是謂負己。君墮此三負，而弟過蒙道愛，許之直言。乃不能於未發之前絕其端芽。徒冀於已事之後救以口舌。恨正己之功尙疎，愧悟物之誠未至，是謂負友。嗟乎此良規也。余何幸而得聞此良規也。開園以來，皆振余過者。膏盲針砭，實惟斯言。然余旣獲聞斯言矣，不能如王仲寶立毀長梁，是益其過耳。先生以

余爲三負，余誠負哉。而開言未改，則所謂負友者仍在余，不在先生。名其堂四負，志余之益其過也。

八求樓

昔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人以求，八曰代以求。先子每師其意，窮搜博採，凡積書十萬餘卷。爲約以訓子孫，而備與言購書聚書鑒書讀書之法，亦庶幾曹氏石倉，任氏經苑，申氏墨莊矣。金雖喜讀書，極苦健忘，不獲如王仲任向市門倚櫬翻閱，輒能記憶。卽欲學魏甄琛秀才發憤研習，亦不能也。自吳中乞身歸，計得書三萬一千五百卷，皮置豐莊之後樓。鎮日摩娑，亦僅得我先君子構書之似而已。余聞李鄴侯架插三萬軸，子毓世封於鄴，爲隨刺史，歐陽永叔聚書萬卷，子棗能著述爲世清卿，下之至於趙括，人誚其徒讀父書，然亦尙能讀也。何古今人之度越，一至此耶。丁顛有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子孫。』以先子一生孜孜矻

屹，青緇世繼，余不敢爲他日之可勉也。庶以望之後人云耳。

祁彪佳字弘吉，號世培，山陰人。天啓進士。官右簽都御史，巡撫江南。

時高傑駐瓜州，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是日大風，攜數卒衝風渡。傑大

駭異，盡撤兵衛，會於大觀樓。彪佳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

「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此約矣。」後南都失守，彪佳絕粒，端坐池中死。

## 金谷序蘭亭記評

項煜

問錢谷與煙霞孰貴，曰煙霞貴。問殺軀與明哲孰貴，曰明哲貴。問豪遊與雅集孰貴，曰雅集貴。然則金谷與蘭亭之聲價亦懸矣。乃當時有以蘭亭况金谷者，而右軍忻之，將鶴雛而腐鼠之慕耶？抑論文不論人耶？曰非也。文末有不論人者也。卽論人而季倫實足右軍慕也。天下之富人多矣，率湮沒無稱，其有稱者，意不但風流文彩，亦必有深情一往，足以結一世之名人才士，而訂千秋之勝。夫崇之不割一姬惑也，夫崇之不畏強禦義也。推此義也，可以處君臣朋友之間，宜其身毀而名留，家碎而文傳也。且崇之非一切富人；猶右軍之非一切逸人也。夫右軍鏡清言之禍，而概想用文之日昃，痛喪亂以來無功可論，而願與朝賢思布平正，此何等心事哉。季倫之豪有豪情，可殺而不可辱，右軍之逸有逸情，出世而不遺世。蓋天下未有無情之士而爲名士，未有無情之文而爲名文者也。故夫二子之不同者識也，其同

者情也。求其同者見才人韻人之生氣，求其不同者，悟居身涉世之良軌。則金谷也，蘭亭也，皆千古之可與而可觀者也。吾獨怪以彼兩者之勝地也勝友也勝事也，而其文皆見黜於昭明，則昭明亦士之不及情者也。

項煜，蘇州人，字水心。崇禎進士。李自成陷京師，因強迫而受僞職。自成敗，入獄，以助餉得出。後走四明，土人執而沉諸河。



## 短信四篇

袁宗道

### 答梅開府先生

馬頭數語，略識英雄皮毛，寧夏之功，始見英雄面目。去年見龍湖談及足下，始得英雄神髓。英雄之難識如此。不肖近攜兩弟都門，時時劇談，間有一二語可聽者，恨不得請正足下耳。

### 二

三弟，愚兄弟中白眉也。阿兄頗心遜而私賞之，然自謂是瘡痂之好。豈期足下，亦偏嗜乎晉川，開口見舌，意見亦少，然不肖所取，正以其無意見耳。世之一生談禪意見熾然者不少，如晉川之脫洒，亦自可喜也。知足下眼空世人，然朋友實難，何可備責。愚兄弟寒燈劇談，概多孟浪之語，語繁非筆楮能盡，無由請正大方，千里同心，鑒之聲外，當不俟耳聞矣。

劉都諫

二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分袂，蓋無定矣。然諸丈道路脩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跼步之間，有若天涯，倍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釀，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恍如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奈何，奈何？仁兄宴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願奇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黃司業毅菴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譚，俱爲夢中事矣。仁兄坐臯北海內，青衿圍繞！叉手諦聽，鳴道覺人，建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略無短長之效，言之汗顏。手教遠及，兼之新刻，甚感高雅。展讀新課，不能去手。既羨海內奇士之衆，又羨法眼賞鑒之精。仁兄造士之功，此其一班矣。

袁宗道字伯修，公安人，宏道中道之兄也。萬曆十四年會試第一，授庶吉

明人小品集

士，進編修。有白蘇齋集。

## 短信七篇

袁中郎

### 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鷓鴣之鳥，不死於荒榛野草而死於稻梁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於衣冠，豢養於祿食耶？一疾幾死，幸而瓦全，未死之身，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辱垂念。忽承大士之賜，甚恰素懷，走欲言之久矣，謝不盡。

### 陶石簞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過一談。病夫此來，攜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家兄弟共之。

### 江進之

短信七篇

西湖桃柳之勝，綺羅之艷，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盡。近得陶石匱同遊尤佳。石匱甚稱吾兄，兩敘近聞。黃山有一異人，踪跡奇秘。不肖將遂往觀之。或卽渡江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參十二面大士，或從海道入雁蕩，上武夷，俱未可知。但有好山水，有米糧，一月也得，一年也得，不必安排。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沒來由。既已投却烏帽，作一刻自在人。尚可寫蠅頭手本，舊屬知縣字樣，污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此山人家窮算計也，一笑。

虞長孺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夜來讀之，至不能寢。何物無情，作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足耶？連日坐酒食地獄，稍得出頭，當攜舊塵毛來，與公對擲。二公真何氏兄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亂，不戒饑，二公見處，又高古人一着子矣。何代無奇士哉？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種閑淡，不敢輕易向官長道，恐冷却人宦情，當奈何？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於作官。草草奉覆，不多及。

###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怡如秋，葱翠如山之色，明媚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無已，不足道也。鄙薄不能屬和，奈何？吳越佳山水，登覽略盡，詩文又已成帙，恨不令錢郎讀之。擬卽往棲霞度夏，有興，能棹一舟相訪乎？

### 管東溟

澹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爲課。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聞五泄天目之勝，乃復支策而去，始知修行無過幻住者，流連月餘始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非議論，如甕中語日月，塚中語天壤，擔上語中書堂裏事。便勝得他，也只如勝得個促織，就輸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撒塊骨頭與蟻

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計量長短者哉。求正牘刻成，遂爲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墨箴可謂警切。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爲弦章。明日遂行，不能奉待，奈何？

袁宏道，宗道弟，公安人，字中郎。年十六爲諸生，卽結社城南爲之長，

舉萬曆進士，爲詩文主妙悟。知吳縣，聽斷敏決。公庭解事，日與士大夫

談說詩文。其詩矯王李之弊，倡以清真，時文稱爲『公安體』有瓶花齋雜

錄，袁中郎集，瀟碧堂集，解脫集諸書。

## 短信三篇

張岱

### 王謔菴年祖

向年搜青藤佚稿，年祖會語某，選青藤文，如拾孔雀翎，只當拾其金翠，棄其羽毛。某以年少，務在求多，不能領略。今見佚稿所收，頗多率筆，意甚悔之。今二集具在，求年祖大加刪削。某謂幕代筆，如白鹿表之類，悉應刪去。使後人追想高文，如王勃門鷄橄，其妙處正在想像之間，此某愚見及此，不識有當於尊意否也？幸踐夙言，以救前失。

### 與祁世培

造園林之難，難於結構，更難於命名。蓋命名俗則不佳，文則不妙。名園諸景，自輞川之外，無與並美，即蕭伯玉春浮之十四景，亦未見超異，而王季重先生之絕句，又只平平，故知勝地名詠，不能聚於一處也。西湖湖心亭四字扁，隔句對



聯，填眉盈棟，張鍾山欲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果有解人，真不能消受此俗子一字也。寓山諸勝，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處，無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難，而主人自具摩詰之才，弟非裴迪，乃令和之，鄙俚淺薄。近且不能學王謔菴，而妄敢上比裴秀才哉？醜婦免不得見公姑，覲焉呈面，公姑具眼，是妍是醜，其必有以區別之也。草次不盡。

與毅儒八弟

見示明詩存，博蒐精選，具見心力。但窺吾弟之意，存人爲急，存詩次之。故存人者詩多不佳，存詩者人多不備。簡閱此集，大約是明人存非明詩存也。愚意只以詩品爲主，詩不佳，雖有名者亦刪，詩果佳，雖無名者不廢。蓋詩刪則詩存，不能詩之人刪，則能詩之人存，則能詩之明人，亦與俱存，仍不失吾弟存人與存明之本意也。且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辨符檄，不能詩無害於人，不能詩而存其人，則深有害於詩也，吾弟以余言爲然否？

張倚字宗子，又字陶菴，山陰諸生，長於史學，年七十餘卒。著書甚多，有陶菴夢憶，西湖夢尋，娘嬾文集等集十餘種。

## 與高孩之書

鍾 惺

向捧讀回示，辱諭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復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至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卽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鏡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累。夫所謂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和盤托出，正一片婆心婆舌，爲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未

可強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自謂無痕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鍾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進士。爲人嚴冷，不接俗客。嘗官南都，居秦淮水閣。愛名山水，所至必遊，不及幽邃不止。晚逃於禪，說詩以幽深孤峭爲鵠，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古詩歸，唐詩歸，當時謂之竟陵體。有毛詩解，隱秀軒集，名媛詩歸諸作。

答金正希

譚元春

兩得吾兄書，汗出斗許。弟胸中雖有灑灑落落之趣，與世人入名利恩愛而不得出，入隳恙熱惱而不得出，似乎有間。尋常厭人沾泥帶水，喜一過而忘之。故伯敬諸子取其根氣，而恨其不肯學道。弟之不能學道，在弱而好弄，老而不衰，生平貪戀光景，極知光景朝暮更換，而實有所不能舍也。又見學道人愛官與我同，愛財與我同，愛色與我同，愛交遊玩好與我同。而自以爲學道，不知我不學道又在何處。及迫而問之，則曰：『此何礙於道，子真不知道矣。』弟愈不服其言，彼沾泥帶水，而我灑灑落落。沾泥帶水者而責灑灑落落者爲不知道，宜其不相下而生退心也。乃出自吾兄，則實修實證，無所大戀戀於世，而忍得住苦得慣矣。伸手接引，含淚下棒，弟獨何心，自甘昏沉。但不知兄所謂一刀了割者，是何刀法，一刀遂了者，是何了手？兄於所爲看經持咒參禪念佛，必當從一門深入。我輩亦有清淨時，萬念歇

下，覺此事不謬。而少頃事煩人雜，可笑可樂，神疲力倦，性命無歸，未嘗不悔而卒無一法遠此塵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此雜念真境。遠公以謝康樂有雜念，不許入社，弟嘗舉以自恨，而公安王以明累書相責，則言無雜念，不可學道，添我迷惑，莫如此語。畢竟正希急急討個了絕爲是，而不知何從使得了絕，則請正希示我一路。雖然學道未有不苦。楞嚴云，菩提涅槃尚在遙望，非汝歷劫辛勤修持，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恆河沙，只益戲論。正希新官翰林，文章人品，卓然一時，而此心斤斤悶悶，絕不知有數者之美，可謂能苦矣。弟則有不能者，雖不至取其光焰以自加，而未嘗不資其津潤以自美。方有惟恐其苦之意焉，而欲學道，豈不疎乎？且不知正希官翰林，文章品格，卓然一時，而學道之人，果真無礙於是否？雜念果盡隔絕否？反而求之，千萬再以報我也。弟非無知，強相排抵，亦實實求一消息於有道耳。至是，而弟之通身，又汗出矣。

譚元春字友夏，竟陵人。與同里鍾惺評選唐詩歸，古詩歸，因此鍾譚之名

滿天下。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爲時人所譏。有嶽歸堂稿，鵠  
灣集。

## 與山陰王靜觀

沈 承

沈郎家住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於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破邸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儂男子大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察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藝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逼人。適因徒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即以箋代何如？中有二語焉，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



道，仗兄削去。

沈承字君烈，號卽山，太倉人。少負異才。萬曆之季，古學衰替，而獨治經傳古文詞。天啓甲子，秋闈報罷，旋病卒。有卽山集。

## 與徐念儒

萬時華

山中秋氣佳哉！兄所得何似？天地文章，到處絢爛。溪山洞壑雲煙草木之間，尤自蓬勃。但我輩胸中無浩浩落落之意，便不能收之筆墨間耳。弟意况甚寥落，閑宵自處，憂來無端。因憶去歲此時，君兄弟策馬西山，弟亦抱影蕭寺，淪落之景，時來感人。且憶湖亭橋實纍纍，巨源時摘取令小奴遺我。今一甘之餽，遠莫致之，又惘惘也。蘇長公常謂四時之節，推寒食重九不宜輕擲。弟四壁悠悠，良愧斯語矣。

萬時華南昌人，字茂先。性至孝。以文名海內竟四十年，不獲一第。有既園集，詩經偶箋。

## 東吳伯霖先生

徐日久

昨往彰義簡點軍器，至晚纔得先生作讀之。正疲倦中忽地一身冷汗，漸離真不死也。侗初先生此舉甚妙，若得多採彙爲一刻，不知針醒世界多少瞌睡漢子，快極快極。園中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若花木之無長進，若須人奉承，若高自鼎貴者俱不蓄。故庭中惟桃李紅白，間錯垂柳風流。其下則有蘭蕙夾竹，紅蓼紫葵，堤外夾道長楊，更翼以蘆葦。外周茶黍，前有三道菊畦，雜置萼蔴玉膏梁，長如青黛。池邊則翠雲草波斯菊，被涯成繡。魚則紅白青鯉三尾紫斑，俯檻臨之，真如遠望美人。雖寂無聲息，殊可喜也。菓品甚多，但名不雅馴，其原本未易悉，不宜作妄語以應。至於牆外遠觀，尤堪點綴。刻下卽欲出門，草草不能盡述。且幅短書至紙尾，不恭之極，惟先生不罪也。

作者生平不詳

## 第後東德升諸兄弟

周順昌

計澗關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烏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鄉關之感。亦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茗數鍾，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甚至牽衣畫眉之態，俱恍恍欲似，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晝思夜結，良然良然。別後情景，大概可想。

今科繁費稍減，加以弟之省約，亦要得二百餘金。已去其半，此半竟無門可貸，真是苦事。然大率積習使然，第一人那能盡革，可奈何。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畫卯而已。天下事以虛文相蒙者，大半類是。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谷之數，天下幾何，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爲八股緣，用了許多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

也。弟職應司理，偶展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貧計富，計遲計速。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催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升沉遲速，何所不可。須知銀子取不盡，好官做不盡。予之角，去之齒，四其足，兩其翼，造物自有定數，安用營營爲。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有味哉！聞嘗以此意示之共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正甘心。獨怪夫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者，衆亦相顧大笑。

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榜中，偶得一真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白鬚挺立於冢宰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世人那一件不想做假，此人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鬚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卽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過我竟

日，揚摧千載，抵掌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減。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己訂交矣，四知己亦爲之快心否？百餘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病。一夕風雨破紙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青蓮云，『長安如夢裏，何日得歸期？』使我淒絕。合宅想清嘉如昔，三老伯謹以空函候問，曷勝愧汗。

周順昌，吳縣人，字景文，號蓼洲。萬曆進士。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後乞假歸，以忤魏忠賢，爲其黨所誣陷，斃於獄中。有燼餘集。

## 與吳衆香書

陳弘緒

季夏雷榮予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鑿校精密，劖劂不苟，誠案頭佳本也。唐人之集散亡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人，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諸人之書，尙存於今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傳之未久，終歸散亡。苟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眞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

傳止於今者，蓋亦可數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龐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祕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所考卷數正合，則是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祕之而不以示人，剗削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與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歎也。卽伯長一人惟其，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況於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於時，而況於候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受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



諒。

明人小品集

一〇二

## 高梁橋遊記

袁宏道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袁宏道見前

## 山居鬪雞記

袁宏道

余向在山居。南鄰一姓金氏隱於椽，愛畜美雞。一姓蔣氏，隱於商，從燕地歸，得一巨雞。燕地種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許，粗毛厲嘴，行遲遲有野鶴狀，婆娑可人。羣雞見之，輒避去。獨椽隱家一雞，縱步飲啄如常。玉羽金冠，娟然更可人。然其體狀，較之巨雞，止可五之一。巨雞遇之，侮其小，隨意加啗，美雞體狀雖小，氣不肯下，便躍然起鬥。巨雞張翅雄視，時欲卽下，美雞惟凝意抵防不敢輕發。於是各張武勇，且前且後，兩兩相持，每費余刻。巨雞或逞雄一下，美雞自分不能當，卽乘來勢，從匿巨雞跨下，避其衝甚巧。巨雞一時不知美雞置身何所，美雞從巨雞尾後騰起，乘其不意，亦得一加於巨雞。巨雞纔一受毒，便怒張撲來。美雞巧不及避，乃大受荼毒。余自初觀鬪至此，大抵見美雞或得一捷，則大生歡喜，且睜睜盼美雞或再捷而卒不可得。而亦終不想及爲之所，美雞將不堪。余正

在煩惱間，有童子從東來，停足凝眸，既而抱不平，乃手搏巨鷄，容美鷄恣意數  
啣，復大揮巨鷄幾掌，巨鷄失勢遁去，美鷄乘勢躡其後，直抵其家。須臾，巨鷄復  
還，追美鷄至鬪所。童子仍前，如是如是再四，適兩書生見童子諄諄用意爲此，乃笑  
曰：『我未見人而乃與畜類相搏以爲事也。』童子曰：『較之讀書帶烏紗帽，與豪家  
橫族共搏小民，不猶愈耶？』兩書生愧出，余久病未嘗出里許，世間鋤強扶弱，豪  
行快舉，了不得見。見此以爲奇，逢人便說，說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  
笑。說而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 事略見前

## 硯北樓記

袁中道

萬歷庚戌夏，中郎請安歸楚，卜居沙頭，得蔽樓葺之，名之曰硯北。余問其故。中郎曰：『普通人段成式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夫人生閒適之趣，未有過於身在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卽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日腴。及入宦途，薄書鞅掌，應酬柴棘，南北間關，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身，今幸而歸矣。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靜多，以自節馭。山水雖適，跋涉亦苦。此亦宗少文築室江陵，息影臥遊時也。然而寂處一室，又未能卽效寒灰古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鍛，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麴蘖之逃，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鶴何常之調，戴仲岳所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遺餘年，往時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伎之院，自云可以說法度人。白樂天亦解乘理，至

頭白齒豁，時攜羣粉狐往牛寄章宅中鬪歌，此有何好，而自云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遊雲幻霞，無所污染。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雪盛湯凝，火能銷冰，冰強火滅。出水垂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鋒。以此爲奇，是以漏脯止飢，白雪已濁也，吾必不爲。然則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不能周於天壤。區區惟委五欲，實可媿恥，掛冠神武，遂居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批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大士媿媿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人以爲謔，吾實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萬卷於此樓，作老蠹魚，遊戲題跋，興之所到，時復揮灑數語，以疏淪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定矣，此余命名意也，弟其爲我記之。』余曰，『諾』。遂退而次其語爲記。

### 事略見前

## 兔柴記

董其昌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  
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爲衣冠曹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兔柴記，其疏泉劖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是以乞暇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卽迴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筦鑰。作者遊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溫國者哉。是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遊於枕煙庭，滌煩磯，竹里館，茱萸泝中。蓋公之園可

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具，略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忘我，是爲異耳。

董其昌松江華亭人。字元宰，號思白。萬曆進士。天啓初，曾官禮部右侍郎。其昌天才俊逸，書法超絕諸家，獨探神妙，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人擬之米芾，趙孟頫。著有畫禪室隨筆，容台文集等書。



## 玉版居記

黃汝亨

鍾陵民儉，境以內山川城郭半蕭瑟，絕少勝利可眺覽。獨城南山寺名福勝者，去城里許，徑窄而僻，都無市喧。惟是苔衣樹色相映，寺殿亦淨敞可坐。前令於此，集父老或諸生五六輩說約講藝。而寺以後方丈地，有修竹幾百竿，古樹十數株。爲松爲檜爲樟爲樸爲蠟爲柞爲楓，及巴蕉細草間之。四面墻不盈尺，野林山翠，葱蘢蒼靄，可攀而望。六月坐之可忘暑，清風白月，秋聲夜色，搖搖墮竹樹下。間以吏事稀少，獨與往還，覺山陰道不遠，亦自忘其吏之爲俗。借境汰情，似於其中不無小勝。因出餘餒，命工築小屋一座，圍櫺窗四周。窗以外長廊尺許，帶以朱欄干。薙草砌石，可步可倚。最後隙地亦佳，覆樹似屋。據而坐，亦近乎巢樹鑿坏之民，而總之以竹居勝。卽榜竹爲徑，題之以小淇園，顏其居曰玉版。里父老諸生未始不可與集，高客韻士與之俱，更益清遠。間覓閒孤往，亦復自勝。不佞令

此地，無善狀。庶幾此袈裟地，爲政林下者云爾已矣。昔蘇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尚。至則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欣然有悟，蓋取諸此也。寺僧一二每見多酒態，不知此味，子瞻亦不可多得。嗟乎情境曠脉，雅俗都捐。亦烏知世無子瞻玉版其人也。別一石刻玉版居約，戒殺，戒演戲，戒多滋味，戒毀牆壁籬落，斫伐摧敗諸竹木，願後來者共呵護之。有越三章者，不難現宰官身而說法。工竣爲壬寅秋九月。

黃汝亨，仁和人，字貞父。萬曆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有天目記。  
遊，廉吏傳，古奏議。

## 也足亭記

陶望齡

吾越多崇山，環溪多植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蒙密延袤，恣日未已，大溪  
瀆然，時罽籬而出，余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畦畹連絡，以爲窄  
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玩於山溪者，日飽其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  
譽，輒更詫笑。而余北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則諸  
名園爭珍植之，數幹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兩叢特盛，余數飲其下，輒徘徊不  
能去。因自嗤物以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燕固然。而余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  
其爲燕之竹耶？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余向之所欲，意必深管廣  
林，縱廣其苞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  
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侈齎，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卽宋人語顏  
之曰『也足』。語余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袒坐，身足其蔭。闕而聽之，歛

歛然風，足於吾耳。良夕月流，疏影交砌，反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時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子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余曰：『子之言甚近於道，知道者有所適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勿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勿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爲繫者，其不能適也乃等。晉甫釋乎世俗穠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泉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近於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尙教之。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萬曆中會試第一，授編修。後起國子祭酒，因

明人小品集

母老固辭不受。有解莊集。

一一四

## 普陀遊記

朱國禎

由定海棹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蓄，宛然一個好西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衝。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左爲北洋，右爲象山邊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八十里。南夾近海諸山，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汜光月河可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卽蓮花洋。洋長可三四十里，過卽普陀矣。

### 二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卽見殿宇。本山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卽以右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甚昂。築石台，上結石塔。殿三重，甚宏麗，乃內相奉旨敕建。殿之辛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聳。巽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高。曳而稍東，一

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如海，一堤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汹涌駭人。東望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曰鐵袈裟，又東望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目閭尾，紅光盪漾，與天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概。若在半腰牽引，諸山宛如深壑。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異且險也。

三

大約山劈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卽普陀寺。轉後爲托，卽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庵者，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度不過三十里。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聞其中良田可萬頃，番禁不許佃作。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爲擾民而止。

#### 四

普陀是明州龍脉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而望洋者却步。卽彼中士民，罕有至者。凡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卽爲梁。橫亘可十丈，脊闊亦二三尺。際北有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於平地。其一行數步，微震懾，疑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瀏河口，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火莫盛於四月初旬，余至則闐然矣。却氣象清曠，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旋。又無處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卽以舟拖攔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



在其西，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卽驚動。波浪沸湧，壞舟。再西爲大衢，與長途相對。其西有礁無巖，不可泊舟。大衢在北，長途在南，相對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東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候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爲菲山，形勢巍峨，島灣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船東來者，必望此爲準。直上爲普陀矣。」

朱國禎，烏程人，字文寧，萬曆進士。天啓初拜禮部尚書，兼文閣大學士。有大政記，湧幢小品。

##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山以樹爲衣。山無樹，猶麗姝不得羅襦繡帶，而驕語綦縞，能發其驚鴻遊龍之態否耶？洞庭固嘉樹藪也。花有二時，爲梅爲梨。梅之盛，未知較光福鄧尉間何如。但見老幹苞香，糾錯諸塢中，後堡涵村爲最。往往團而續，不若光福亘而聯，疑光福差雄也。所傳冉頭梨花，則天下無雙矣。又聞黃家堡有一老桂云。冉菴四季山茶，傳爲冉里先生手植，吾何所取質哉。果熟爲橙橘，果娛口，非用悅目。乃談閩南鮮荔枝者不獨涎流，雙睫亦淫淫不自持矣。橙橘凜高秋之氣，肅然嚴冷，然深黃淺絳，遙映綠叢。如禮法大家未嘗不濃粧靚飾，而舉止矜重，隱身自蔽。清霜既醉，色韻成酣，間以銀杏之蒼姿，楓林之絳色，遂使明沙淨渚，別開畫圖，遠岫孤峯，轉增緜繡。此秋山一時之美，獨擅於洞庭，余所爲選時而踐也。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近亦不下數十年。寅朝曦，攀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爽籟之清風。

卽水遠不開湍瀨，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豺虎嘯，嚶然而蛟螭唼，此皆松之餘韻也。松莫盛于天王，莫古於華山。若包山水月，則晉楚齊秦之匹，惜未見羅漢法喜諸松耳。松之爲龍攫者二：一在徐文敏視墓，由趾貫其巔，傷痕如剝，樹夭矯自若；一在上方塢，欹臥橋上，若推仆不得起，作臃腫支離態，而鬚戟怒張。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故松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何同偶相軋，豈亦惡其似龍者耶。爲雷劈者一，則松台孤松也。雷火削去一枝，當是助乖龍爲虐，而老幹未戕，馬遠筆意故在。栢則華山寺前側栢兩株，高僅三尺，枝匿葉掩，有瓔珞莊嚴之相。天王寺古本一株，百餘年物矣。枝枝向佛，若合十皈依者。玄奘歸而松枝轉，孰謂無情不說法也。爰告主林神，當爲摩頂授記。而余譜佳樹，多取喻美人，故當以禪納終。

姚希孟吳縣人，字孟長，萬曆進士。授翰林檢討，因黨禍削籍，有循滄

集。

## 淨業寺觀水記

王心一

長安以水爲奇遇，每坐對硯池孟水，與天光相映，便欲飛身溟海，一泝洪流。而淨業寺在都城之北，面臨清波，汪洋數十頃。兩涯之間，幾不辨牛馬。而一望鏡微，直令人心一空。招提金碧，與林木森竦，時時吞吐水練上。卽此便是方丈蓬丘。予厭苦塵污，一日舍輿循涯而步，見有敗荷如蓋，餘香乘風，來撲人鼻。忽木魚響歇，隔林笙歌，隱隱出紅樓中，覺耳根如洗。轉視昔時從馬騷間聽傳呼聲，頓隔人天。已而穿蘿尋徑，復有小築，自爲洞天。四顧竹樹，交加成帷，更爲奇絕。予乘小酣，暫憩草榻。爾時欲有題記，覺我寧作我，不可更著名言。頃則西山落日，斜挂樹杪，如輪如燭，返照水面矣。歸來抱膝對硯池孟水，餘興欲勃，便欣然神往，遂漫爲追次其事。倘他日乞得冷曹借吏隱閒身，再爲覓句以志勝事，當不負此佳境也。

王心一吳縣人，字純甫，號元渚。萬曆進士。天啓間官御史。工畫，做黃  
工望，得其神似。

## 汾湖石記

葉小鸞女士

汾湖石者，蓋得之於汾湖也。其時水落而岸高，流涸而厓出。有人曰，湖之涓有石焉，纍纍然而多。遂命舟致之，其大小圓缺，袤尺不一。其色則蒼然，其狀則巖然，皆可愛也。詢其居旁之人，亦不知誰之所遺矣。豈其昔爲繁華之所，以年代邈遠，故湮沒而無聞耶？抑開闢以來，石固生於茲水者耶？若其生於茲水，今不過遇而出之也。若其昔爲繁華之所湮沒而無聞者，則可悲甚矣。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花木隱映，池臺依倚，歌童與舞女流連，遊客偕騷人嘯咏。林壑交美，烟霞有主，不亦遊觀之樂乎。今皆不知化爲何物矣。且并頽垣廢井，荒塗舊址之跡，一無可存而考之。獨茲石之頽乎臥於湖側，不知其幾百年也，而今出之不亦悲哉。雖然，當夫流波之衝激而奔排，魚蝦之遊泳而窟穴。秋風吹蘆花之瑟瑟，寒宵唳征雁之嘹嘹，蒼烟白露，兼葭無際。釣艇漁帆，吹橫笛而出沒，萍鈿荇帶，雜黛螺而繁

覆。則此石之存於天地之間也，其殆與湖之水冷落於無窮已耶。今乃一旦羅之於庭，復使壘之而爲山，蔭之以茂樹，披之以蒼苔，雜紅英之璀璨，紛素藥之芬芳。細草春碧，明月秋朗。翠微繚繞於其巔，飛花點綴乎其巖。乃至檻檻之間，登高台而送歸雲，聽軒之際，照遐景而生清風。回思昔之嘯咏，流連遊觀之樂者，不又復見之於今乎。則是石之沈於水者可悲，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若使水不落，湖不涸，則至今猶埋於層波之間耳。石固亦有時也哉。

葉小鸞字瓊章，一字瑤期。貌美工詩。字崑山張氏，將嫁而卒。七日乃就木，舉體輕盈。家人咸以爲仙去，有返生香集。

## 泊舟種花溪記

陳子壯

屏居無事，挈雙僮攜一小榼，一琴，一簫，一茶鑪，汎小舫於芙蓉洲畔。將尋李小灣，未數里，小灣亦駕一葉尋余，遇於五雲橋下。是日風泉霽淨，秋光如美人。小灣大有佳意，急命泊舟沽酒。不知所泊岸，卽花人種花溪也。新菊數枝，已出籬落。蘭英近水者，半爲溪草所沒。余命僮子采采來獻，小灣喜甚，爲誦秋蘭一篇。余曰：『時花方好，得無微覺芙蓉老乎？』蓋先是讀小灣生日詩，多稱衰老，至是知余欲有諷也，笑執余手曰：『子芙蓉亦幾幾有醉色矣。』余喟然而歎。憶李北海牡丹詩：『祇恐東風易搖落，一枝傳向畫中看。』夫人之於詩也，骨法嶮峻，少不如老，豐姿秀嫵，老不如少。子少年時，錦溪橋上，曾經幾調脂染碧澗粉研青，今豈遂亡之乎？小灣起，嚼蘭釅酒，繞船而行，眉宇若有動者。遂漫書記之。

陳子壯南海人，字集生號秋濤，萬曆進士，授編修。天啓末典浙江鄉試，



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初起故官，遷禮部右侍郎。以言事除名下獄。有雲滄  
集。

## 記遊

陳仁錫

吾每登金之妙高台，焦之吸江亭，北固之三山樓，青冥落地，龍江無色。不知一片熱世界，失在何處。玉兔爲兩，金烏作雙。低回於明鏡中，若遠若近。而琳宮紫刹，飛廊舞磴，爲之色矜。嗚呼，所謂蓬萊，方丈，瀛州名掛圖籍，而試以此律，其實無繇也。然古今遊三山者，咸便帆過舫，稍稍載筆延討，輒以傲人。是以皮相山靈，貽辱非淺，如此遊山，與未遊等耳。數年前，聞風結想，幾深夢寐。及遊則裹歲糧，攜同心一二，奇書數種，嗒然居之。雞五喔後，急奮策孤往，據絕頂最高處。細觀雲之往來湊合，度水入林，含崖吐谷，或白衣，或蒼狗，或橋梁，或車蓋，姿狀萬出，應接不暇。日始升，則迴視日所矚處，隱躍晦顯。遠近濃淡之奇，畢在林巒相錯時。及反照，靜看落鴉帆影，出沒長江之致，不以丹金五色爲奇也。大雨後短衣狼狽，趨亂擊重泉間觀水，勢不能直行。躍舞飛鳴，與山爭奇於一

隙之內。春時花未發，先課數詩，商擬開時景色。及爛熳，離花數百武，擇危樓傑構，置酒憑欄，與客指點霞封綺錯之奇。秋則山水本色，譬猶病客乍痊，動定閒靜，又如醉士臥起七碗茶後也。奇石露奇，怪木呈怪。江之形澄以遠，泉之響悠以調，真堪歌李青蓮絕句數首消之。此蓋三山之勝場，古今遊之所不及也。迴視蓬萊方丈瀛洲，失覈負名，不可大媿耶！

陳仁錫長洲人，字明卿，天啓進士。授編修。以不肯撰魏忠賢鐵卷文落職。崇禎初召復故官。仁錫講求經濟，性好學，喜著書。有四書考，史品赤函，古文奇賞諸作。

## 寒山記

胡應嘉

趙凡夫廬墓，自觀音山左折十餘里，折窮而累垣如峽，峽窮而酒帘招搖其旁。板扉雙合，排扉而入，凡夫小宛堂也。梵書插架，棐几竹榻，光潔可鑒。堂以內樹石如鐵色，蘿蔦是依。頃之，凡夫方袍岸幘，出以肅客。軒軒如舞鶴翔鷺，簡邁世局，居然成一隱格也。小宛東砌下，闢門以往，則凡夫所鑿爲沼爲台爲榭，以翼墓者也。沼環山足，前二以堤，雜樹夾之。菱藻蓴荇芙蕖間生，敷芬疊翠，沉浮池際。山足麗沼，唇吐齒齧，嗽軀互奪，不一其勢。迤邐北引，短虹跨焉。水激石堰而抵極於沼。青霞榭則馮沼所築，周遭桐楸，可得三十許株。清疎映人，到此未有不襟開神明者。灌畦之蔬，摘園之果，俱味在人外。主人不厭客，清言弱塵，楚楚不倦。自言此山素爲榛叢滅沒，寸石尺水，皆經力琢而位置之者。山不知何名，字山以『寒』而碑之志之，自凡夫始。吳閩之間，歲與虎丘天池，馳聲城外矣。所恨三

百畝，皆石骨鑿成，無長松修竹，可爲棲蔭。而凡夫衣着器物，猶有吳下風氣，稍異荷蓀荷蕢之隱耳。錢受之爲余言，凡夫先世作匹練水，激流千尺，白波跳沫，洶湧成音，不減天台石梁也。觀者市集，不堪其囂，遂削平爲咽石之堰，余不及見，復爲悵惋。

胡應嘉沐陽人，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隆慶中因劾高拱調建甯推官，屢遷參議。後聞高拱再相，驚怖而卒。

## 頤珠亭記

梁雲構

余於客歲孤處於此，且三閱月。明發在念，蓼莪生愁。景會偶觸，不覺泣數行下。而形且孑然，而影且覓然，而興且索然，更何心於吟嘯哉！今余之與宗泗來也，而余之沉疴已洗矣。乃洒耕雲堂，復除書畫。其東闢地闊丈許，築土爲名，其前疊石爲山，其左曲甃爲檻，名其台曰嘯雲，山曰玉龍，余與宗泗憑檻而觀焉，自謂藐姑射不如也。堂之西，鳩匠爲曲房以通內寢，其中又小構一室，大如斗許，題之曰愛廬，實古籍其中。青萍綠綺，懸之壁上，軒窗窈窕，几上有石一拳，甚聳秀。礪硯有若干仞，旁有博山爐，熱龍涎其內，篆煙裊裊，有若在雲霧中。余興少至，按徵一撥，不問其韻不韻也；披劍一舞，不問其術不術也。再西，舊有一孔道，稍除治之，亦僻亦靜。其盡處欲結一茆，榜有『別有天地』，而今尙未也。荆扉雙開，有一樂地。松蒼柏古，苔厚草深，中有一亭，故張氏之遺也。頤垣蝸篆，歸

然林莽中。幾經風雨，不能殘破。己酉余葺茅覆其上，再闢其制，爲幽欄曲徑。命童子藝花種蔬，堦前之草不除也。其南又築一臺，狹而長，可迂步而望蕙葳焉。上有危石一片，目之曰『小飛來峯』，亦時可寓目者。臺之東，治隙地一區，將以搆『風樹館』焉，而今尙未也。余與宗泗偶讀倦，輒拋卷而來，唱唱唱唱，形踪兩忘。或飲濁酒數甌，或歌唐音數章，以放浪身世之外。醉則倚頷珠之亭，相顧而笑。問其所以笑，二生不知也，旁人亦不解也。每於此際，覺吟興勃勃，染翰一揮，僅以自鳴其天籟，初非有意爲詩也。隨所污之紙，投之瓢中，不數日滿矣。子曰，古人書蕉之事，千載以爲美譚。旣無蕉葉，敢質之楮先生。先生曰：『諾，我其爲爾記之。』

梁雲搆，蘭陽人，字眉居，崇禎進士。後降清。

## 艾園志遊

梁雲構

少參公年未強壯，卽投簪歸里。鵝冠野服，餐松餌朮，徵車相望於道，而東山蠶屨，林間之外無痕焉。蘭渠子雅有父風，煙霞之嗜尤篤，早謝去舉子業，不復作噉名想，里名之前則考槃在焉。其徑，則九嶷山陰，縈迂萬狀，應接不暇。其池館則輞川茗溪，漻沆浩淼，令人有水一方之思。其樓閣則臨春結綺，恍乎蜃氣之凝，不可迫視。其台榭，則姑孰章華，映帶參差，皆可以脫步履而盤踞不去。其境區則蓬玄姑射，譎幻起伏。玩者涉之而欲仙，回首憶之而若失。而且曲房邃啓，軒窗窈窕。貯書藏琴，室各異態。竹木蔭翳，卉草妖妍。亦有別徑異塢，若後宮三千，分姿鬪勝，曼立而待羊車之幸者，而可彈可拜，更可沃之以酒，而玉山不頽者，其石耶。清唳薄雲，玄鼈而躡躑者，其鶴耶。管絃遞奏，儼然一部鼓吹者，其鳥耶。淺瀟出沒，聞人語而湧金浮丹者，其魚耶。輕衫垂髮，按紅牙而林鶯爲愧者，其歌童



耶。蘭渠子抱膝於此，偶伊吾興至，書喜騷，詩喜靖節，金石之聲琅然振響。倦則按徽一鼓，好作梁甫吟。童子煮酒竹下，灶煙嬾嬾林薄間。出而摘瓣嗅花，促汲灌樹，或令園丁荷鋤從之，誅淫草，築菊畦，封蘭畹。或攜雙柑斗酒，坐石上，聽黃鸝間關弄舌。飲微醺，便推去。或攜雕胡鳴榔聚魚，傾而餌之，或橫竿出魚，已復舍去，大有濠濮間致。揀童子髮覆額者，使象鶴，狎而調之舞，一舞而長袖短髮，與縞翎朱頂，軒輕婉轉，徒倚觀之，殆爾鷗志。或令歌者奏其傳奇，標新領異，則又以若下佐之，清都別世，佳賞絕俗，睨之十步之外，蘭渠子其神仙中人歟！少參公從菟裘婦，一筇流憩，蘭渠子著彩衣發酒徵歌以娛之。而東陲烽燧之搶攘，中朝雨雲之翻覆，西疇耘播之憂惶，曾無掛其眉端。廣韻遐襟，所謂遺世獨立者矣。蘭渠子雅愛客，客之來遊觀者，追傍留連，若置之岱嶼圓嶠，多令作天際真人想。時宗候數輩棲遲累日，不能盡其勝。歸而清音在耳，芳馥在衣，拂之不散，刺棹而返，疑從麟鳳洲中來也。溯暮不能已已，邀余各載一瓶酒，再涉其趣。恐星鏡月

斧，締構復出，好花嬌鳥，點綴愈奇。舊時遊覽之地，今又不可復識矣。

## 青玉舫避暑記

關士奇

壬戌之夏，潭公再至桃源，諸子羣聚，步中散之青玉舫。茶闌酒半，分韻成詩。或藉草，或倚樹望，或眠冷石，或弄涼水。浴已還坐，或爲懊惱狀，尋詩路如不卽至。或拍手大叫，喜得勝語。目不識主客，人不辨冠履。午日砲烙，而恂然悅然，不得暑之所在，余謂此彥會也，擬以河朔，非專於酒，擬以感涼，非專於風。卽佛氏作水想作冰想，作琉璃想，散百千寶光，演無常無我之樂，未免有待之爲煩。若余等對此萬竹，羣葉互扇，無故成風，積綠睡人，不時出雨。辭醉鄉，入槐國，坐止言笑，無常人理。不必分風於蟬，學泳於魚，似反以暑爲窟宅，而有術遁於其者也，名曰『暑遯』。兵家五遯，六害五氣所不能入。若浮李沉瓜，斯爲下策耳。李白詩曰：『但得醉中趣，勿與醒者傳。』細語潭公毋廣之，使後世傳吾輩暑中遁甲也。

闕士奇湖廣桃源人，字謁公，崇禎進士。知南安縣數月，以艱歸，杜門著書，絕意仕進。有蝌蚪詩，餘仙草，闕也草，郎當草等集。

## 遊僊都山記

陳子龍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室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二峯卓立。一顧而直，一短而偃，皆有面手，曰婦姑峯。溪流清冽，淺不行舟，深不渡馬。橫立石柱，布級而越，有堂焉，憩之。堂之背，多怪石，若舞人，若臥獸，若枯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爲陽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躡梯以登，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垂~~而~~而下，其一邃仰，乳從隙中垂垂欲~~注~~。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四射穴中，初陽所繇名也。石多記刻，惜磨滅不可讀。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圯矣。有鳩鵲鳧鷖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漾沫，遊人濯手，則驚人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壁出其右，巖兮若削，隕兮若崩，色頽而理疎。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畝，高人雲表，不測其切也，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

之，然未詳，是爲鼎湖之峯。紫燕數萬，棲集石罅。其頂多松柏，從下望之，若莎草，若叢樹。道士曰：『冬月枯槁，墮拱者五之矣。』其上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卒莫得而陟也。旁爲童子峯，豐下銳上，徑圓如苞筍，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壓于鼎湖，不中髻椎矣。步虛山于鼎湖爲屏障，其上羣峯森列，若周廬羽衛，設如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欹冠者，黛碧紺紫，參差嶸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余遊僊都，未涉五之一也，而奇若是。然吾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歎觀止矣。』

作者事略見前。

## 耦園松樹記

韓 詩

耦園者，故兵憲來公陽伯之所築也。公天姿豪俊，遊戲墨苑。擅蘇門之清讞，步華陰之神霧。每奏一技，風流駘宕，世咸推阮咸謝靈運之座。性嗜麴蘖，飲必達旦。其爲孝廉，便搆此園。園中名花奇石，釣渚棋坪，皆公醉舞婆娑之地。然每與客箕踞，或灑翰潑雲山半幅，則遲遲盤博松下。吾鄉不多松，卽有一二見於幽林僧菴，又大不盈尺，皆來自晉，俗云白孤松也。會城惟保邸有兩粒松。霧雲鸞鳳，聲如環珮。萬泉謾謾，遏於霄際，但恨其寡。秦寢有松二百餘樹，或偃或蓋，或撐或竅，或蒼鱗舞漢，或仙掌拍歌，蟠曲萬狀。而下眠長年人，琉璃銅駝，荆棘盤抄，過之但使人氣盡，只妬其多。耦園松園半畝，姿度修遠，白日半寒，青山寫照，又雜枕溪流，聚於石砥。俯仰之間，俱如物外。故余稱吾鄉松，耦其最。地不更敞，臺不更小，安頓宜也。博山焦尾，名帖丹房，點染宜也。主人舞觴而醉客，

山僧歛坐以談經，遭際宜也。落花點翠雲之茵，明月乘翩躚之鶴，態致宜也。至於雪攢紙窗，影寒秋響，際微月，觸耳觀，公皆拾而入之詩，脾畫稿中，與天目虬枝，石橋仙種，共作老人手中龍矣。公不負松，松忍負公哉。友人溫與亭云：『陽陵劉太常頗愛松樹，不遠數千里，輦植其家。每一松下，臥以英靈壁石數拳，今太常死，其松無有來觀者。』

韓詩，崇禎舉人，三原人，字聖秋。入清官同知，有學古堂集。



## 相公墩記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於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上視，形爲最下。然春夏水起，四面瀾森，而墩固突然其中。歲大水至於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也，當非妄語。墩故有寺，荒寂已久。萬曆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者，益廓治之。高開蘿廊，垣街上接。又叢條森植，環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爲吾郡獨絕。余遊墩者，二十餘年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或淹至數月。雨晨月夕，登閣而望，水煙吞沒，至不見涯際。指視郭屋，蒼茫數點而已。又嘗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空中飛行絕跡。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楹前，危桅指於簷隙。坐察聲勢，意恐身危。而鐘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

若有若無之間。故墩無西湖之艷冶，其空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而有雲崖石屋之幽，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者，舉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余也。一日明僧請曰：『余豈獨習墩者，使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余感其言記之。

吳應箕貴池人，字次尾。善今古文，善氣橫厲。有樓山堂集，讀書止觀錄。

## 遊焦山記

李天植

京口三山，當南北舟車之會，騷人杰士過之，未有不遊。或江山助文酒之雄，或文酒發江山之氣。而金焦北固，遂爲憑高選勝把酒賦詩之場矣。余謂山趣不同，遊情各異。如北固弘覽三方，金鯨稱尊四面。登攀之概，無踰此者。若東家焦，近不北固，麗不金山，而祇以憑高選勝，把酒賦詩了吾遊事，吾其慊乎哉。吾觀山以焦名，顧名思義，要使我懷人弔古之思居多焉。漢末鼎沸，英奸互馳，斯時宇宙，真如百川倒而狂瀾橫者，不有高人逸士擺脫塵埃，而棲玄默以陰寄其挽回彼滔滔者，安所底耶。如鹿門採藥之遊，遼東皂帽之避，各自出手眼，另闢乾坤。而先生乃以不夷不惠疑仙疑乞之身，上不金，下不固，蕭然高寄於幽奇孤絕，從來不名不號之山。三詔不出，一言不交，彼叢經杜恕輩，烏知先生之心哉。彼蓋以其身當衰世之末流，而姑借此一拳之石，砥百川而障狂瀾也，寧必舍此而他之。至於今茲山

之靈，藉先生以傳，則豈惟當世不可無先生，即千秋而下，猶不可以無先生也，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寧遽出桐江一絲下哉。嚴處其盛而焦處其衰。名同代殊，其特世之功一也。故登其高，可以仰先生之高風焉；臨其深，可以想先生之深心焉，如先生者稱漢處士足矣。而侯之，而公之，被冠裳於草野，賁綸綵於烟霞，何其報先生者隆，而識先生者淺也。余遊茲山，登焦嶺，探三詔洞，令人徘徊而不能去。若夫吸江亭，浮玉巖，松寥閣上，憑高選勝，把酒賦詩，此騷人傑士之遊而非吾之所爲遊也。

李天植平湖人，字因仲。崇禎舉人。國變後，賣文織筐履以佐食，以羸餓死。所著蜃園集，已佚。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有傳本。

## 雨後觀韓子詩集記

杜 濬

金陵有二客，一聖秋韓子，處潭水上，一子臯杜子，處臺城下。二客遊處若兄弟，驩無淡句不相見也，有之，則於今歲之五月。是月大雨，爲故老所僅見。其雨無注，直倒傾迸下耳。凡水倒傾宜立盡，而是雨碎礫澎湃，無呼吸間斷，至連二十餘晝夜。則百堵俱仆，以助其聲，如屬耳瞿塘，震驚不絕。雷霆狎睨，鼃蚓放肆，橫流莫禦，短垣盡撤。雖內外相望，而咫尺無路；雖爾汝相對，而告語不辨。維時杜子踞坐危石，西向望注，念久別韓子，忽顧見波流中若有人負重而泅以濟者，則韓子遣力餽米，纔一通問無恙焉。然雨固自如。竊計此生與韓子長當索處，沈霾昏墊，無復覩白日時。已而忽白日，杜子則驟然以喜，曳杖而出，見亂流之歸於壑者，深潔然其立盡歟？吾聞子臯氏之言如是。迤而南爲北門橋，屠沽紛然，操作一新。然積雨之後，腥羶愈不可耐。趨過之，折而西出，行一小巷，巷盡爲曠野，草

樹彌空，如綠雲掩冉，煙流其上，泉貫其下。俯視碎日金沙瓊瓏，爲之心目交暢，行之惟恐其盡，從此數里，升降綠中。陡一崗望見潭水矣，向之窈然而深者今在人履下也。然滿而不溢，有隱者之德，雖陰霖稽天，庸能害是乎。吾愛之敬之，徘徊良久，然後取微徑，瞻獨樹，韓子之廬斯在，韓子之人斯在，相見而喜可知也。於是爲余酌苦茗，炊脫粟，酒四五行，縱談極歡，然余心怵怵覺尤有異。韓子乃徐出其自定詩集十種，授余觀之。余察其言，深靈警奧，傳世復古之道具是，乃蹶起而握韓子手曰：『凡余兩人之所以不終於沈霾昏墊者，其以是物乎。雖有他樂，吾不敢觀。則今日之遭，可賀也已，亦可記也已。』

杜濬黃岡人，字于皇，號茶村。明季諸生，入清隱居金陝不出。詩文豪健，有變雅堂集。

### 琉璃盃雙紅魚記

黎遂球

琉璃爲盃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懸於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於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遊於空虛，又不知其爲影爲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爲人玩，魚則何樂。是烏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其幾何魚，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然之富貴。爲詩賦，弄筆墨，以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列。能者爲之，不能者強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爲可通，幻焉而自以爲真，困頓焉而自以爲猶多餘地，渺小焉而自以爲甚尊。且夫人之遊於世中，何必其不然，而亦何必不然。崇禎歲壬午粵燈事甚勝，有鬻是而綴以綵

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爲林池草樹，而以爲遊觀之戲者。予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夫得道者。

黎遂球番禺人，字美周。崇禎舉人。杜門著述，肆力詩古文辭，善畫山水。後與其弟死於軍中。有蓮鬚閣詩文集。



## 湖光山色記

英承科

宋聖簡爲余兩弟設臯比於挺秀堂，時爲余談包山勝概，鵬寰中第一，余時神往。謂他日一了經生債，便當買扁舟，浮沉七十二峯間。庚戌值勞母喪。中秋四日，宋玉汝致柬相邀。『夙知主人病懶，不履戶外，謂此行不諾，不鈍漢耶！』卽飛棹楓江，與玉汝聖簡同野步，得新月。初六發舟，舟如葉，不飾以帳，雨絲絲沾衣也。旋霧，則相顧色喜。風利揚帆，浪花如雪。看點點青螺，遠近濃淡各殊。午後抵西山，作弔勞母。雨宿仲際書齋。齋後植千橘，前短垣不踰數尺。蕭蕭風雨，牆角芭蕉聲，亦復作惡，終夕少睡。醒而山容樹色，忽落枕上。簷際便蒼煙白雲，與古藤新篁相映，不欲舍去。俄而仲際蒼頭持柬招飲澗紫山房。址俱依巖石高下，後層巒，而臨曲水，汨汨有聲。隔畦爲平田若干頃，遠山修林障之。晚霽，步天王寺。松蘿夾道，初疑爲鬼宮。偕同遊者逶迤而前，而主人亦已攜酒肩枕簾相隨。抵

寺門，一鉤已掛佛宇矣。是夜，宿覺如僧舍。

翌晨，主人實綠醕玉粒，壯遊色。無怒濤激湍，舟如行平鏡中。正如所謂『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也。登石公諸巖，劍樓險峭特甚。兩旁賴石隙可以容手。下則石屑支履，前者上，踵之者額抵其距。歷歸雲洞，一線天，聯雲障，石梁。臨湖有石灘，背奇峯危壁。前湖光千頃，眺眼一空。主人布茵其上，百倍廣虎丘千人石，有石如拳者，去石丈許。戲與元明涉水踞之，欲仙去，沾沾自喜也。時坐灘以足迎湍，灑至其暫，相與起舞，輒滿引巨觥。因笑吟云：『一杯聊浪跡，千古涉潺湲。』抵消夏灣，吳王年年與西子泛舟採蓮之所。今則爲斷煙荒草，獨其湖外藏湖，與西湖風景，大略相似，而疎曠過之。甫拍岸，則舟從百丈菱花中入，扣扉投蔣氏。蔣昆仲二，大好事，至輒具雞黍供客，情禮倍至。黃昏雨甚，同遊相顧快。欽介夫出扇索書，蓋亦探客無聊，假中書居寬悶懷耳。暫登清音閣，閣係嚴氏建。啓扉則縹緲山障其北，諸峯頂巖然，而縹緲巔獨受雲迷，則峯於湖中最傑也。

其旁毛公壇，差得頡頏，猶遜，而左峙如侍婢然，白雲故冉冉其上矣。同遊俱指縹緲，誓必陟，即不得下睹七十二峯，攜得山雲滿袖歸，不大愉快乎。晚借覺甫，懷泉，元明懷袂直前。逢山樵問途幾許，指白雲深處，則復屏息往。至則同遊去尺許不相識，巾袖俱如粘絮。看縷縷樹間，蜿蜒吞吐，頃刻異狀，幽咽不可忍。遂却。却才數武耳，而白水青崖，依然如故。見翠黛山山落，煙蕪塢塢低也。主人從山腰問遊何如，謂雲巒不如晴巒勝耳。余曰：『故佳，景不難晴得也。』時時遊目已飽，歸興已濃，急作歸計。一路蕪蕪掩徑，修林布幄，正袁石公所謂一巒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圖畫。從懷泉指點，委蛇而前。懷泉獨會心，吟『空山夜夜寒』。經薜蘿未登，歷松徑，看二羅松大台圍，古枝如盤龍蹲豹，徘徊久之。舊有古刹爲福圓寺，已燼。小沙彌開雲出茗供客，以天暝固止客宿。不可乃歸。同遊者謂此遊僅僅得石公消夏縹緲未快，若某某若何勝概，俱未遍覽。余曰：『盡則安能，要須有興會耳。不有一几一室，而五獄之勝，可臥遊有餘者乎！』抵楓江，則

江村漁人矣。宿宋晉吾齋中。同遊則宋玉汝，宋聖簡，許覺甫，熊元明。  
作者生平不詳

## 彈箏記

蘇 桓

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擊劍飲酒，豪聞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余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間，三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冀彈數柱，辭再四，則列幃座右，爲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煙雨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然憫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倨，顧獨慕環，費萬萬緡，求環彈箏，環彈數聲，卽起去。田思其色技，不爲怪，且曰箏固如

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于絃，不知者若以爲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達合。但連絃並撥，兩鞞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夫，箏一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者所聞，纔經數歲，梁姬已沒，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作者生平不詳。

## 花捧閣記

朱 徽

距城西南可里許，有古禪林曰福勝寺。寺頗宏豁軒敞，門蕪迴衍，殿宇巋然。環城內外梵刹約可數，惟福勝最著。殿後有園，園多茂林修竹，間以杉松。每入其中，翠蓋攢天，濃陰覆地。籠葱之景，與夫清遠之韻，襲人衣裾。憩坐少頃，頓覺躁念消而浮情釋。耳根訖淨，清風颯然。衆葉齊鳴，竹參差互擊，如戛琅玕，與梵音鐸聲相雜。當此之時，不復知身之在塵世也。然則茲地非有崇巒疊嶺，足供躋攀，非有廣澤平原，足寄遊眺，又非有怪石奇葩，足延賞玩。徒以檀欒之態，婀娜舒拂。蒼鬱之幹，盤錯偃仰。上逗日月，旁引風雨。貫四時而不彫，亘昏曉而異色。往往增騷人之幽思，而助雅士之逸韻。一往而深，不知其盡，則寺之勝，惟園爲最，園之勝，又惟竹爲最矣。先是武林寓庸黃公覽其間曠，闢榛蕪而構亭焉。命曰玉版居。每視事暇，輒角巾獨往。一觴一詠，自謂不減古人。好事來遊者，競相

標致。福勝之名，蓋自茲始。及黃公去，幾二十餘年。而棟牖傾圮，垣塹湮墮，向所爲墨客詩人吟弄之處者，乃盡爲樵夫豎子所踐踏而不之惜。林木疎落，竹數竿存耳。今皖城石雲王公來蒞余邑，民安俗阜，繼以豐年。案無積牘，園無滯逮。庭無猾胥，鄙無豪民。邑中利弊，無大小難易，知無不舉，舉無不當者，凡公所爲皆子孫久遠之計。視邑事猶其家事，蓋如此，而又以其暇日循黃公舊績，葺其廢壞，增所未備。於是乃卽亭後餘址，相土度地。袤廣若干，深若干。庀材鳩工，構作重屋。周繚牆壁，與竹樹相掩蔽。下爲一堂兩室，合可宴息。上則窗櫺四達，以肆覽望，因命曰花捧閣。地不改闢，景則加新。入其室，青濛四幙，如深谷寒巖。泠泠泉鳴石上，幽光映互。登其樓，憑檻當空，臨軒納野，如立山頂。遠數雲飛，俯瞰林末矣。嗟乎，寺之勝以園，園之勝以亭，亭以竹。覩斯樓也，傑出材表若待而成者，則其勝也，不又惟茲閣也哉。旣竣事矣，公曰：『是不可無以守之者。』乃廉得一僧焉，使居以守。旣而又曰：『是不可以徒守。』乃謀於博士高君會餘資，爲



購不是之田二十餘畝，山五十畝。付之僧。曰：『如是茲寺庶可以永永無虞，而吾開藉以固。』由是言之，凡公所爲，必邀於久遠之利而後止，信哉。是役也，柱椽皆取之閒廢，稍益以瓦石之類。不侈不儉，不勞力，不費時。起於壬申之季秋，落成於仲冬。皆本公指，而屬博士高君經理之，竹頭木屑，無遺棄者，高君與有力焉。余嘗謂公與黃公才名文學，既前後輝炳，卽公所以治邑之善政，與邑士民之所以感公者，無異召父杜母，往往相符合。豈非玉版花捧，共載以不朽者歟。開成之明年冬，公且以高等遷秩將去矣。而公治績之著於其土與漬於其人之心者，詩人所以致愛護於甘棠，此亦其一也。安可無說於此，乃爲之記。

作者生平不詳。

## 烏有園記

劉士龍

烏有園者，饜雪居士劉雨化自名其園者也。烏有則一無所有矣。非有而如有焉者何也？雨化曰：『吾嘗觀於古今之際而明乎有無之數矣。金谷繁華，平泉佳麗，以及洛陽諸名園，皆勝甲一時。迄於今求頽垣斷瓦之髣髴而不可得，歸於烏有矣。』所據以傳者紙上園耳。卽令余有園如彼，千百世而後，亦歸於烏有矣。夫滄桑變遷，則有終歸無。而文字以久其傳，則無可爲有，何必紙上者非吾園也。景生情中，象懸筆底。不傷財，不勞力，而享用具足，固最便於食貧者矣。况實創則張設有有限，虛構則結構無窮，此吾之園所以勝也。園之基憑山帶水，高高低下，約略數十里。園之大者在山水。園外之山，羣峯螺髻。園內之山，疊嶂黛秀。或橫見，或側出，或突兀而上，或奔趨而來。煙嵐出沒，曉夕百變。時而登眺，時而延望，可謂小有五嶽矣。山泉衆注，疏爲河渠。一棹中流，隨意蕩漾。傲睨放歌，頓忘人

世。穿爲池而匯者，以停雲貯月，養魚植藕。分爲支而導者，以灌樹澆花，曲水行觴。淪其滯而旁達者，接竹騰飛，焦巖沾潤。剝木遙取，隔澗通流，此吾園山水之勝也。而其次在樹木。櫻桃疎柳，以粧春妍；碧梧青槐，以垂夏蔭；黃橙綠橘，以點秋澄；蒼松翠柏，以華冬枯。或楚楚清圓，或落落扶疎，或高而凌霄拂雲，或怪如龍翔虎踞。葉栖明霞，枝坐好鳥。經行偃臥，悠然會心。此吾園樹木之勝也。其次在花卉，高堂數楹，顏曰『四照』，合四時花卉俱在焉。五色相錯，爛如錦城。四照堂而外，一爲春芳軒，一爲夏榮軒，一爲秋馥軒，一爲冬秀軒，分四時花卉各植焉。艷質清芬，地以時獻。啣杯作賦，人以候乘。此吾園花卉之勝也。而其次在締造。飛閣參天，雲宿簷際。崇樓拔地，柳拂雕欄。曲房周迴，戶牖潛達。洞壑幽邃，燭火始通。種花編籬，香吹滿徑，插棘爲限，棘欲鉤衣，此吾園締造之勝也。更一院而分爲四，貯佳醞名茶歌兒舞女各一焉。又一院而分爲三，貯佛道儒三蒙者各一焉。又一院而分爲二，貯名書畫古鼎彝者各一焉。而又有雨花之室，衲子說

空，碧虛之閣，羽人談玄。加以猿嘯清夜，鶴唳芳晨，盆草吐青，文魚跳波，幽韻勝賞，應接不暇。他如山鳥水禽，鳴哇噪蟬，時去時來，皆屬佳客，偶聞偶見，俱屬天機，此又吾園人物之勝也。至於竹徑通幽，轉入愈好，花間迷路，壁折復還，則吾園之曲也。廣岫當風，開襟納爽，平台得月，濯魄欲仙，則吾園之暢也。出水新荷，嫩綠刺眼，被畝清蔬，遠翠海空，則吾園之鮮也。積雨堦墀，苔鮮班駁，深秋霜露，蒹葭離披，則吾園之蒼也。怪石如人，雋堪下拜，閒鷗浴浪，淡可爲朋，則吾園之韻也。孤鯁漁磯，夕陽晒網，烟村酒舍，竹杪出帘，則吾園之野也。瀑驚奔雷，塵不到耳，藤疑懸纒，枝可安巢。亭置危巒，升從鳥道，橋接斷岸，度自懸空，則又吾園之奇而險也。園中之我，身常無病，心常無憂。園中之侶，機心不生，械事不作。供我驅使者，無語不解，有意先承。非我氣類者，望影知慙，聞聲欲遁。皆吾之得全於吾園者也，吾之園不以形而以意，風雨所不能剝，水火所不能壞，卽敗類子孫，不能以一草一木與人也。人遊吾園者，不以足而以目。三月之糧

不必裹，九節之杖不必扶。而清襟所託，卽几席而賞玩已周也。又吾之常有吾園，而併與人共有吾園者也。讀烏有園記者，當作如是觀。

作者生平不詳。

## 遊虎丘記

錢應金

千古之上有吳，千古有此虎丘也。吳王闔廬，鏤神磨骨，葬於茲丘，而蹲虎雄之，茲丘遂以雄千古。乃吳王不常有，而茲丘孰孰虎踞，壁立於空青鈍碧之間，光景出沒，令千古之下，感慨而想見吳王。山河如故，吳王業也。樓臺峻嶒，吳王宮也。左歌吹而右窈窕，吳王宴也。川林花鳥，吳王之所嘯遊也。落松陰陰，吳王隧也。然而谿雲初起，海日乍遲，千人月下，萬嶺雪時，此時吳王安在，則竟不有吳王矣。嗟乎千古之下有虎丘，千古遂無吳王也。嗣是而變爲夫荖，苔蘚劍割，吳王怯矣。嗣是而變爲生公，活石玲瓏，吳王愚矣。嗣是而若韋若劉若白，翩翩五馬，吳王勞矣。嗣是而若玉若眉山，山川映發，吳王俗矣。然則吳王真死矣。雖然，吳王之世誰爲生公，而唐晉諸人以下不至今知有吳王乎。安見賢愚之足爭也，愁泉可酌也。安見勇怯之足憑也，世局轆轤也。安見霸業之易盡而令名之長存也，風景

俱泉聲塔影也。迄於今撫盛事者，愁涕吳王，而騷人逸客，則又慨慷悲壯，扼腕章  
白諸賢之不作。低回上下，惟有梵音鳥語，助人清嘆而已。嗟乎，名山佳水，萬劫  
不磨，盛業雄名，千秋同盡。則吳王之生不足奇，而諸賢之死，真可惜也。此余之  
遐覽虎丘而留恨千古也。

作者生平不詳。

## 偶園記

康范生

蘇北郭門出，有長虹跨江，吾邑所稱鳳林橋也。踰橋而北，沿河西行數十武，則偶園在焉。三面環山，一面趾河，左右古剎隣園，多壽樟修竹，高梧深柳。竹柳之間，有小樓隱見者芳草閣也。據高眺遠，西山爽氣，倍覺親人。下臨澄江，晴光映沼，從竹影柳陰中視之，如金碧鋪地，日不周玩。頃之，有小艇穿橋東來，掠岸而西，波紋盡裂，乃知是水。春霖積旬，秋江方漲，樓邊洲渚，盡成湖海，遊舫直抵檻下，門前高柳，反露梢中流。西山百尺老樟，可攀枝直上。若乃雪朝凭欄，千山皎潔，月夕臨風，四顧淒清。南望樓臺浮圖，盡供點綴矣。蘇芳草閣而北，爲江霞館。洞開重門，長江在几席間，判以衛垣，使波光玲瓏透入。隣園竹高千尋，隨風狂舞，亂擁塔前，積雪壓之，直伏庭下，日見雪消，則以次漸起。蘇江霞館而北，爲蘭臯，深隱可坐。上有小樓，可眺北山。山下平疇百畝，寓目曠如。蘇蘭臯



折而西，爲夕欒亭，開窗東向，芙蓉柏栗諸樹，頗堪披對，距隣寺僅隔一垣。暮鼓晨鐘，足發深省。梵貝瑯瑯，可從枕上聽。凡是數者，皆名號僅存，風雨粗蔽。遂儼然以偶園題之。客有教余樓前鑿池，池上安亭，檻內蒔花，庭前疊石者，余唯唯否否。祖生擊楫，陶公運甓，彼何人哉。士不獲蚤庸於時，寄一枝以避俗藏身，豈得已也。且夫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一切嗜好，固無足以累之。坡老與舅書云；『書畫奇物，吾視之如糞土耳』。此語非坡老不能道，非坡老不肯道，非坡老亦不敢道也。書畫且然，况其他乎。園亭固自清娛，然着意簡飾，未免身安佚樂，無裨世用。卽其神明，亦幾何爲山水花木所疑滯哉。余之爲是園也，庶幾弗爲吾累也。偶然而園之，亦姑偶然而記之云爾。

作者生平不詳。

## 避風巖記

張明弼

避風巖在瑞州之北，三十里許。或曰與硯坑相近，古未有是名。余避風其下，故贈以是名也。余何以避風其下？崇禎己卯仲秋，余供役粵帷。二十五日既竣事，則遍謁粵之大吏。大吏者，非三鳴鼓吹不啓戶，非啓戶，則令長不敢入。余東馳西驚，左詞右需。目厭於闔關，函箴絳旗朱帽之狀，耳厭於笳鼓引贊殿喝之聲。手足筋骨疲於伏謁拜跪以頭搶地之事。眩瞀車上，至不擇店肆而解衣臥之。凡六日而畢，則又買舟過肇。謁制府，制府官厭貴，禮愈絕，控拜數四，領之而已。見畢，卽登舟，將返楊山。九月朔宿三十里外。夜半北風大厲，孤舟如擲兩崖，有砰擊聲，舟人大恐。時微雨江黑，不辨所泊。力引數步，偶得一巖。江迴風抱，風力稍損，乃息焉。及旦而視之，則斷崖千尺，上侈下狹，狀如簷牙。仰而睨之，若層衡之列煙上，崩巒傾返，頽石轟突，時有欲落之勢，慄乎不可以久留焉。狂飈不息，竟日居

其下。胥僕相扶，上舟一步，得坐於石隙草際。聽怒濤聲，若奔車敗馬。望沸波若一羣白鵝，鼓翼江心及跳沫山足，又若千百素鱗爭躍上岸。石岸礫礫，不沾土壤。而紫莖纒帶，青蕪數尺，一偃一立，若青獅奮迅而不得去。又若怒毛之獸，風過毛豎，不能自休。身住江坳，目力相界，不能數里，而陰氛交作，如處黑帷。從者皆慘容而相告曰：『日後夕矣，將奈何？』余笑語之曰：『第安之第安之，吾視夫複嶂重巒，繚青緯碧，猶勝於院署之嚴麗也。吾視夫崩崖傾石，怒濤沸波，猶勝於貴人之頤頰心腑也。吾視夫青蕪紫莖，懷煙孕露，猶勝於大吏之絳騎彤騶也。吾視夫谷響山嘯，激壑鳴川，猶勝於高衙之呵殿贊喝也。吾視夫藉草坐石，仰矚雲氣，俯觀重泉，猶勝於拳跼伏謁於尊官之塔下也，天或者見吾出則偃偻，入則簿書，已積兩載矣，無以抒吾胸中之浩浩者，故令風濤阻滯，使此孤巖以姿吾數刻之探討乎？或茲巖壁立路絕，猿徒踰黨，猶難託寄，若非習金丹火龍之術，騰空躡虛，不能一到。雖處大江之中，飛帆如織，而終無人肯一泊其下，以發其氣而著其姓字，天亦哀

山靈之寂寞，傷水伯之孤清，故特牽梘余舟，與彼結一日之緣耶？余年少有志，養二龍於水壑，調一鶴於中峯，與羽服思玄之徒，上煙駕，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如聚米縈帶，而心爲時奪，至墮俗網。往返數千里，徒以充廝養之役。有才無時，甘於下人。今日見此水石，若見好友。猶恐諱芒盧敖諸君，詆余以井甃之識，而又何事愁苦於茲巖之下乎？從者皆笑，余乃納以茲名。巖頂有一石，望之如立人，或曰飛來之塔頂也。或曰當是好奇者，躋是崖之巔，如昌黎不得下乃化而爲石云。巖側有二崩石：一大一小，僅可束兩纜。小吏程纓曰：『嘗黑夜暴風中，舟人安能擇此，神引維以奉明府耳』。語皆不可信，併記之。

作者生平不詳。

## 遊南湖值真如塔建標落成記

柯 登

余昔遊西楚，溯大江，浮漢水，瞻匡廬大別之勝。陟硯山，望古荆。峯亂行雲，翠浮銀漢。驚濤激浪，浴日稽天。回顧具區包山之間，直疑培塿杯勺矣。鸞渚盈盈，其細已甚。若乃浮屠之峻，未有如金陵報恩者。然絜之山嶽，不啻喬松屈軼，他可知已。頃泊舟郡城南湖，見真如塔建標將竣，當事紳民，無不踴躍稱慶。豈肩摩穀擊，靜對爲娛，窮谷深山，足音誌喜，物固以所少爲珍歟？已而夕陽西逝，返照在林。倒影浸空，龍虬潛臥。月朗清宵，水天一色。長虹蜿蜒，危峯秀拔。人在鏡中，舟懸木下。將十洲三島，何必遠在滄溟哉。寺址爲唐明相裴休宅。搭焚於亂兵，以乙未鼎新。至是誌，當載在郡誌，不具論。意有所感，聊綴數言。時已亥季夏中浣之吉。

作者生平不詳

## 牆東詩自記

吳伯裔

牆東一隙地，可二畝許，誅茅夷險，繚以土垣。垣外雜種榆柳，夾桃花其中。春三二月以紅綠綺分，燦如也。門前植青槐四三，蔭可半畝。中構一小屋不數椽。東西虛兩窗，前後相望。竹牀瓦几略具，名花異卉，苦不能致。周垣內種椿二百本，間以杏花椒花棗花。萱草成行，行內又復兩分，則榴花丁香紅白梅木槿雜花，不必對偶，成列而已。屋後竹數竿，纔抽青，栢數十株，方出牆。暮春休夏，時息其中。蔭滿苔砌，衆鳥欣托。或微雨南來，好風與俱，獨酌短吟，悠然有會。出門望平疇，五穀垂穎，梁麻鋪藜，或與老農說農事，亦不減無懷葛天民也。故取生平所爲詩名之，以自附王公之後。『牆東』者，余城西南三十里田居也。

作者生平不詳。

## 青牛老樹記

諸葛義

老子入函谷關，爲令尹嘉強著書，道德數千言，傳至今，獨青牛所繫樹，世罕傳。余初過華陰，入西岳廟。雨甚，踉蹌雨中，不知有青牛樹也。戊辰九月，再過華陰。是日天氣清明，游人行客，交錯於途。乃復趨廟中，俯齎香願。致禱畢，縱觀廟宇，有道人指樹貶余。樹在鐘鼓亭左，高丈有餘，輪困蟠結，與他樹不類。相傳爲老子繫青牛其下。禿頂無梢，澤若紫芝，壁立若石丈爪膚，觀之色猶蒼然。自周至今，千百餘載矣。况前此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乎？物之至者與天地相終始，蓋若斯也。松脂淪入地中，千年爲茯苓，万年爲琥珀。比其剖璞，舉世珍之，旣而散亡者亦衆。夫必從隱約深沉之處，而後可積精不壞，何足爲奇。惟不事隱藏，而能久視長生於見見聞聞之地，此所爲大奇也。且有至人而後有至物，因爲之記。

作者生平不詳。

## 杵葱堂記

翁吉燭

玉虛城帝子所治也。出芝葱，其葉葱葉，本葱本，苗葱苗，花葱花，實亦葱實也。仙家嘗杵之以煮玉屑羹，非是葱也，則玉不爛。故其課葱田，如課柴芝田法。凡界人若能食其葱者，則隨所食皆能化而爲仙。一日諸仙玉羹會有雞窠愚老，竊其葱而噉之，堅如石，不可齒，相率而請於仙子。仙子曰：『若往月宮借玉杵搗之三萬，始能糝耳』。於是渡廣寒橋，扣環而求常儀，常儀命玉兔與之搗三萬，而仍如故，則以仙子爲給也。再問仙子，仙子曰：『或以吳剛之斧剉之乎』。復請之吳剛，剛與之斧，剉之三萬而仍如故。愚老相聚而涕曰：『我輩不宜仙，得此葱，而無以爲食。命耶緣耶？共拜而扣帝子。帝子曰：『若持來見，吾當杵之』。各懷而至。帝子閱之曰：『若非葱也』，次第而簡之。持一蓋曰：『此益智花也。服之則聰明大露，將吐若珠網以罩人，微纒不可杵』。再持一蓋曰：『此壯膽花也，服



之則血性大望，必角其心思以與人鬪，蒙迷不可杵」。復持一蓋曰：『此媚肝花也。服之則神睡皆血，情深皆氣，且殷勤無一日爽，疑惑不可杵』。又持一蓋曰：『此銷骨花也。服之則精耗髓滴，口噤無所附麗，輒孤如卑乳犢，餽薄無堪杵』。次後復持一蓋曰：『此斷腸花也。智益而過，膽壯而惡。肝媚而柔。骨銷而脆。腸安得不斷哉』。愚老驚而蹊蹠，舌若傀儡，手提線索，無所置處，跽不能起。帝子憫之，乃曰：『吾有勾曲龍芝，八天赤薤草，雜斯蕊搗之，可成葱漿。夫蒸玉者將藏其智，睡其膽，定其肝，養其骨以續其腸。不然，雖使吳剛代剗，玉兔代搗，仍一五石之匏耳。縱鍊千方火，安能成羹』。愚老始相葉閱本勘苗比花，果相去遠甚。歸而語雞窠人曰，吾二次搗葱三萬杵，不如西瑤點液也。亟以其種種之，毋爲人儻杵。

作者生平不詳。

## 適園記

陸宗伯

循城之址，稍南百步，得棄地焉。疏扶叢穢，就其下者爲池，亭於池之上，累石以當其前。亭之左，折爲樓，樓四達以望遠。樹竹木其間，飾堂之舊者，以待賓客。屋於其旁者，爲茶寮，總之曰適園。園之始，余自南雍病歸，會以其地售者，余適有之。以其地之湫隘，棄於時，故易售。而余方倦遊，思去煩以息靜也，故得之，若以爲適者然，以余之苦於疾病，以事奔走也。既休吏鞅，返初服，以便居息。則求以愉懌心志，寄耳目之適者，實藉是焉。故余每憩是也，於泉石之亭結，雲物往來，花木喬秀禽魚之上下飛泳者，日與之接，耳目所遇，皆樂其己有也。凡余之所爲適者若此，而余因是以觀造物者之所有，若泉石雲物，花木禽魚，所爲麗於兩間，挾光景以與之遊衍者，物各有以自適，而吾於是托之以寄其適焉。如是者，固日交於前，有以取之不禁也。則不惟余去煩息靜者之所宜有，蓋自造物者之

有是也。而我與物之所共適，非一屬於己，可專而有之，則余於是將不有超然而自適者乎。如是，則余園雖小，而余之所託以適焉者大矣。是不可以不記。

陸宗伯，松江華亭人，其餘事蹟不詳。

## 文字藥序

葉秉敬

人有四百四病，一藥不能治一病，藥故多於病矣，然吾猶以爲藥少也。世有八萬四千煩惱，出於四百四病外，而無八萬四千藥奈何？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財曰：『偏觀大地，無不是藥，』藥又何多也。藥雖多不能治煩惱病。煩惱無根，惟心所造，心所自造，還爲心病。心病須心自醫，豈是外藥可療。雖使收神農所嘗之草，善財偏觀之藥，用以治心，終是隔靴抓癢。古德有一偈云：『氣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爲醫。衲僧更擬尋方藥，便把拳頭薦口槌。』禪病爾耳，心病亦然。然則將聽其病耶？枚乘作七發，謂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而去。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解紛猶可，解病何難，然則文字之爲藥也的矣。一部十三經，二十一史，道德五千言，大藏五千四十八卷，何非文字，何非藥耶？爭奈世人又早作文字會了也。村夫俗子，見此茫茫，道是異方奇藥，嚇得通身汗下，

不敢開口。反不如尋常俗醫，拈着一二味村藥，顛倒燥却脾胃。噫嘻！熟知村藥之可治村病也，又熟知村文之可當村藥也。子自入覲事竣，田至涿鹿道中，坐在車茵，清閒無事，偏觀大地是藥，人不能採。因憑軾而作文字藥，意欲村夫之易了也，毋寧失之不文。或曰：『子以是藥治天下耶？抑先以治汴中人耶？』余曰：『余先以治車中人。』

葉秉敬，衢州西安人，字敬君。萬歷進士。官至荆西道布政使參議。學問淹通。有書肆說鈴，寅陽十二論，葉子詩言志。

## 寒松館遊覽詩序

顧起元

余生平山水之興，最所鍾情。且蕭條散誕，頗自謂有寢處丘澤間儀，而恆不能與山水相日夕。中年體羸善病，乏玄度濟勝之具，間有登頓，往往望崖而返，一也。性懶耽臥，居恆手一編，自哦短簷下，頽然而廢。裹楯蠟屐，撰策載酒之紛紛，意亦厭之，二也。每遇興到，招致友人，數爲風雨所妒，若有尼之者。且門無好事，興乖盡矣，鮮能從叟爲之更駕，三也。故屈指十年以來，兩居京師，前後可四載，而足未嘗一至西山。兩以憂病居里中，前後可七載，而牛首棲霞，往日攀陟之跡，猶在夢寐間也。余之於山水，情寄雖深，而緣亦淺矣。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水亭中。於時飛雨乍歇，涼水徐動，綠蕉翳天，青桐礙日。几席衣袂之上，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相與談山水之勝。生平所嘗賦咏者，憶篋中所存，可二百餘首。爰命童子錄爲一篇，以代揮塵，間取而諷之。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可爲

太息矣。至當其會意時，未嘗不宛然在心目間，則又爲之莞爾而獨笑，以爲足之所踐，未有以過之。夫余旣不能千里命駕，如昔人所稱岳有五，遊其四者，以快生平之大觀；又不能閉戶，學古先生，作少文鼓琴發聲，會衆山皆響之迂計。乃獨沾沾雪泥之爪指，自咤以爲能臥遊，山靈有知，安知其不以逋客見誚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藏用，與朱門之有支公，相去何如者。余嘗謂今人之城居者，往往起高樓飛觀，以望遙山之寸碧，且掇拾剩水殘石，以供几席間之遊眺。而山居之緇流羽客，乃走城市如鶩，矻矻無休時。浸浸而使若曹終日隱几看山，暝雲漱石，吾知其必自視以爲岑寂寥戾，褰裳彈冠而思去之矣。爭趣其所不足，而薄厭其所有餘，是恆物之大情也。心有天遊，則朝市之與山林，惡至而分靜躁哉。旣以是語弟輩，遂書之以解嘲。

顧起元江寧人，字太初，萬歷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有金陵古金石考，

客座贅語說略，  
塾菴日記。

寒松館遊覽詩序



## 荷蓀言序

高攀龍

華無技家有廣庭，庭中雙柱對峙，屹如兩山。枝下虬拂地，樹中各可布席。坐數十客，葉密護之如幄。花發時，螢色奪目，濃香沁骨。乍見而駭，不謂天壤間有此奇，蓋世而無儔矣。不佞非以事奪，無年不作賞花人。一日酒中無技出荷蓀言示不佞。旨哉無技，家太湖濱，青山白水，浸灌久矣，味深矣，宜其能言丈人意中事。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味愈雋也。第無技卽有高韻，一丘一壑，不佞嘗以自與而不與無技。無技與不佞生同歲，其受氣十倍不佞。當用於世，未可以丘壑與。又其人有肝膽，能當天下事，未忍以丘壑與。然無技閱世多，知世味如此，而無涯之樂現前，有盡之年迫後。坐雙柱間，香一爐，茗一杯，酒一樽，書一卷。出門而雲煙帆鳥變態於七十二峯，皆吾几席上物，世味豈更有旨於是者。宜其有荷蓀之心哉！

高攀龍無錫人，字存之，萬曆進士。熹宗立，官左都御史。爲魏忠賢所惡，削籍歸，投水而死。攀龍學問文章，爲當代名宿。與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世稱高顧。有周易易簡，高子遺書等作。

## 梅譜序

王思任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卑者遂無涯，高者命不朽。誰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血俱土也。有熒然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天下未有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山陰劉雲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履，走名山幽壑，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迄於今從心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腕脫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翩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後，格在局先。善歌善弈者可知而不可解，即可解而又不可知。

雪湖直以梅知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著梅譜凡四刻，俱爲好事者攜去。性既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鶴髮鮐背，兩瞳子碧照，而神甚王。方高川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鞞間也。出舊稿示余，余爲刻之於姑熟官邸。其詩卷稍爲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人共謂雪湖得梅之趣，而吾獨謂雪湖得梅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奕之悟以至心而心傳焉，則是梅譜乃導師也。

王思任浙江山陰文。字季重，號遂東。萬歷進士。工畫，有弈律，百家論

鈔

## 先進舊聞序

周宗建

夫風消影歇，境逝人移，習見之靡，都無可據。差有未謝之槩，暨乎獨往之神，每從性地，流寫人間，似可恃爲榜樣。而邇閱往昔，微言特行，零落無傳。僅僅得之野叟山樵之口，相聞以爲佳話，此亦鄉井之所悲也。吾吳世稱文獻，而淞泖之間，尤多奇蹟。漸靡以往，剖變日新，君子懼焉。吾師何初先生，十年之內，蒐討見聞，凡諸先輩片言偶動，苟足取程，無不錄而藏之，如聚珠寶者。久之積成光采，是亦不朽之盛事矣。嗟乎，晚俗多歛，名場利海，沒頂隨之。熟與先民澹遠朗率，直還本性，密心妙用，聞見雙除。在庸夫小儒，未嘗不迂鈍日之，而一往蘊藉，顧獨常在。使千秋而下拾其冷風者，猶足滌肺腸而開耳目。以此較彼，意味熟果饒乎？世間墨鄉，久成諛種，眉前幕下，有類鏤空。先生此集，上自名卿鉅公，下迄布衣裙婦，尋幽剔澌，正使寂寞之餘，忽有生色。低回展玩，豈只備一時之覽

觀，亦足壯爲善之孤膽矣。旅暑煩蒸，時從師席披讀數條，不須懷冰，常有涼氣。敬題數語，以志嚮往云爾。

周宗建，吳江人，字季侯。萬歷進士。因忤魏忠賢，下獄死。

## 爽閣書目序

沈守正

人各有嗜，嗜金玉子女狗馬者，庸人也。嗜泉石花鳥絲竹者，韻人也。進而爲金石篆籀之嗜，清矣。然非博雅，不得稱鑒賞家，書其可已已。且書之以爲寶也，剖玄黃之精，傳聖賢之髓，造物亦若祕之惜之，往往難聚而易散。是以一厄於秦火，再厄於楚漢，三厄於董卓，四厄於東晉，五厄於侯景，六厄於五季，七厄於靖康，八厄於元。其聚也，以帝王之威力，懸金授爵，惟恐不得。而西漢止三萬三千九十卷，魏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東晉三千十四卷，南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齊兼釋共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七萬餘卷。莫盛於隋嘉，則積至三十七萬卷，至開元僅八萬卷有奇。宋崇文書目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續目增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若夫沉篤淵湛之士，家裏戶襲，代不乏人。欲如阮孝緒之七乘，張華之三十車者，概不多見，難可知矣。予友吳子符遠酷嗜書，一日不手書，一月不得奇

書，則不樂。藏書多者至十萬卷，皆手自較讐，又喜借與人看。予嘗有書謝之曰；『較來三豕正，帙返一鴟虛』，皆悖言也。雖然，予猶進焉。上古書用漆竹，中古易以縑帛，稠重易壞，故一失不可復得。即開元八萬餘卷，猶有今文三萬在其中。以準今日，可以類推。故今之藏書，似富實貧，雖復萬卷，不足敵千。何者？今文多而古文少也。今與符遠約，無誇卷帙之侈，以見古爲奇。有祕本急錄而傳之，得善本存副以廣之。不獨廣吾氣類之好，亦借以破鬼神之慳，非藝林一大勝事乎？予少卽有斯嗜，愧力不及。他日當構小書淫館，與賁閣相峙而居。有無互授，兩家子孫，世世無慊。一洗千古借書三癡二惑，何減百城，所謂勿替引之矣。

沈守正錢塘人，字無回。萬歷舉人。官至巡撫，工畫，長詩文，有詩經說通，四書叢說。



## 題畫冊

李流芳

維立兄以素綾小幀索畫，且戒之曰：『爲我結想世外，勿作常景』。余思世外之景，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之類，不獨目所未經，亦意所不設也。其所能施筆墨，竊以爲景在人中，而人所不能有之者多矣。前人之所有而後之人不得而有之者多矣。夫人之所不得而有之，即謂之世外之景其可乎？俯仰古今，思其人因及其地。或目之所可經，而意之所可設，是可以畫。畫凡十幀，如淵明之柴桑，摩詰之輞川，次山之浯溪，樂天之廬山，子瞻之雪堂，君復之孤山，所謂今之人不得而有之者也。如漁火之桃源，則所謂人亦不得而有之者也。畫成偶有所觸，因各賦一詩，不味其地，而味其人。以爲地非人不能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非仙佛亦不能奇也。然仙踪佛跡，不在世外，如桃源之類，往往有之，非其人自不遇耳。余所詠諸賢，亦有不能終保丘壑者。或老於丘壑，而文采風流，不足以傳，并山川之

奇，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如是則古人之所不能盡有者，又將待其人以有之。其人伊何，將求之世外乎？求之世間乎？請以此叩之維立。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長蘅，嘉定人。萬曆舉人。好遊名山水，工畫善書，詩文雍容典雅，至性溢墨楮間。謝三賓合刻『嘉定四先生集』中，有李流芳詩一卷。

## 跋盆蘭卷

李流芳

已未春，余北上，至濠梁病還。夜輒苦不寢，獨處惘惘，非對友生流連花酒，卽無以遣日。二月二日，與子薪爾凝泛舟南郊，聽江君長絃歌。值雨，子薪，偕爾凝君長宿余家。盆蘭正開，出以共賞。子薪故有花癖，燒燭照之，嘖嘖不已。花雖數莖，然差參掩映，變態頗具。其葩或黃或紫，或含或吐，或離或合，或高或下，或正或欹。或俯而如瞰，或仰而如承，或平而如揖，或斜而如睨，或來而如就，或往而如奔，或相顧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噴，或掩抑而如羞，或偃蹇而如傲，或挺而如壯，或倚而如困，或羣向而如語，或獨立而如思。蓋子薪爲余言如此，非有詩腸畫筆者，不能作此形容也。余旣以病，不能作一詩記之，欲作數筆寫生而亦復不果。然是與子薪對花劇談，甚歡。胸中落落，一無所有。伏枕使酣至曉，從此病頓減，此花與愛花人，皆我良藥，不可忘也。今日子薪邀過花癖齋，看鸞粟花，花旣爛

燠，映帶新綠。時雨驟至，物色韶潤。小窗對飲，情境清適。回思春夜賞花之樂，皆百年所未有。子薪出素卷相屬，因髣髴爲寫盆花，并追紀其語於後。四月朔日也。

## 碧雲篇題辭

魏大中

余性好藝文，爲藝文者三十年，而無一字。好友生，所居去遠之不五十里，得交者垂十五年，始一再相遇，而又不在五十里之內，在數千里之外。性好山水，三入燕而碧雲諸勝，未嘗過而問焉。如是而謂藝文友生山水之好，出乎其性，余幾不自信。一日遠之緘其碧雲篇見示，讀之如盡遇其所欲自吐，與其欲吐而不能吐者。而行墨之間，映見遠之眉宇，西山爽氣，撲几席間。嗟乎，非藝文友生山水之好出乎其性，何以遇其所欲自吐與所欲吐而不能者，而見友生之眉宇於文章，而攬西山之爽氣於几席乎？然則遠之其有露吾性也已矣。吾幾不自信吾性，而一日而露於遠之之文，遠之之文何如哉？吾得遠之，而且以自信，遠之其無庸自疑矣。

魏大中嘉善人，字孔時，萬曆進士。因忤魏忠賢，下獄死。

## 蜀中名勝記序

鍾 惺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烟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凡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道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余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釋其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以能始之慧心，不難於作，其博識，亦不難於述。唯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

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於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駁，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章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生乎蜀可也。

作者事略見前。

## 秋閨夢戍詩序

譚元春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歎。夫歎之於詩，亦不遠矣，何難卽形而爲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真篤淒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僅係乎才也，歎所至也。然役或不盡於戍，時或不及乎秋，情或不生乎夢，體或不限於七言律，數或不至於百篇，一歎而已矣。閩友宋比玉好奇人也。偶過荒堦坵垣，心動，忽於架上得秋閨夢戍七言律百首，爲虎關馬氏女作，見其中有『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怪而卒讀之。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簟衣裳礎杵鐘梵，其清響苦語，一一搖人。而至於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瓢粒，有悲天憫人勤王恤和之意焉。其夢中聲情步履，不可爲狀，一若去來於孤燈瘦影間。漁陽之道路夜經，寸腸之車輪朝轉。豈止鶴鳴於埵，婦歎於室而已乎。歎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誰爲題之曰香魂集。吾謂如此女郎而以婉孌待之，但恐不受耳。或傷其太苦，余曰不



然。伯兮之詩曰；『願言思伯，甘心受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爲詩，此婦人乃真太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作者事略見前。

## 譚叟詩引

譚元春

隔寒河四五村，有譚叟者，教童子村中。或邀其童子去，不得館，卽行吟溝塢間，稱詩里中。里中人輒笑罵之曰：『牛亦自稱作詩耶？』叟聞之大笑，嘗袖其詩過余，余多外出，叟卽袖其詩去。後數日復來，又不值，又去。如是者三年，無倦容怒色。園丁問翁何事，翁亦不告以袖中物。一日逢舍弟，搜袖中良久，出一帙投之曰：『爾兄歸，爲我示之』。舍弟手其本，荒荒然無全紙。笑而應之曰『諾』。余客歸，舍弟出其帙如叟旨。余性不敢妄測人高下，雖褐夫星卜，必凝思窮幅，度其所歸，以筆起墨止。故得叟詩，卽屏人深讀。其虫蛙之音，睡敗之習，已了半帙，余猶望其能佳。而最後乃得老夫起病三詩，如聞其呻吟，如見其枯槁，如扶筇待老友至，如白髮妻在旁喃喃不已。人固貴自重，余雖年如叟，病如叟，不能爲此奧語也。自是始與叟往來。久之閱一詩復佳，久之又閱一詩復佳。積之得二十三首刻焉。叟僮

羸如柴，舉止語氣，如不識字人。聽余去取其詩，皆茫然覺非其初意。叟名學，未有字，或呼爲訥菴。譚居士曰：『安知古工詩者，不盡如此叟歟？』

## 瘞雞銘

魏學淵

白鷄來自吳江，畜余家。朱冠素裳，其行昂昂，聲嘹唳可里許，最善鬪，數攻敗其羣。聲息所至，鄰雞率望風逃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偕焉。亦時時藉雄之勢，以侮鄰雞，稱霸者數矣。客曰：『余嘗遊燕趙青徐之間，樽蒲六博，蹴陶獵飲，稱豪俠者相踵也，竊觀其鬪鷄焉，茲雄蓋英彭之次云。』居亡何，田家子詒余鷄一，黑鬣而絳身，內之羣。會日且暮，失白鷄處，則血淋漓被毛羽，雉他鷄無聲，與黑鬣者鬪方罷也。蓋初角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故各不相舍以至困，而白鷄之左目遂喪明。值老嫗至，乃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雞來，見之驚，而却徐而前，遂狂叫不止，雄稍稍就之若相慰焉者。雌則轉而犇鷄羣，熟睨之，見黑鬣者兩鬮血縷縷，遂奮翅搏之，逐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疲矣。雌遂不復食，相徙倚一夕死，而雄之死，顧反後。其雞凡十三，悲鳴母

傍，主人憐而瘞之園。自是之後，則鬻者稱霸里中矣。銘曰，生乎雄，死乎恫，取而瘞之同其宮。楚子之葬馬歟，夫子之埋狗也。嗟，寧從其隆。

魏學洵，大中子，字子敬，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茅簷集。

## 洞庭遊記序

文震孟

遊有四快；而天時之宜，風月之美，眺覽之奇不與焉。遊當茹素之期，不以酒肉絲竹，塵點山靈，一快也。又當淪棄之日，山中好事之家，無相物色者，草衣衲侶，遊乃益清，二快也。窮林屋之勝，至於煙迷徑絕，田夫野老，驚相告語，奔走救援，此猶足以徵人心焉，三快也。以余耳目所及之名公，若馮元成先生遊記遍天下，獨遺几席之洞庭。至張伯起，周公瑕，王百穀，皆未嘗泛石公龍渚之棹。惟趙隱君凡夫僅一至耳。其他遊者不能記，記者不能盡。卽弇州之文，亦似寥寥未稱。而孟長雄詞偉藻，直與漂渺莫釐，爭高競爽，吞今掩古，光怪陸離。將使後來遊者，遂可無言絕響，不必先結一記遊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四快也。昔人有言，山水之神情，恆與幽人畸士相親暱。然非言語文章之妙，不足以發潛而流遠，今間詢之楚人，武昌赤壁，僅一部婁。而柳州遺蹟，按圖索之，殊不相當，獨

以兩公文在，幾與五嶽四瀆，並垂聲於宇宙。文人不遇，豈非山水之甚幸哉。况洞庭靈奇，夙標震旦。惟護之以風濤，佈之以險阻，卽具逸情遠性者，亦未能時時酬對。一朝爲偶，相得益彰，山靈愷豫，又復何如，不啻吾所稱四快而已。余自擯廢以來，屏棲深谷，雲封煙繞。門前寸步，便如黔蜀萬山。洞庭之遊，日與孟長期，而今竟先我矣。覽茲遊記，固深快之，而亦深妒之，終乃深幸之。幸我雖未遊，而孟長已遊，他日雖遊而已，不必記遊也。

文震孟，字文起，天啓殿試中第一，授修撰。忤魏忠賢意，調外，遂歸。

崇禎初擢禮部侍郎，有姑蘇名賢小記。

## 題李流芳畫冊

文震孟

### 桃源

余嘗有山居詩云：『無心只恐礙頭水，流出桃花事又多。』桃源之樂，樂在不  
知有漢耳。漁郎一入，稍悉漢魏間事，滿腹憤盈，如何送日？

### 柴桑

曩余官京師，曾偶成一詩云：『督郵一揖裂冠裳，千古英風不可當。始信隱才  
真不易，北窗閒造小黃唐。』爾時真覺求退之難，隱居之不易。

### 東臬

東臬子戀美醞三升，亦直是寓意耳。河汾登壇，龍門獻策，醉眼迷離，不知幾  
許攢眉。不痛飲如何看得？若欲作阿兄門下諸君導師，東臬子直醉死矣。

### 朝川

題李流芳畫冊



摩詰千古韻士，獨鬱輪袍一事，全無根據。小說妄傳，遂使輞川清流，不洗此垢，信是文人奇冤。

孤山

『茂陵若使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自是千古高節，然遂欲以此薄文園，則有所不可。一生奇文，遇好文之主，烏忍不盡。對絕代佳人，彈琴著書，風流不朽。不遇漢武，便不草封禪書，不遇文君，便妻梅子鶴矣。

## 送林守一重遊吳越序

曾異撰

今世之所謂遊者，我知之矣。其卑卑曳裾者無論，高者挾一冊一卷，往而師一先生，謁當世大人數輩，投刺名下士數輩，歸而索贈言十數通，評文滿紙，嚶嚶然揭揭然建鼓而號於人曰：『某吾師也，某吾友也。』今世之所謂遊者，如斯而已矣。吾友李世熊者奇士也。嘗雪棹泛西湖半月，不見一人而歸。異撰者，碌碌不能奇，拙而善病者也。客歲遊南州，亦不見一人而歸。守一兼李子之奇，與予之拙，而差有其病。自髻草而吳越，瀆貴竹粵，東西無不遊。其目中無一人，而其氣量可以盡交天下之士。今且再遊吳越，吾知守一之無不可也。夫古今才士而好遊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敘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間，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氣骨，而撓其著作之權。

柳子厚不知此意，偃然詆退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且夫古之著述者，前乎子長，則有丘明，後乎子長，則有孟堅。今觀史遷記載，不必盡徇左氏。班椽之於腐史，陰用顯乘，義例若炭與冰。夫使子長而有知丘明孟堅者以爲之友，亦可謂得其朋矣，猶不能無牴牾若是。故曰，使子長與子長交，亦不能成史記。夫史遷者取聲氣於泰山之高，禹穴之深，以自廣其尙論之心目，蓋以遊爲交，非以交遊者也。使其目中尙有一士，必不曰藏之名山以候其人矣，守一行乎哉。天下之大豈無有士焉，欲候如守一之一人者而友之，然則守一雖不以交遊，且以遊獲交，雖欲不交一人而不可得也。守一行矣。

曾異撰晉江人，字弗人。事母至孝。爲詩古文有奇氣，娶妻不能具床，恆寓於外。然性耿介孤直，長吏知其賢，欲爲之地，不屑也。有紡授堂集。

## 園史序

陳繼儒

余嘗謂園有四難：曰佳山水難，老樹難，位置難，安名難。復有三易：曰豪易奪，久易荒，主人不文易俗。今江南多名園，余每輒過寓目焉。已復再遊，或花明草暗而園主無暇至，卽至棹臂如郵傳歸矣。或狹小前人制度，更輒而新之，園不及新，而其人骨且腐矣。或轉眼而售他姓，非大榜署門，則堅鐻扃戶矣。或斫木作白，仆石爲礎，摧棟敗垣，如水旱逃亡屋矣。卽使榱桷維新，松菊如故，而擁是園者爲酒肉僮父。一草一木，一字一句，使見者噁而欲嘔，掩鼻蒙面而不能須臾留也。夫有之以爲恨，詎若亡之以爲快乎？吾友費無學，天下才子也。其先文憲公有鼂采園，太僕公有甲秀園，君復自關日涉園。君出入三園中，饒有湖山竹木之勝。而又性不耐苛碎，休不工獻酬。擺簪裾，遜名譽，先別妻子，次辭親友，嘗爲文見志。其中畜建康朱琴，黃魯直風字硯，湘纍衙尊，蒼玉斗各一，而三教之書聚焉。

居恆著述甚富，前無古人，間以其暇，爲韻人韻事，歌詠品題，漫興而讀書之，遂成一家園史。大抵言志類蕭大園，誠子類徐勉。逍遙磅礴，文采雋逸。能寫其意中之味，與方外之樂，卽陸天隨之幽居，羅景綸之鶴林，皆未始有也。吾昔與王元美游弇州園，公執酒四顧。詠靈運詩云：『中有天地物，今爲鄙夫有。』余戲問曰：『輞川何在？蓋園不難，難於園主人，主人不難，難於此園中有四部稿耳！』公樂甚，浮余大白。今吾於園史亦云。雖然，以無學之才品，當置之木天一席地，而乃使如椽之筆，退而修園史以寄傲，亦足悲已。知我者稀，無學且祕之。苟非文士，寧許窺園，不得許輕窺園史。

陳繼儒，松江華亭人，字仲醇，號眉公。諸生，隱居崑山之陽，復築室東余山，杜門著述。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書法蘇米，兼能繪事，名重一時。或集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爭相購寫。卒年八十二，

有眉公全集

## 芙蓉莊詩序

陳繼儒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遊，如獐獨眺，不顧後羣，如獼獨行，不求伴侶。然丹危翠險，梯腐藤蕉，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示，并出芙蓉莊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與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復不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鴈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睡之，凡與交遊者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藝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興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修理，品潔故幽微而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醉且醒。日混村童莊客之中，而神遊於時局苑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亦若此』

耳。四君子密藏遵晦，並文彩不少見，吊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煙火之燄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鐵心人，終當一叩芙蓉莊，飲李公窪，臥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君家嘯翁田園詩否？』

## 自娛齋集序

劉同升

甲戌九日，余過湖上。子將謝客不梳頭，余亦托病坐湖樓。子將數相過，促膝談心，相視而笑，實未嘗病也。間乘小艇，至老龍泓，清谿黃葉，絕非世情。食余五簋，共話竟日。初謂子將得處世三昧，與物無撓。及此傾筐倒屣，子將之感慨牢騷，更過於人。人無知子將者，特爲余一披豁而已。子將爲人，藏鋒斂鏑，勢與名場，非其好也。不可一世之意，獨余與伯玉能知其深。若乃靈心慧解，迴絕古今。余與子將談，凡五閱月，不說第二層話，與他人語，能無河漢乎哉。余每思西冷梅下，孤山月上，子將揮麈尾，伯玉筆授，余亦無膏肓之疾，雅欲忘言，豈非世間至樂至樂之事也。嗟乎！子將已矣。余與伯玉宜爲子將思所以傳者，其詩文具在，子將蓋得文之潔，後世亦可彷彿知其爲人。嗟乎！夫人性情所至，其不可傳者，終不可得而傳也。其所傳者，語言文字之間而已矣，烏足以盡子將也哉。余所以序子將



集而爲之傷心涕零也。

劉同升字晉卿，崇禎殿試第一，授修撰。南都陷，偕楊廷麟謀興復，以勞瘁卒。

## 送林衡者序

陳 瑚

讀史至漢季三國之際，豪傑之士何其衆也。蓋天下治平，四海晏息。庸夫濁子，擢高科，被榮祿，蠹蝕於天地之間。而奇才異能之士，往往伏匿而不出，或老死於岩穴者不少矣。及其遭亂，兵戈饑饉，雜然並至。向之富且貴者，皆縮首屏息。而後頽垣破屋之中，晦冥風雨之下，波濤車馬之間，始有人焉，如穎脫而出也。今年春，吾於淮徐，得一人焉，曰萬子年少。萬子生而能言，長而多聞，經史之書，無所不讀。星輿樂律，射獵擊劍，三式九章岐黃之術，以至書畫雕篆之事，無所不精。其足跡半天下。余一見而心異之，欲從而與之遊不可得。未幾聞海有林子衡者，挾其師石齋先生之學，及其自著詩古文詞徒步而來。其爲人修志行，重然諾，負氣不羈。述前人忠孝節義之行，輒嗚嗚欲泣。其下筆疊疊數千言，又手立就。爲余言；吾將入白門，登鍾山，南溯鄱陽洞庭，觀高皇帝之創業，東至於齊

魯，拜曲阜之墓。乃返武夷，下建溪，築室九鯉，菜溪之旁，著書樂道，待天下之清。嗚呼，可謂壯矣。吾友陸子桴亭，與言萬子之才，林子色飛神動，欲過其廬而見之，屬余作書以道其誠。吾知二子必有合也。夫學問之道，體用不可偏廢，以林子忠孝之性，與萬子經濟之才，相遇而益奇，相得而益彰耳。斯亦天下之至樂矣。余生平無他好，惟朋友之懷，常結於心。惜乎抱病掩關，如穴蟲禪虱，不得從林子之後，而周旋論辨，撫掌歡笑於其間。于其將行，爲序其事。因借隱湖主人之酒，酌之以爲別。

陳瑚，太倉人，字言夏，號確菴。崇禎舉人。貫通五經，務爲實學。國變後，絕意仕進。從學者雲集。有聖學入門，求道錄等書。

## 自刻橫塘集述

茅元儀

先君爲諸生祭酒時，與海內名士，結秋水社于橫塘。橫塘在白蘋紅蓼之傍，而趙文敏之故宅也。宅西爲蓮花莊，東爲長橋，橋亘于月湖，卽所謂水晶宮也。先君既貴，橫塘之居不守，唯長橋數椽，尚在蓮花莊，後爲朱君采侍御宅，海內推城居第一。嗣後曹能始觀察，築浮山堂于閩會城之郊。隔街爲園，園因山因水，皆不事增飾，其奇石怪松，近勝于園者，遠媚于堂。堂三楹，前後闕軒。前軒有池，頗廣，爲寬廊以翼其左，爲花逕以映其右，而隔街之松石峯嶺皆倒影其中，海內又推郊居第一，名與蓮花莊等。其地曰洪塘，閩方言卽呼橫塘。蓋其水橫亘于會城之外，有江心塔寺以爲掩映。而芙蓉，方山，佛樓諸山，遠峙近衛，會城實藉此水以爲橫蔽，謂之橫塘亦宜。余至閩，能始丈人卽授館其處，較之黃州之東坡，惠州之白鶴。屢遷而得之，幸矣。故余詩卽以橫塘名集。不數月，本州檄歸。歸日羈纍蒲

伏于公府，不能退守先人敝廬于鄉，而郡中長橋數椽，已沒入爲他人有矣。不得已乃假息其中，偏陋不能容膝，時假小舫棹里許，繫于橫江老柳之下。婆娑久之，或曰；『此汝先君所植也。不知已易幾主矣。』故歸詩亦仍名『橫塘』。前之『橫塘』，猶江村之不敢忘伯順，後之『橫塘』，不敢忘先君所假息也。合之共十卷。

茅元儀字止生，號石民。崇禎中曾掌軍務。有西峯談話，青油史漫，石民四十集等作。

## 司馬子長廟垣序

左懋第

先君子好史記，嘗手錄成帙，以教余小子。自七八歲時，卽知漢有司馬子長者。十三歲時，授余小子以古本史記三十卷，未甚解，然深重之。十八歲時知好之矣。後讀至其自序曰：『司馬氏入少梁，又少梁更名曰夏陽。』猶未知少梁夏陽爲何地也。簡輿志而知韓城在秦爲夏陽。知奔奔梁山之詩，考亭註所謂今日之同州韓城縣，卽司馬子長所家。又十一年謁選，入爲韓城令，見其荐紳先生於長安，皆曰余邑程嬰，杵臼，蘇武，司馬遷墓皆在焉。心益自喜，得近古人跡。就道，未至邑二十里，芝水之南，古柏蔭谷，土人指其道旁西麓曰：『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至邑，以羊豕拜其墓，瞻遺像。墓上有古柏，墓碑封有碣。或曰：『昔墓土開，見柏根懸其棺，人磚封焉。』吁嗟乎，司馬子長六經尙已，秦火之後，書散佚。雖有出者，各自爲書。有志者，雖欲考古今之跡，無所持循。間據二三，不可得其全。

惟子長上記軒轅，下至其時。質本尙書，而增損予奪，略倣孔子春秋之旨，錯綜則變化左氏，周秦以後，爲古文宗。可以嗣六經，傳來世，豈不偉哉。唐韓退之者，讀子長書而變化出之，當時其起八代之衰，以視子長，又將何如耶？余每瞻拜其墓前，徘徊不能去者五年矣。其垣圯，相與同瞻拜者議新，因爲序。而披邑志有高門里，卽子長自序，所謂皆葬高門者也。高門去芝水不數里，益信夫。

左懋第，萊陽人，字蘿石。崇禎進士。福王時官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清兵破李自成，懋第使清議和，被留。南京破，死之。

## 新西廂序

卓人月

天下歡之日短，而悲之日長；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長，此定局也。且也歡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後。今演劇者必始於窮愁泣別，而終於團樂宴笑。似乎悲極得歡，而歡後更無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後更無死也，豈不大謬耶。夫劇以風世，風莫大乎使人起於悲歡，而泊然於生死。生與歡天之所以鳩人也，悲與死天之所以玉人也。第如世之所演，當悲而猶不忘歡，處死而猶不忘生，是悲與死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風焉，又何風焉。崔鶯鶯之事以悲終，霍小玉之事以死終。小說中如此者，不可以數計。乃何以王實甫湯若士之慧業，而猶不能脫傳奇之窠臼耶。余讀其傳，而慨然世外之想，讀其劇，而靡焉與俗內之懷，其爲風與否可知也。紫釵記猶與傳合，其不合者止復甦一段耳，然猶存其意。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余所以更作新西廂也。段落悉本會真而合



之以崔鄭墓碣，又旁證之以微之年譜。不敢與董王陸李諸家爭衡，亦不敢蹈襲諸家片字。言之者無飾，聞之者足以歎息。蓋崔之自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也。」而微之自言曰：「天之尤物，不妖其身，必妖於人。」合二語可以蔽斯傳矣。因其意而不失，則余之所爲風也。

卓人月仁和人，字珂月。有瀟歌詞，獨闢生面。但於宋人蘊藉處，不無快意欲盡之病云。

## 廣種蘭書序

黎遂球

蘭之香，其名於諸花爲尤古。易傳如蘭，風賦乘蘭芄蘭，春秋之君，夢蘭而生。孔子家語稱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他如楚靈均有滋蘭之詞，韓公子著浴蘭之事，皆先秦而上也。然蘭今鮮有能識者。世之人率以蕙爲蘭，又或以玉蘭爲木蘭。夫蘭比君子，稱稱失實，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抑余觀菊以靖節，梅以和靖，蓮以周元公，桃以劉郎，李以老子，芍藥以韓魏公，王歧公，荆公，陳秀公四人，牡丹以李三郎，海棠以楊太真，石榴以張博望侯，是皆因人俱傳，獨蘭又鮮有能相配者。世傳猗蘭之操，亦失真譜，豈蘭之爲品，乃反賤於羣花。語曰：『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則爲君子者，亦知所以自處矣。若上嚴次公，生於安石庭階，博雅多聞，乃能廣輯蘭品，彙爲是書。其時其地與其物宜，無不畢列。持以索余爲序，余乃欣然信筆一以告之好栽培者夫其膺者而如是愛之矣，倘知其真者可

知。一以告之徵蘭事而若余之善多感慨者，其庶幾信雖蘭芳之幽，世鮮能辦。然則書之傳，豈止園圃之瑣事也夫？

作者事略見前。

## 魚目笑自序

姚宗典

『魚目笑明月。』晉張協詩也。明月者何？珠也。莫寶於珠，而魚目笑之，抑何其不知量歟？雖然，有說焉。魚目猶人目，然用之則明，不用之則昏也。明月珠猶月，然月無與於我，我亦無與於月也。此明月之不如魚目也。魚目見明月，卽魚目居然一明月，而魚目靈於明月矣。明月入魚目，不能必魚目之不吐棄明月，而魚目貴於明月矣。此明月之不如魚目也。魚目自以爲過之，故笑之。余生長孤蘆，而近不識洞庭，矧天下之奇山水哉？此魚目之見溝澮不見江湖者，乃不勝其自笑焉。笑而詠之，謂魚目之受命於天，於是而止，魚目自笑，不敢笑明月也。刻魚目笑，而天下之侈明月者，或復靡然笑之曰：『子所謂蜩螗蠶蠅聲，何足語於風雅之道，而詹詹自以爲能詩，多見其不知量也，』魚目亦笑而不言。

作者生平不詳。

## 種霞語影序

筠科友

嬉笑而皆文章者，髯蘇也；文章而皆怒罵者，禿李也。生人之情，嬉笑可矣，何必怒罵。然世無一可嬉笑人，又何必不怒罵。怒罵而在人，遂怒罵而在文章矣。種霞道人程伽晦，嬉笑人也。人人在其嬉笑中，人人在其怒罵中。怒罵不已，又語影而成文章。筠嘗過道人苔花塢，坐種霞亭，出文章而語筠以怒罵。筠曰：『子以語罵人，人受子罵，子以罵語影，影答子罵耶？』道人曰：『影不答我，影却罵人。我以罵罵，影以不罵罵也。』筠曰：『且莫罵，且語影。』人身相燭影，能定通窮。雖然，人知通窮，在相影中；不知通窮，在語影中。影可語，語之通則報之通，語之窮則報之窮。窮通在語中，通窮不在影中也。萬物有形，則影隨之，苟事無形，又安有影，苟事無影，又安有語耶？一切俱有法。如夢幻泡影，形即是影，又安有真影而語與之，語即是形，又安有真形而影與之。夫如是語影皆無是處矣。如李青

蓮贈子亭以種霞，果謂霞可種耶？謂蓮生如霞，其影蔓蔓。曉夜池中，種得數莖影耳。影可種，則語亦可種。道人種霞於語中，道人又種語影於霞中。紅光照眼，皆其影中嬉笑，玄音射耳，皆其影中怒罵。道人醒眼看人，則霞影盡白，醉口罵人，則霞影皆黑。道人文章，如落霞片片，飛自指間，語雖罵人，影却自喜。喜來時影幻髯蘇，語語嬉笑，喜去時影幻禿李，語語怒罵。筠笑之曰：『子出文章問我。子將罵我耶？』道人怒曰：『吾與若嬉笑之耳，何言罵。』筠又笑之曰：『如子是仍是罵，曾何嬉笑耶？』道人顧影，不覺破笑。問之影曰：『吾果罵，吾果笑？』影復不答。問之筠，筠亦不答。道人喚影子往撲青梅數升，買筠再答。筠於是答於新夏一日語影序中。

作者爲明代一僧人，但真實姓名及事蹟均不詳。

### 蘆中吟自序

余 颺

融之汪，有澤國焉。其地產蘆，有峯聳而秀起，是爲穀城處士之故居。環峯上下，處者百餘家，皆編蘆爲戶，藉茅爲宇。其地，有崇丘峻谷，高台曲池。其山，有茂篁修竹，奇卉仙葩。其四時，則流鶯蟋蟀蠓蝓之以動鳴，春華秋實夏蓮冬梅之以植稱。其果，則丹荔旁挺，爲主爲奴。其田，則可秔可稻，以粢以酒。環屋有十畝之菲，迴塘有千頭之魚。其人，則修潔龐固，以耕釣爲業，而頗能吟詩道禮，與達者遊。處士生於其中，冬一裘，夏一葛，飢一盂飯，渴一壺酒。與老者言依乎慈，與幼者言依乎弟。或曰是谷口之子真，或曰是成都之君平，或曰是柴桑之處士，或曰類輞川之王摩詰，杜墅之杜少陵。處士聞之笑曰：『我生長於蘆，蘆中不可無我。我不可一日而去此蘆，則亦蘆中人而已矣。』蘆中人嘗不飲酒而醉。不可病狂而顛，不吊喪不過慕而哭泣悲哀。每晨起則登峯絕頂，席蓬爲茵，折梗爲筆，

燒稿爲灰。行而吟，坐而書，或跪而瞻高，或起而望遠。或裂裳爲帛，睇四路而招之。或折簡爲信，安八方而問之。哀哭不顧其神之傷，卜誓不顧其黽之厭。聲叫半谷，林木皆震，環蘆而居者不能聽也。蘆中人有兄黃石老人者，嘗攜酒躡其上，助其排雲，引其叫天。蘆中人不覺聲愈高調愈急，時作脊鴿而宛鳩唱也。或曰是屈大夫之騷也，或曰是張平子之愁也，或曰是梁隱居之憶也，或曰是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之哀也。蘆中人又聞之笑曰：『我蘆中人也。寢食於斯，歌詠於斯。我不可一日而去蘆。則亦蘆中吟而矣。』

作者生平不詳。



## 書李山人畫冊

李陳玉

古今書法畫苑及文章家，三堂一門，同工異曲。大要筆墨之業，書先之，文章繼之，畫則最後。六書初不過代結繩作注疏耳。一變而文章，則宛然有聲矣。再變而畫，則確然有色矣。畫者書法之終，文章之極也。亦如絕律之有詩餘也。從來畫苑名家，半屬能文之士，何也？其人之精神，必有以取萬物之微，而後倒順橫斜，能轉折賦形而出，故書法有正有勒有側有臥，畫苑鵲啄魚遊釘頭鼠尾，種種提放，卽其法也。文章家有神有似有斷有續有澹有濃有詳有略，畫苑鬪牛踏驢加毛點睛，卽其致也。原其巧妙，同一關捩。是以東坡書法以塗竹，山谷竹法以作書，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精靈所映，千燈一輝，卽一類書也。魯公學之而爲真，道子學之而爲畫，楊惠學之而爲塑。真則猶草之類也，畫遠矣，至塑則又遠矣。今有人謂塑法本之書法，不以爲迂乎。乃古之異人，往往以此尋梅而得杏，凝水以爲冰，豈

非靈則妙妙則傳，其原不可評也。余不能畫，而稍知畫意。大略以莊周，子長，東坡，太白，少陵諸君子文章之妙，以當輞川龍眼雲林石田諸家之品評。卽不甚嚴，而大嚼快人亦復絕少。此卷乃得之山人李墨匡氏，騁馳百科，模擬諸家，不謹肖其形似，且傳其神髓。摹輞川卽輞川，摹龍眼卽龍眼，摹雲林石田，卽雲林石田。最可異者，唐六如畫苑之子瞻也。山人提筆落筆，無一不叔敖。此何異梁王苑中鄒陽，能以一人而兼諸人之賦乎。山人書不甚佳，文章不甚工，玄風道氣，確能領萬物之微，此亦雅士之風流也。持此轉工書法文章，又何異用菜爲齋，顧人性安於所近耳。聲價藉甚，紈綺俗子持數十金不肯與一石。此卷解衣盤礴，閉門三月。余一貧士，不惜捐以與焉。則余平生好善之懷，惜美之私，有以大服其心而破其所愛。因知夷門之椎，延陵之劍，皆此一念感激，尙足以奪人生死之情。况區區哉，彼發塚據船，皆狡獪陋劣也。世間至寶，自足流傳，決非一人一姓所得而私。平泉刻石，貽譏達人，作蔡氏之祕，抑又愚矣。此卷余亦將公之，計非以贈平生一大知

己，則即予平生所服膺爲當吾世不可少之人。書畫文章，皆天下之公寶也，天下之公寶，應與天下公惜也。且因是而得以相天下之士也。

作者生平不詳。

## 送劉濟甫歸江夏序

王 挺

楚中山水佳麗，崢嶸冥密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其間，濟甫殆其人哉！濟甫事父母最孝，粥粥恂恂，不求人知。應大參凌茗柯先生招，乃一命駕。然於其母死之後，而始爲是遊也，則其人也可知矣。濟甫之言曰：『今之所謂孝者，不過欲得志於時，以顯親揚名耳。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讀書樂道，差足自酬。卽不然，得一二賢與之定交遊，稱知己，亦足謝先人於地下。孰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末哉！』余聞之而爽然自失也。自揣庸俗，何足以當濟甫一顧。抑濟甫固所稱知人能擇士者，豈余不類而遂謬交若此，余從此滋媿矣。生不同時，長不同地，而一見甚歡。及其行也，相對黯然，有離別之情，吾兩人真有心相知者，他人烏足以語此。

作者生平不詳

## 黃山人小傳

朱國楨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岳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爲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田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於五者無一，而漫曰遊山，必非真賞。

朱國楨見前。

## 故琴心

曹宗璠

卓文君故夫，或曰程鄭子名臯，或曰巴寡婦清之子名臯，以鑄冶成業，富埒卓氏。臯弱冠娶文君，披織羅，垂霧縠，羽翠葳蕤，明珠的皪。定情之夕，嬌啼宛轉，倩粧在臂，香澤微聞，綵如也。臯與司馬相如善，相如口喫，而辭賦靡麗。臯齒若編貝，口若懸河。日誦萬餘言，而文辭筆札，則自爲不及相如也。兩人師事張禹，禹好奢侈，後堂列絲竹管絃，兩人與戴崇俱得至後堂宴，麗人揚清角，舞折盤，相如輒含喜微笑。竊視流盼，臯精爽無異。及出，相如問之，臯曰：「物各有極，尤者移人。內子眉色如遠山，臉際若芙蓉。彼姝者子，幽蘭之棘枳也。吾侍兒澹服微睇，猶羞與爲伍。」于是知文君之姣好也。文君弄琴，富文藻，每與臯分事類，徵故實，以多寡爲賞罰，皆奇繪物。一日臯自嘆曰：「惟司馬相如能助予，每奏賦，令我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文君放誕，心憐才，遂慕之。私語侍者曰：「司

馬相如可一見乎？』已而臯有消渴疾，痛朝曦之促節，憫白璧之分珪，作黑頭吟。其辭曰：『遠別心掩袂，長歸寧不啼。已知身是客，素手猶相攜。一若雲中星，散若水上萍。恩愛一時盡，猶能見形聲。形聲從何來，羅幃燈熒熒。髮綠草已青，顏紅淚亦紫。但得魂相憐，何必要以死。合歡何勞勞，訣別何草草。旦暮不相知，百年安能保。』且曰：『我死寄生于枚氏子，仍名臯，後十五年與汝相見于茂陵，不吾避也。』遂以卓氏僮百人，錢百萬，嫁時衣被財物，還文君，文君泣目盡腫，作誄哀之。辭曰：『良人本豪族，艷藻何翩翩。作賦羞鴛枕，催粧落碧鈿。何期結髮意，入門遽棄捐。殺身良不易，拔血亦空煎。佇竢靈之至，夢中訴纏綿。』喪畢，遂歸王孫家，而司馬相如適從梁倦遊歸。相如爲梁上客，孝王選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屢欲妻相如，相如心慕文君，必得娥眉如卓氏，故不屑也。及聞文君新寡好音，遂與臨邛令赴王孫召，以琴心挑之。侍者監牛酒賜相如車騎，相如因厚遺，通殷勤。侍者語文君曰：『求鳳者相如也。』竊從戶窺，心悅，夜亡奔相

如。初臯欲作上林賦，已屬稿半。既心不樂曰：『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空華無蒂，鏡葉難攀，殆不祥，焚之。』文君語相如，相如曰：『庸何傷，南箕翁舌，織女七襄，比興之流耳，』卒成賦。而相如年亦不長，相如奏賦爲郎，攜文君居茂陵。時吳郡枚乘子臯，亦待詔金馬門，頗省憶前身事。後相如病消渴死，枚臯以鬼事見文君，文君業失身相如，不願見也。垂簾爲鼓琴一曲曰：『故夫雖有言，幽明路隔，愧不同衾，得同穴足矣。』文君再寡，猶在盛顏。居頃，家僮多竊費逃。文君作誄哀相如，鬱鬱不得志死。枚臯送其喪還臨邛，與故夫合葬焉。

作者生平不詳。



## 醉叟傳

袁宏道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闊輔，修髻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晝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數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一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悔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猶猶屈伸唇髭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飯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蝸味大佳，惜雨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

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談，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說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闔閣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袁宏道見前。

##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踪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豔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既久，出語頗狂，多奇中，發藥有効。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取金一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賣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

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余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余大有疑，以問子。」余曰：「余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車之肉也，銷骨之淫也，寒山捨德之垢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於猪狗中者，况人類乎。子與余何足以知之哉。」

袁中道見前。

## 僮乙傳

黃淳耀

吾生四歲時，有人攜一童子售吾家爲僕，髮鬢髻覆額，其狀穉騃無識知。吾家以千錢鬻之，問其名曰乙，問其姓曰張，問其年曰不知也。與之錢，令記其數，自五六以上，則能知，至七八以外，輒愕眙不知所措，雖百方教之終不省。家嘗以餅饑豚蹄，置一橐中，令乙持至數里外，餽親串家，道遇一舟，載巨石以行。挽舟者素識乙，且知其騃也，佯爲好語乙曰：『若安往？』乙告之故。挽舟者曰：『若持橐良苦，曷不置吾舟而徒手行。』乙曰：『甚善。』遂舉橐置其舟中，行不數步，挽舟者曰：『若安能無故以橐置吾舟，宜助吾挽舟。』乙曰：『諾。』卽爲負繚挽舟，邪許甚力，過所遣親串家不止。又行數里，舟已泊，挽舟者始遣乙去，辭謝良久，乃行。其愚無知，爲人所狎弄，皆此類也。每至街衢，則數童子呼噪逐之，撓挑觸擊，務得其怒以爲笑樂。或戲呼之曰『仙人』，蓋以世所稱仙人，或佯狂遊戲人間，

故以爲謾云。久之「仙人」之名徧國中，乙亦自喜曰：『我仙人也。』然其跡頗異，嘗爲獼犬所齧，自以意取井苔敷創處立瘥。同時爲犬齧者，作狗嗥死。又嘗梯上岑樓，忽失足，自樓上倒墜樓下，首如杵投臼，血瀏灘被面，氣絕久之。忽躍起取水洗血，操作如故，問其所苦不覺也。生不知女色，或戲問之：『若欲得妻乎？』乙笑曰：『吾手持一把秤，不識銖兩，用妻何爲？』每入市買物，必預擇去錢之濫惡者，曰：『奈何以惡錢市人物。』及得物歸，良諾相雜，責令易之，終不可得，家人卒無如何。久之市人知其愿，亦不復與惡物，故乙所市物，視他僕反贏焉。余嘗結夏課，患客剝啄，使乙司關。夙誠曰：『客索我，必告以他出。』乙應曰『諾。』客至則笑而不言，客測知其故，佯謂之曰：『若主人令謝他客，獨不令謝我，亟入白若主。』乙如客言，走入白。余叱曰：『吾向與汝言謂何？』乙曰：『果爾是誑客也，我終不能誑。』余不得已，出見客，客道所以，相與大笑。乙嘗拾遺金若干，執而號於市曰：『誰失金者，亟從我取去。』黠者給之曰：『此固吾金也。』乙卽隨手與

金，不復問。得金者反不自慊，以數十錢勞之。乙大喜誇於人曰：『使吾不還金，安得此錢也。』乙死時，尚不冠，髮亦有數莖白者，終不知其年。先是隣人乏僕者，多使乙，乙皆爲盡力，或使乙賫物，未酬市價，死之前一日，亟從隣人索價酬所賫主，越明日死矣。生時有一篋，鑷扁甚固。至是啓視之，空無所有，莫知其意云何也。江夏生曰：『吾讀道家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竊疑其言不經，及觀乙事始釋也。乙非果得道者，特以其氣嚴而愚，其遇物也格而不入，故物莫能戕焉，又況於人貌而天游者哉。與吾游者多識乙，乙死數年，猶思之，每責余爲傳。因記其略，以釋夫思乙者之意焉。』

黃淳耀見前。

## 黃鶴醉翁傳

陳鑑

黃鶴醉翁者，不知何許人。嘗戴翠冠披鶴氅，侍西王母婉嬈之駕。月夜遊繚山，被酒，失三青鳥。西王母怒而遣之，遯於橘中。剖橘，得龐眉二叟對奕，其一卽翁也。翁以世人物色已，遂攜一劍一拂一鐵笛，三過岳陽，飛憩洞庭鄂渚，飲於辛嫗樓上。久之，負酒錢，戲取酒核邊黃橘，畫鶴一隻遺嫗。客至拍手，鶴輒下舞，去則鶴隱壁，嫗用是獲資鉅萬。一日翁來，謂嫗曰：『鶴之償酒足乎？』嫗笑謝。復呼酒，既醉，自吹鐵笛一闕，從壁間招鶴騎去，故鄂有黃鶴樓。鶴已去千年，不復返。至今鳳凰集穎之秋，翁復浪出人間，化爲三十歲男子。易翠冠鶴氅，爲進賢冠朱衣，所騎鶴化爲黃童，拂化爲斑管，鐵笛化爲鐸，獨劍不化耳。於是日振鐸樓前，落落有聲，人狎親之。窺冠巾內有二毛，皆呼翁，時從遊弟子千餘人，翁悉授以帝王之略。不知翁前度神仙，再來故處。翁好酒，而意不在酒。每逍遙樓



上，揮毫梁翰，不下千萬言。倦則擲筆而臥曰：『吾醉矣，醉矣。』諸弟子亦曰：『翁醉也。』醉翁之名，自此不能沉埋於人間。齊宣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屈子謂漁父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醑。』翁曰：『吾不能爲淳于髡之醉，亦不能爲屈子之醒。且屈子惟自居於醒，而視世醉，世是以不容，竟懷沙以死。醉翁雖不容於世，而世無能以死法死之，惟視衆人醒我獨醉耳。』嘗爲反騷之言曰：『吾寧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乎！寧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西王母聞之，憐翁之摧頹於世甚也，倚白雲而招之曰，爾來前，吾自緱山失子，東海揚塵，已三千年矣。吾青鳥已歸，而爾黃鶴猶飛冥冥也，橘中之奕不可留，壁上踞蹠可復見乎？醉翁遽然而覺，仍攜一劍一拂一笛，令黃童復化爲鶴，騎之，隨王母而去。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進士。

黃鶴醉翁傳

## 阿顛傳

黎遂球

端之白雲山，其頂有湖，故訛爲鼎湖。湖與山相吞鬱爲氣，雲峯掩映不可辨。人入其中者，如虱入人破襪綿絮間，甚至對面不可相見。山故蒔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恆得。僧恃茶爲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耕，與人煙隔絕，不能行乞也。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僧寺，時爲之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褲，織爲履。比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掛之杖頭壁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因共呼爲阿顛。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熟，熟與爾共食。』視其睡蓆，則當中處有雙手掌痕。中夜聽之，喃喃不知何爲。山故多虎，一日啣二牛去。僧戲謂爾可爲尋之。顛忽編草爲索，曰：『請繫之至。』旣薄暮，望之不見還，返照射入峻坡上。雲破處忽

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虎跳躍則偕與之跳，遙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額，持其耳滲來。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顛可放之，或蘇蘇語，謂且勿放。於是持至寺門前，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之，顛故如常。遊人因聞而就之語，不恆得見，或見之語亦不相入，禮之則走。蓋至今仍在白雲中。

黎遂球見前。

## 舟人傳

張光緯

舟人不知何姓名，亦未悉其里居，及其所操何業。偶遇之舟，遂以舟人名。吾郡陳泰巖者，文士也。遣僕買舟，收債遠鄉，攜其任與僕。抵舟，見舟人髻如戟，目如炬，風儀偉甚，裸而刺船。泰巖心異之。至舟中，復見一十六七女郎，星眸霧鬢，窄袖弓鞋。坐續船尾，依約閨中之秀。泰巖又竊竊然疑之。既放舟，鼓棹如飛，頃刻至岸。岸旁，有牛三頭，蹲水中，妨舟泊。舟人招牧者牽之起，二牛起，其一猶浮沉水濱，格格不就牽。舟人乃探手撥牛後肘，擲岸上。岸上聚觀，無不辟易，泰巖愈疑。收債畢，泰巖持金數十歸舟。語舟人曰：『日且西，盍止諸。』舟人曰：『毋恐。雖數百萬緡，行數萬里，可不辱命，何慮此瑣瑣也。』泰巖不能強，姑聽之。至中流，落日銜山，微風拂波，舟人忽騰舟就岸，依巨柳而泊。泰巖恐甚，詢泊故。舟人曰：『風雨至矣。』稍頃，天半霹靂，水立雲飛，舟依巨柳而蔭。

雨止，復行，卒無恙。未抵郡數里，秦巖復語舟人曰：『前村隱隱，窺出樹杪，可沽酒乎？』舟人曰：『諾。』提壺去。秦巖乃詢船尾女郎曰：『子何爲，子何自從彼髯者行乎？吾恐彼髯非良人，且彼髯復何爲，子必知之，試語余。』女郎掩涕曰：『不然，妾亦宦之息也。向從父母行三泖間，夜遇羣盜。殺父母投之湖，擄資財及妾行。忽見此髯從暗中躍入舟，手刃羣盜數十人，復攜妾去，妾涕泣請死。彼髯者曰：『吾非若輩也。今子父母既死，覺憐何依。幸子仇既殲，吾當徐訪子親屬，送子歸，縱無所歸，吾更當覓倩嫁子。吾義勿污子，效彼羣盜爲也。妾故忍死留此。』言訖，淚如雨下。秦巖又曰：『舟甚窄，奈起居何？且彼髯終何爲？』女郎曰：『自妾來，彼髯恆臥蓬櫓間，雖風雨，無所苦，纔舟亦無定踪，所往來不一人，所談者，妾皆不解，每痛飲輒去。夜必登高陵星斗，還舟恆猝猝不樂，亦未知其何爲。』舟人沽酒至，斜睨女郎，若已知其所言而噴之者，秦巖乃稔爲異人，長揖請罪，因煮酒扶坐，相語甚歡。舟人乃曰：『萍踪相遇，願贈以言。子固名士，

苦無嗣。若侄且不得死所，幸有子，能復其仇，無忘余言。天下大亂，各自愛，余亦從此去。』訊之姓氏里居，舟人曰：『四海紊紊，安用此乎？竟勿言。至郡，慷慨分手，後卒不遇，秦巖年且老，無子，以舟人言，不置妾，秦巖侄，當申酉之變，非命被殺，其子某，白其冤，舟人之言皆驗。余友亮工薛子，秦巖門人也，爲余言，余歎異久之，乃爲作傳。

張光緯無錫人，字次民，號息廬。明諸生，入清隱居不仕，有息廬剩稿。

## 率情居士傳

龔安卿

率情居士者，不知何許人，性疎簡而不係，慈款而靡爭，其處之貧也善約，處之怒也善平。不喜飲酒而好吟詩，遇異人，教以睡法，自謂睡得華山譜。於是松關鶴夢，理解者常多，居常慕陶葛風流，於藝無不通，其工與拙半。人以爲散野似晉，規謹似宋，其自得似玄，而其所自了復似禪。終不強有所是非於世，世亦不能定其品。嘗作率情詩百韻以自寄意，故號曰率情居士。就其所至，庶謂知其所止乎，故亦曰『止靜生』。

作者生平不詳。



## 自傳

楊廷楨

歲在戊辰，楊子年三十二於茲矣。多病無賴，無有名譽，又無妻子，愴然朝露之渣至也。乃自爲狀，略述其概，庶幾當世之人感而弔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未卽云沒爾。楊子者伯通里人也。大父莊簡公，爲時名卿，父子澄先生舉茂才，母候氏。楊子性不甚敏，然而豁達大度知自好。始名模，繼名楫，復更名楨，楊子喜曰，楨者貞也。吾自信坦易，誠然無欺。高尚其志，雖功名富貴，弗易吾故，名何添焉，因名廷楨，字公幹，一字維周，別號五奇山人。方十齡，自稱僻生。嗟乎可以觀其趣之所歸矣。少讀書，見古忠義，如伯夷，屈原，蘇武，諸葛亮，陶潛，韓愈，蘇軾之徒，未嘗不留連涕泗，踴躍欲呼，不能自已，其得天者然歟。厥形蒼異，望若虬松。不衫不履，飄飄乎遺世之逸民，獨行之高士，所以心醉神怡，夢寐懷思，尤必曰晉處士陶靖節先生也。至其爲文貴真率而賤華靡，詘幽異而崇顯淺，

自達性情，遠厥世好。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而試輒不利，固其宜也。或曰：『公幹質任自然，絕矜詭而存其真。』或曰：『蕭疎自賞，文中之散聖乎！』嗟乎，此哀憐之文，遺其牝牡相其天機，於孤愁落寞之中表而著之者也，豈易得哉。書法不摹倣前古，率意爲之，氣骨自適，風致自遠。興至或六七言，乃至三四言，得句狂吟不求卒章也。由此觀之，敏耶否耶？倘所謂僻者非耶？楊子不求名，人亦鮮以名予之，士之達觀者耶？

娶婦徐氏，孝謹令淑，二年而終。哭之慟，未幾，所生子復殤。楊子遂寢疾，動履乖錯，瀕危而生，父母幸之。越四年，乃卜賢如徐，始繼焉，姓湯氏，又五年而湯氏復沒。楊子曰：『吾蓋懼無後之不孝也，故勉爲之。新婦備德，先後之間，相得益彰。今亡矣。』仰天呼奈何者不絕聲，嗒焉似喪，無涕無淚，性固嗜酒，日以痛飲爲事。醉則垂首沉睡，嚶嚶自語，如吟韓致光哭花詞。醒復飲，飲復醉，如是者殆不可得而藥焉。嗟呼！夷跼同歸，彭殤齊致。楊子曾不一達觀，而頽廢若

此，幾於滅性。將無古人所云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鍾我輩，固應爾耶，抑世所謂落寞之韻，挾蕭疎之致者，亦深情使然耶？夫天畀人以中和之性，喜怒哀樂要於中節，苟爲不然，夢夢而生，夢夢而死，譬若蜉蝣。天之全人者甚多也，而萃其僻於一人者何耶？豈有情無情，人自爲之，天亦不能強耶？嗟乎！天不爲之哀而冀人哀之，人又莫之哀而自哀之。庶乎讀是狀者，知楊子之以僻故生，而且以僻故死，悲夫！

作者生平不詳。